

58
6
3 3

共六本

臣素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官郎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臨安府給臣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

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
興國元年

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
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
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後
文字增多兼見修

四朝正史未畢欲望

聖慈特賜

寬假容臣更加整齊節次修

寫投進踈遠微賤借為此書罪當誅絕

聖主不即麾斥廼過聽而兼收之臣死

且不朽矣臣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

聞司馬光之作通鑑也先使其僚採摭異

聞以年月爲叢目叢目旣成乃修長編唐

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

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

六百餘卷光紬削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

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

卷是也故

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
周於事且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
悉用先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
抵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
具之仰推

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

乾坤之容 日月之光繪畫珠璣弗能

近矧今拙工覆施丹墨且誠愚闇豈不知

罪然而統會衆說摭舉僞辯使姦欺訛訕

不能乘隙亂真

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嶽或
取涓埃之助顧且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
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
篇秩或相倍筵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於
繁猶光志云恭惟

皇帝陛下煥乎文章固已 經緯兩儀

翻敷萬化如臣薄技又安足陳

陛下徒以

祖宗之孫謀 彛憲往往在是委曲加惠
導之使前承

命距躍冥冒來獻 緣幸會得

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

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刪削之
任遂勤成我

宋大典垂億萬年如

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
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
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
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
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 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四年四月

日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臣 李燾上表



建安朱氏
與畊堂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錄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 經進

卷之一

太祖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卷之二

太祖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開寶九年 改太平興國元年

卷之三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元年 太平興國二年
太平興國三年 太平興國四年
太平興國五年 太平興國六年
太平興國七年 太平興國八年

卷之四

太宗

雍熙元年 雍熙二年 雍熙三年
端拱元年 端拱二年
淳化元年 淳化二年 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 淳化五年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 至道三年

卷之五

真宗

文明武定元孝皇帝

咸平元年 咸平二年 咸平三年
咸平四年 咸平五年 咸平六年
景德元年 景德二年 景德三年
景德四年

卷之六

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
大中祥符三年 大中祥符四年
大中祥符五年 大中祥符六年
大中祥符七年 大中祥符八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元年
天禧二年 天禧三年 天禧四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卷之七

仁宗

天聖元年 天聖二年 天聖三年
天聖四年 天聖五年 天聖六年
天聖七年 天聖八年 天聖九年
明道元年 明道二年
景祐元年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
景祐四年

卷之八

仁宗

寶元元年 寶元二年 康定元年
慶曆元年 慶曆二年 慶曆三年
慶曆四年 慶曆五年 慶曆六年
慶曆七年 慶曆八年

卷之九

仁宗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至和三年	改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卷之十

英宗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仁宗

皇祐元年	皇祐二年	皇祐三年
皇祐四年	皇祐五年	至和元年
至和二年	至和三年	嘉祐元年
嘉祐二年	嘉祐三年	嘉祐四年
嘉祐五年	嘉祐六年	嘉祐七年
嘉祐八年		

卷之十

英宗

憲宗皇帝

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	治平三年
治平四年		

卷之十一

神宗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熙寧元年	熙寧二年	熙寧三年
熙寧四年		

卷之十二

神宗

熙寧五年	熙寧六年	熙寧七年
熙寧八年	熙寧九年	熙寧十年
元豐元年	元豐二年	元豐三年
元豐四年	元豐五年	元豐六年
元豐七年	元豐八年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宋太祖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

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

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

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上寅殿

前都副點檢慕容彥超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前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

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

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

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第在義及掌書記趙普

因共以事理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

契丹
命太祖
受禪

○卷之十三

哲宗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

元祐元年	元祐二年	元祐三年
元祐四年	元祐五年	元祐六年
元祐七年	元祐八年	

○卷之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	紹聖二年	紹聖三年
紹聖四年	元符元年	元符二年
元符三年		

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李燾經進

宋太祖一

契丹
冠冕帝
命太祖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先是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宿衛諸將禦之上在周朝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於是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都副點檢慕容釗帥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出軍校前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聚於驛門議曰主上幼小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上第在義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曉譬之諸將不可乃遣人馳告殿前都指揮

夏禮加

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上者將士環列待旦上醉卧初不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上驚起披衣未及應則相與共扶出廳事或披上身以黃袍目羅拜庭下呼万岁上固拒之不可共扶上馬擁逼南行汪義叩馬請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君父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奪攘上曰其志乃繼繼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王也眾皆下馬曰唯命是聽上曰少帝及太后皆我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可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諸將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後唐以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使干戈屢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以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章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

人殺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閉關設守備及昭
輔至開關納之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
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
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
彥昇逐之至第殺之并及妻子王歸公署諸將擁范質等
至上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
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
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上叱之不退質謂太祖曰太祖既
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太祖揮涕許
諾乃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詔
書翰林承旨陶穀出於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上就龍墀
下北面拜受訖上并殿易服東序還即位質頗請讓太祖
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奉周帝為
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
有天下之號曰宋大赦改元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始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篋得一
木牌題曰殿前點檢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
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點檢日侍帝傍而帝不之覺豈
非天命之有歸乎昔蜀先主謂諸葛亮曰我兒可輔則
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取之而後主果不能承先
帝之業今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
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
天命之有歸也

超石守信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殿前副都
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升防禦為節度為
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步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

都指揮使酬翼戴之勞也。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韓通追贈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尊母大夫人杜氏為皇太后。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立太廟。

曾鞏政要曰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禰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有考者也

定色赤臘用戌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故宋繼周以火德王天下

曾鞏政要曰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因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禘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衆成之舞為武

功之舞十二順為十二安樂章皆曾徽所定

曾鞏政要曰周世宗憲雅樂陵替得王朴曾徽考正之
宋興徽定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
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御焉朴徽所
考備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賜諸鎮詔諭以受禪意。上親征上黨懷州刺史馬令琮
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使以團練使授令琮執政
言大軍北伐方籍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
練使授之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車駕將
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
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少

力中

上親征澤潞李筠以石守信為帥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
賦頗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詔
詰責而已不是始懷逆之圖初上遣使諭以受周禪筠
即欲拒命左右為陳脅數乃聽勉下拜貌甚不恭及使者
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世祖像掛廳壁慟哭不已賓佐惶
駭告使臣曰今公被病失其常性幸勿見訝筠長子守節
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遂
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
節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譏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
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盍歸語
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小

李筠
遣守節
入朝

論議
受禪意
征上黨

李筠
反

李筠
火死

李筠

李筠

李筠

李筠

讓。我。即。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益。急。及。將。舉。兵。令。幕。府。為。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閻。丘。仲。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倒。戈。歸。我。况。有。詹。瑾。擄。撥。汗。馬。何。憂。天。下。哉。詹。瑾。筠。愛。將。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筠。恃。勇。而。寡。謀。故。及。於。敗。北。漢。主。傾。國。南。下。羣。臣。餞。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必。無。成。陛。下。抒。境。赴。之。臣。未。見。其。可。北。漢。主。拂。衣。上。馬。軍。於。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融。宣。徽。使。盧。贊。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眾。南。出。與。守。信。等。遇。于。長。平。守。信。等。大。破。之。盧。贊。溺。死。筠。走。保。澤。州。諸。將。進。圍。之。六。月。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北。漢。衛。融。進。攻。各。州。筠。子。守。節。以。城。降。北。漢。主。遣。衛。融。謂。趙。鼎。曰。果。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融。之。被。執。也。對。上。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上。怒。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傅。其。瘡。上。命。融。致。書。于。劉。筠。求。周。光。遜。李。廷。玉。約。亦。歸。融。太。原。筠。不。報。融。遂。留。○。三。月。上。親。試。進。士。楊。礪。等。一。十。九。人。以。礪。為。第。一。○。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上。命。崔。頌。教。國。子。乃。聚。生。徒。講。學。遣。使。者。賜。酒。菓。以。寵。異。學。者。○。上。親。征。揚。州。李。重。進。赴。火。死。初。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重。進。領。侍。衛。指。揮。之。職。加。重。進。中。書。令。令。移。鎮。青。州。重。進。自。見。與。帝。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懼。之。至。是。愈。不。自。安。陰。有。叛。逆。之。心。及。聞。移。鎮。愈。增。疑。懼。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賜。之。冀。安。其。心。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為。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留。思。誨。浚。治。城。隍。繕。甲。

兵遣人求援於李景懼不納九月反狀聞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勣耘宋偓等四將率禁兵先進討十一月上親征揚州次大儀頓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上徑至城下一日拔之

呂中曰上之入京也韓通率眾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盜以圖江南。自五代以來州郡長吏皆武人率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音祀以子不肖多為攘奪又嘗害其從

第即與妻及次子共殺之防禦使仇超誅從玘妻及次子上大怒坐超故入罪流海島自是人稍知犯法。詔改周六朝於西京。上親史。歷。維。多。所。今。想。前。精。亦。石。善。心。

嚴行

務恣凶惡特命嚴斬。上初即位嘗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初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大笑曰帝王之與自肖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

不能。則不能善我若應為天下誰能圖之如不應為雖閉門深居無益也自是嚴行愈嚴戒心攝服中外大安。加元氣

魏范質

王溥魏仁浦官二初即位用周朝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五年而後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

舊制宰相早朝上親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谷賜茶而退自餘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田唐五代不改其制宋初得國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開舊相且揮大祖英武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

所得上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肝是
命坐暖茶之禮尋以廢罷今遂為定式太祖嘗講求輔用
謂侍臣曰朕聞老實但有所居宅不管虛實宰相也太宗
亦嘗稱賢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爾始上始澤潞
至太行山中書善人趙逢懼於涉險妄言墜馬傷足留於
澤州及車駕還京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上怒謂宰相曰
逢先言墜馬不肯登山今又托疾不入草制為臣之體如
此豈得無罪即日貶房州司戶參軍羣臣皆服其威斷○
寬尚從白晉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入據故地堯九樂是
手記所在不得尋留旅人若有當罪之弊勿據其後

謂曰建隆二年春發曹軍丁夫數萬城五丈河上謂侍臣
曰營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今汝河無水護已也上親
臨進士等十有一人

以來諸侯陵邑有在法殺人者朝廷自置而不問刑部之
職徒為虛設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也詔曰今諸
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覆之南河令李璠
受贓左贊善大夫車文緯奉使檢田不能舉案為部民所
訴詔杖殺除文緯籍為民。二月辛國子監。八月女
真遣使奉表稱賀仍貢馬。九月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
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以魏丕為作坊副使上
嘗召丕諭之曰作坊又積弊今以檢校當為裝修整之不
在職甚力以文次轉正使至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尼典
工作十餘年討澤潞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
期諭旨令修備器械無不精銳。上擢用臣下多自便乘
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為時所推者不以官職
高下別置簿書錄其姓名再舉年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

故時無遺材而所舉皆當。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東歸南兵為都監莫超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莫超有急即馳騎奔赴之故胡騎畏服終漢超任不能為胡南然漢超武人始至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關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為妾上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開之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上曰往時契丹入寇邊不能禦河北之民歲劫虜汝於此特能保其貨財婦女至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曰漢超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上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責臣也漢超女則取之取之必不夫所與其嫁村夫孰若取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感悅而之上使人告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

漢超感泣誓以死報。上以洛州圍練使郭進有善政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才力夙領兵入賊境擒俘斬賊戰功居多又招來山後諸州民三百餘口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詣國訟進不法事上謂羣臣曰所訴事皆不實蓋進馭下嚴此人必有過畏懼而誣之耳遣中使與進令詰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片人入寇因謂之曰汝敢言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弁寇如得勝則薦汝於朝汝賊可自赴河死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

富弼曰帝王任將非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太祖寵任郭進無所疑間軍校妄訟令快意進使軍校立功贖罪尋以克捷又乞選用太祖一從其請君以誠待將臣以忠奉一情通功濟於時必矣

十月上賜近且衣衣有司言累朝故事止賜將相寧士諸軍大校上曰不賜百官甚無謂也自是文武常參官悉以冬衣自此始。內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上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颯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承規颯岩亦弃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軍破碎不可為之天下。舉而削平之強者服弱者順悅首聽命惟恐或後變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異辟授守臣以律貳而守臣無異意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莫武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妾許全班盡廢雄武悖掠戮及百人役夫突入省部其主將亦實極法吏黜貨賄者斬官

建隆三年南唐吳胤荆南湖南漢高正勳蜀春詔

長吏勸課農桑。幸國子監。禁火葬。詔曰朕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頓干戈之漸偃欲美夏之永安渴聽諫言庶臻治道且令今後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之得失明舉朝廷要務或有刑獄冤濫百姓疾苦並當採訪以聞朕當擇善而從無以逆鱗為懼。上親試進士

適等一十五人以適為第一。夏大旱上憂之形于顏色詔減常膳不舉樂。上以樞密使吳廷祚為大雄軍節度使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天巖材植所出古伏羌之地知州事尚書左丞高防建議就置來造務調軍卒分番以其材給京師西戎酋長尚波于率衆至奪頰傷殺卒防捕擊其黨以狀聞太祖乃命廷祚代防齎詔赦尚波于等我

上卷八
善書度

人感悅秋以伏羗地來獻。王明為鄆陵令廉潔愛民一邑大治太祖聞明為政得人心自鄆陵令擢知廣州。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勝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是時李頌自華州司戶參軍擢為左贊善大夫郭思齊自延州錄事參軍為太子中允石雄自河陽判官而為左補闕劉堪自萊蕪縣令而為左拾遺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者皆太祖聰明知人任使之所致也

呂夷簡曰舜能自舉十六相高宗自舉傅說唐太宗能自舉魏徵憲宗能自舉裴度周世宗能自舉楊朴此六君功業獨盛名流無窮無他術也能自舉賢而用之也夫欲得英雄之心必在人君天資特達非次

直自守無財勢以自結蓋諂附以自進者則終身沉困於下僚雖有忠誠報國之心經緯致若之遺何由得達乎英主哉太祖雄才大略長轡遠馭龍飛英傑網羅賢秀求幹濟之才不以資次為限知人則折斷自定其擢皆自於聖君恩澤不歸於私第故人荷帝力拾遺盡節以報君此誠得駕御之至術也宜乎基業長遠區宇又寧跨三王而越兩漢也

高麗入
真

秋復書判拔萃科。冬大閱西郊。高麗來貢。是歲周鄭王遷居房州。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病革召其將更以其子保權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璫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十月張文表叛殺廖簡知自稱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揚師璫悉衆禦之。十一月以武平節

張文表

受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

建隆四年

是年改為乾德元年是歲荆南湖南平唐國兵越漳泉奉正朔蜀稱歲改二十一年

南漢天會八年二月天維符彥知來朝。上征荆南命慕容

容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繼冲來犒師李處

耘遂將徑往襲之繼冲大懼奉表納土詔授繼冲徐

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高氏據有荆南歸峽之

地傳襲三出至是國除荆南平得府州三江陵歸峽縣一

十七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王師之至湖南也張文表已

敗死保權拒守三月入朗州獲保權以是盡復湖南舊地

得州一十五潭衝都全道永岳澧朗融叙辰錦溪郡監一

桂陽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周守權詔授右衛

上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

後堅故秦人欲攻諸侯先施而後進先施而後進先施而後進

憲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為先准蔡而後規博周世宗

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

澤始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

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先後攻進之機矣

夏四月赦京湖。一試進士蘇德祥等八人以德祥為第

一。上詔兵部禮部所補負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

充覆試不如者奏主司坐之自今後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第一任方得補陞五府少尹不在此限。上讀尚書

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刑法之嚴耶

始帝受禪之初劍南交廣太原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

通貢獻西戎北狄皆未賓服上垂意於將帥命李漢超屯

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公坤鎮常山賀推忠守易州何繼

鈞鎮保州以捍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
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
贊守慶州董道誨屯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西者撫之甚厚郡中嘗推之利悉
以與之免所過征稅令及募驍勇以為瓜牙每來朝必召
對賜坐飲會賜寶珠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
力使為間謀每美秋入寇必絕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
多致寇捷

曾鞏政要曰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
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尊其細而求其大又其官而責
其成每朝必賜坐賜坐優厚無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
第亦用財充有司言其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
趣作無復言也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道誨於仇讎
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設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
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法欲誣進以免
罪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
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
輒以千萬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萬貫悉以給與又
加賜資漢超猶私販榷場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
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
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
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
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
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指赦汝郭進
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劫此可謂

小其名而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代然
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
小而求其大何繼為屯棧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
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
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
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非常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
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
其過則材能進又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
於是太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錫守廬州
韓令坤鎮常山賀維志守易州何繼筠鎮棧州以防北
虜郭進控西山武彥德守晉州李謙溥守潞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潘內斌守慶州董遵誨
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州以備西戎如姚
內姑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夫而威名皆行乎
夷狄當此之時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揚州十一月誅
李筠收潞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二年收南越
十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
州丁璉高麗王伯諸吏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
闕庭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
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始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其後
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源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
不中法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先是守
藏吏受天_{一作}歲輸金帛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吏得因之
以為姦故諸道_{一作}吏多坐通負而破產者甚衆至是新制
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大便。監諸州通判凡軍兵

作書

以文臣
知州以
分藩度
之權

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藩或置兩負小
郡或不置武臣以屬知州雖小縣亦特置並以京朝官充
廣南小州有以京秩充為知州事凡軍監小縣即以判官
兼同判初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專恣罷節度使頗用文臣
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職又設通判以貳其事既非屬
官又非副貳故常與郡守爭權舉動頗為其所制上聞而
患之下詔書戒勸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簽書
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是通判之權稍弱

呂中曰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
因方鎮為封建而為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起天
下之定制而後能立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
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以周制統之賦輸於大率則諸
璋則不得起兵非賜劍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閭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則加
地進律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豈如
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
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
所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
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
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
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
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
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
如身獲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

一矣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秋文真來貢蠶登州沙門島居民祖賦令專治舟楫度所貢馬匹。北漢以契丹兵寇平晉軍郭進往救之而寇遁。冬十月作敬籍戶帖之鈔。十一月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至之祀從之。北漢寇府州折德辰敗之。

乾德二年

唐高祖武皇帝奉正朔蜀稱漢政二十七年南漢天寶七年北漢天會九年春

正月行四時參選法。上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敢謬舉致職任事方者並連坐。上試進士李景陽等八人以景陽為第一。四月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一人前博州判官穎賈國初取士有三科有賢能方正

漢書

漢書

漢書

科應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推許州解送吏部論三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贄始。夏六早上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俟報。范質王溥魏仁浦再表求退並與致仕。以趙普為相普始入相太祖禮遇甚厚上嘗為某事擇官普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凡三問皆不易太祖大怒裂其衣擲殿陛下普色不動措場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六月以皇子德昭為防禦使。自五代離亂藩臣跋扈鬩黔盜販充冕魏我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軍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使篡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使篡晉郭威自天雄軍節度使篡漢當時有見為節度使者鮮有不為亂者矣。

不領
不領

藝祖患之受禪之五月親征潞州誅昭義節度使李筠是
年冬親征揚州誅平虜節度使李重進蓋欲以威武彈壓
諸鎮而未有以處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帝喟然
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
生民肝膽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
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自唐以來戰鬪
不息國家不安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
治之無他奇策惟稍奪其權利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普頓首上因晚朝與故人
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半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
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
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普等終夕未嘗去枕而卧也守信等
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普笑曰定難後故有異心

不領
不領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
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曰某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生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
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久遠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夕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
嫌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
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
撫賞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擇易制者使主親軍以備宿
衛諸功臣率皆以善終子孫富貴至今不絕。罷節鎮不
領支郡初五代節鎮所鎮皆有支郡如劔南節度使則劔
南州軍皆為支郡魏博節度使則河南州軍皆為支郡地
大力強故諸鎮竟起而為亂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

直屬京師長吏皆自奏事乾德元年以隴州秦州直屬京師二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師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師者興元府二京縣是也五年又析慶州高州開寶二年又析歸峽二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師其後又以邠寧鄜延唐鄧十八鎮所領皆直屬天下藩鎮除羈縻外無復支郡矣祥符中真宗嘗謂王旦曰唐朝將相富貴驕蹇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時主姑息之過每易一帥罕有能奉命者間或有之周世宗即大喜寵之甚厚自太祖變革制度藩臣有提兵邊防兼位相者每被召則奔走而至此則制攝之得其術如此。秦隴大不官禁私販越普嘗遣其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軍御史中丞雷德驥劾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物上怒曰曩者猶有耳汝不聞隨普吾之柱石臣等命去之矣其與數面已而使復官召外殿戒止之其後普又以陳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及營邸店開寶中虜多遜召對指陳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訴堂後官胡贊李可度等受財曲法及劉偉偽作符牒補官皆普庇之太祖不悅下御史府按問各抵其罪自後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蜀主懼王師討伐潛遣謀者孫遇問道齋蠟丸書結太原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得書喜曰吾出師有名矣至冬上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等率禁軍步騎二萬諸道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絳事中丞沈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江寧軍節度使劉光義樞密承旨曹

雲集
不來賜
還節

彬等率禁軍一萬詣道軍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筠州刺
史曹翰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詔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
折之狀及兵寨城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其險要上
問全斌曰蜀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刻
日可定龍驤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僅在天上久不
能到固無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威至即平矣上
壯其言曰汝等果能如此朕何憂也冬春京師大雪上設
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
服如此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冒霜霰何以堪起即解裘
帽遣中黃門馳驛賜全斌仍諭旨謂全斌拜賜感泣
乙丑 乾德二年 是歲蜀平唐國兵 春正月
蜀主命太子玄詰為元帥李處道為副之平全斌自
利州趨劍門玄詰為元帥李處道為副之平全斌自

雲集

狹徑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
二十里至青疆與大軍夾擊劍門破之蜀將趙崇翰戰敗
猶手斬數人乃被執王昭遠棄甲而逃亦為追騎所獲太
子女詰遂奔西川劉光義等進擊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
遂州蜀將陳愈率將吏出降光義即自入城安撫盡出府
庫幣帛以給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至是人皆效命所
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師由劍門入昶惶懼乃遣使奉表
請降昶在蜀專務奢糜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
命學士為辭題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辭不
工昶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既降太祖
命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育之節名也自始伐至
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獲有西蜀四十一年至是國除蜀
平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三千昶尋至闕

不主
及用

下上表待罪詔釋罪昶入見上勞撫之賜資盛厚始議伐蜀也詔有司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及昶至京師遂以賜之詔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數日卒追封楚王昶卒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不忍死者為汝在也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初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王昭遠方總外內兵柄固止之太祖詔蜀之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並放還仍給錢帛以遣。上聞孟昶宮中器用等物有寶粧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初收偽蜀回蜀王乘輿器物咸輦至京師蜀人奢僭莫非錦繡珍玩上視之此偽主所用皆不合法度盡命焚之

呂中曰以劍閣之險太祖破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至昶降不過六十六日何其易耶

蜀主治第以待其至又命所破郡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七疆爾則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上親試進士劉察等七人以察為第一。上以王著罷職

翰林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擇謹重之士馭之范質

曰質儀清介謹然在前由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

難以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知當諭意勉再赴職太

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昇樹間見之不進中

便從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

帶儼遂趨出。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

人皆去言也自是普不復敢言。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

示普問所取幽燕之策普曰圖必出帶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不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

不主
及用

宜書

全書

可代帝不語文之曰知可謂深慮矣

乾德四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一年北漢天會十二年

八月上宴宰

相樞密使開封府尹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臣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恩也。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遠為留後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等不能正身率下爭開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散會詔追蜀兵赴闕者人給紙錢十千全斌等不即時支遣蜀軍嗟怨人思亂又不即令隨軍使臣欲送蜀兵別委諸州衙校蜀兵至絳州果叛劫賊已聚至十萬未幾曹彬等兵率破之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皆殺之全斌不法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指諸將過失其以自辨上曰卿李處珪女弟德豐庫取珠貝此亦全斌等邪仁贍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有德一人爾上即日移書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諸將皆以仁贍言實何以寧製上曰知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若有錄亦之果王仁贍豈為卿隱邪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以

言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辟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福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斌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術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詔諸道籍號勇兵送闕下親圍結為雄武軍命王繼勳

主之仍給婚錢俾取妻繼勲不能散其軍凡百餘人白日
掠人妻女於都下街復不克禁里巷驚擾半月方止帝聞
之大怒即命捕戮之小黃門關承翰見而不奏亦杖數十
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
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爾春秋之世賞罰
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接餼飲至大
賞所贖千命則誅之舟之僞先濟則賞之於是民大服
晉之所以伯有文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
昧乎此是時藩鎮跋扈貢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行於
天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
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藩鎮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屯
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其功或一日再賜
或一月累封

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僕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
叛平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主全斌曹斌
皆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
致亂則敗降而不恤以至何錡均冠期而獻戎捷則即
絀以寵之雄武軍白日剽掠於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
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疆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親試進士李肅等八人擢肅為第一賢良方正科姜陟
經學凌源科郝益對策陳畧賜酒食遣之。上以眉州通
判段思恭有杆禦之功令知本州事先是眉州會大兵之
後亡命結集羣盜蜂起迫州城刺史趙延達懼賊之衆力
不能敵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
山軍人皆觀望無鬪志思恭募先鋒者旌以厚賞於是諸
軍賣力戰羣盜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萬緡之後度

皇不

不

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議罪上嘉其果幹詔無劾令知州
 事。內臣王繼恩平蜀回有大功朝臣論將以樞密使賞
 之上曰此輩不可使居樞要之職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
 以寵異之。太祖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遇功臣家不
 可測普每退朝不敢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
 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坐燧
 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
 下何以出帝曰吾豈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
 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帝曰任此伐今其時也願聞成弄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
 其故普曰太原當西... 邊... 一舉而下則一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 諸國... 黑... 之...

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帝
 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曰
 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時曹斌不從但收文案而不署
 字昔於是薦曹斌為將以潘美副之。上以給事中沈倫
 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初王全斌等收蜀上命給事中沈
 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全斌入成都取民家玉帛子女倫
 獨清廉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為獻者倫皆拒之
 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其事遂貶
 全斌等樞密副使。十一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
 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峴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
 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別造新尺
 使工人校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別造十二律管
 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上... 作坊召從官燕射酒

甜黃王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在卿何不相納彥超降
此語曰當時臣一刺史爾勺水豈能容神龍乎上大笑彥
超謝表待罪上亟遣中使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奉國監編修官李 燾 經進

宋太祖二

不為

乾德五年唐國吳越韓泉奉正朔用漢上御長春殿
謂宰相等曰自古為君鮮能正躬朕觀唐太宗受人諫疏

不為

常目引咎而不為恥其能受諫也如此然朕所見不若自
不為非使無可諫之為愈也。詔諸道州府有遁迹丘園

不為

孝友行能為鄰里所重者各舉一人仍給資裝赴闕朕當
親令引對並與錄用後成都府奏有孝子為親守墳三年

不為

有芝草甘露之異太祖嘉之用為延州主簿又密州奏齊
得一能講五經每於鄉里教授學者不遠百里而至太祖

用為齊州章丘縣主簿。三月五星聚奎初嘗儼與盧多
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等推步星曆嘗謂儼之

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
無聞言哉

呂中曰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二心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
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辨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惟精
惟一之戒以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謀慮
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齊由家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
之上宋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說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
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皆堯舜之言

上瀾河北之民苦於貧乏乃以民田買取惟收

約上無

常以兵之未息不滿賦軍用更成之令欲其晉山川勞
苦遠事於陳上之安兼以武官在官自少人人少子衣
良易足。詔精州府大縣青州人金馬悉送闕下無得占
留初唐自開元天寶以來諸州縣其租稅所入皆自贖
其一供其賦矣五代疆境咸富強率令部曲主場
務庫賦其屬二司權大吏以隲之輸額之外以入已太祖
受命周知其弊即位之後務欲速異乾德三年始有此詔
藩鎮有闕補令文臣權知其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凡
一路之財置轉運使以掌之雖為節度防禦固疎察觀制
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書在長利權及削而利盡歸公上
矣。秋七月北漢王偁子繼恩立遣使告終於契丹
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請
何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幼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

魏文襄

太原

氏鈞寢疾召平章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
盜鈞為孝和皇帝九月郭無為弒其主繼恩弟繼元方季
繼勳擊北漢敗之。冬十月吳越王俶遣手惟濬來貢。
十一月郊大赦改元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邊豆薑
聖門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
聖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
設之。以右禁書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太祖召文敏於講
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且接撫聞前守臣郭思齊
等倍斂於民頗為不法特其地遠以為朝廷不知知至則
為朕鞠之凡有一毫侵民罪必不赦

開寶二年春二月命擊

彬伐北漢。上親征二月圍太原出晉水以灌之從陳永

太原

太原乃使韓重寶借道兼行赴之又命瀘州防禦使何繼
筠領精兵數千越石嶺拒之因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
卿從奏至也繼筠敗契丹于陽曲重寶亦擊破其衆於定
州之境翌午太祖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果繼筠子
承睿來獻戎捷始并人恃險為據至是捷奏至太祖命以
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并人喪氣以繼筠功拜建武軍
節度使判隸州閏五月詔班師

平定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
太祖之不盡統於偏方亦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
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
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
太祖之規模宏遠遠之數年其終亦必能取幽薊也
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洒掃洗滌黃

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異即時決遣。六月唐主煜使
某使來貢。上親試進士安德裕等七人。德裕為第
一。創置內庫以貯金帛為珍寶之藏。冬十月上宴
藩臣於後死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宿將父臨刑
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帝超諭上旨即自陳請
老於是及武行德郭校義白重贊楊庭球皆罷歸。是
歲契丹弑其主述律休父之子明託立。

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海泉正朔南漢春詔舉孝悌

德行諸州滿五千戶。一人奇才舉行不在此數。召
處士王昭素。上大有司。造宅以賜。昭素。悉用甌瓦有
司。親以為非親王公之主。其不可用。帝曰郭進控扼西
山十餘年。其無所不備。其為。昭素。亦。昭素。亦。昭素。亦。

五代任官凡曹據海州有礙。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
者始注為縣令。天下縣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剥。民
力大困。太祖欲稍革其弊。建隆初始以胡。為縣宰。其後
參用京官。自是懲五。弊政尤重。親民之職。民政稍修。
舉自五代。以。唐。侯。補。署。親。隨。為。諸。縣。鎮。將。同。掌。巡。察。盜
賊之事。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於。州。故。諸。縣。皆。關。薄。尉。
建隆二年。後。置。縣。尉。主。簿。掌。知。村。盜。賊。其。鎮。將。所。主。郭。內。
而已。自。是。漸。流。於。縣。至。太平。興。國。間。又。禁。藩。侯。不得。差。親。
隨。為。鎮。將。以。本。州。諸。校。為。之。縣。尉。專。治。盜。賊。而。民。始。無。憂。
矣。除。河。北。並。黎。任。前。城。貿易。收。其。征。○九月。上。命。潘。美。
等。伐。南。漢。進。拔。富。州。賓。州。昭。州。桂。州。所。至。盡。獲。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黃。州。

宋開寶四年

是歲南漢平唐因兵起

春二月潘美克

廣州劉鋹降南漢平鋹先遣使之降美因論以上意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觀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

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

關夫幾張德遵美策保興舉眾拒戰鋹舉十五萬阻山谷

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擇

之有閩工五百餘詣盛服請見志命斬之擄劉侏及偽將

相龔澄樞潘崇徽等皆送闕下置獄尋伏刑特釋錢鏐詔

授金紫光祿大夫右衛大將軍封恩赦減上嘗賜張酒銀

疑不敢飲捧之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處安有此

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鏐初德為政酷烈作燒焚利則

刀山劍樹之刑賦斂重人不聊生聞德初復反及舉兵

出師討伐太祖猶難其事止令江南李煜以書諭俟勅令

歸湖南舊營之地鏐不從時潘美多以說聞誅死宗室翦

滅殆盡堂兵惟臣若數輩成器皆為曠曠自畏耽於遊宴

墜之類多飾為宮宿至吳內林紫冠先是張愛將邵廷珩

言於鏐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于方不及

而漢亦驕於無事今兵不知旗鼓人主不識存亡夫天下

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理也今聞其主已出必將盡有

海內其勢非一天下才已宜得兵為備不然垂珍寶奉中

國遣使通好雖情然不以為意惡廷珩直言恨之未幾潘

美等進攻遂及於敗鏐體弱順眉目踈疎有口辯性純

巧嘗以真珠結鞞鞞為戲龍之狀以獻尤為精妙詔以示

諸工官皆駭服太祖以錢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鏐好

工巧遂習以為成性儻以習巧之勤習於治國豈至滅亡

藝文

可攻

設太宗即登常侍外加以他給會將討首陽召近臣宴飲
錄預坐自言朝廷威靈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
中日夕平太原劉崇元為主臣先來朝願得執事為諸
侯降王之長太宗大笑其詞甚切此類也遂南平得州六
十縣二百一十四戶一十七萬二千三百三十六

呂中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南為遠何先達
而後近耶蓋開國後者後則曰吾當救一方之民則先
取南漢所以至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計權之側豈容
躬雖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四月詔除黃南可政地口無禁准其耕種以達州縣之
費。七月破黃南租耗去右州縣民力
其略曰西蜀淮南并漢唐之舊皆已廢土墜下誠能
以三

可攻

可攻

下懲姦吏之格克特詔棄市。初乾德中收蜀糧上平精
者置川班內殿直厚賜優異與御馬直等色從郊外
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率數營趨上
訴陳乞帝怒遣使謂曰朕之所與即是恩澤又安有例命
斬其妻訴者曰餘人其命校皆決杖除職遂廢其班。上
親試進士劉寅等十人擢寅為第一。上親征河南二月
二十一日王師傅於城下命李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
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四月四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
率兵數千人圍汾州五月八日上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
其城內十二日上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以

城二十一日命諸軍進攻西門知嵐州趙文度來歸
順賜襲衣玉帶其官屬賜物各有差閏五月二日太原城

謀摧圮大冰注於城中人莫之禦太祖遂幸長吳觀焉是時太原可取上不欲多殺故緩師太常博士李升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小則盡為臣妾矣大則晉陽豈須進討重勞飛輓歟而於熱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神天道貴盈切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投也人各有覬覦之心豈若回鑿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芟其禾既寬力役之勞即是湯平之策况時暑炎蒸彼當暑雨僅或河津泛溢道路阻艱輦運稽遲恐勞宸慮帝覽奏甚喜復以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即日遣班師上切率諸軍攻城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延翰上言以城壘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帝曰汝等皆朕子弟勿以一當百所以備討賊也且以少壯未卒而欲先登陷城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敵今汝等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萬歲帝天性至仁初征太原道經潞州唐末和尚院創於佛前曰此行正以平復為意誓不殺一人真宗嘗謂宰相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額之時左右頗有聞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戰故堅守不下至矧再舉。吳越王遣子惟瑋來貢。十一月癸未郊初用繡衣函簿。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田欽祚曰彼疑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廣圍遂城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吳夕至保塞軍中不立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緡易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數百萬匹緡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開寶五年江南吳越漢廣運五年上親試進士守亮

等十一人擢守亮為第一守亮即德裕之子也。禁銷翠

皇又嘗以銷翠襦入宮上曰王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

女師羣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又謂之曰

我以四海之為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

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呂中曰勅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勅範也宮闈之地四

方所視以為勅刑也一人之奢儉雖微而關於千萬世

者為甚大政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

遠可不謹哉

○夏四月大水。五月夏州郡先是劉錡於海門鎮募

兵能採珠者三千人然海州郡者甚眾錄其居俗

五十餘人上性恭儉不遇異色自初即位修宮不過三百

至是霖雨災傷慮幽閉所致復出五十餘人。九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改司寇院為司理院先是五代時諸州皆

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太

祖受命明謹廢獄開寶初始詔改為司寇院其後復改

司寇院為司理院司寇院以士人理參軍選在位清白能

推獄者為之自端拱淳化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

選清白能推獄者為之仍詔考掠囚按皆依律令不得非

理考掠其司理參軍仍不得兼職太平興國二年鳳翔司

理楊鄰許州司理張魯並坐掠囚致死刑部請為公罪上

曰國家重惜人命豈有考掠無辜以致死所而為公罪傷

損和氣莫此之甚遂詔定為私罪

開寶六年江南吳越漢廣運五年三月周鄭王祖于房

漢書

漢書
卷之五

丁卯

州上致哀輒視朝十日命遷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
 帝。上親試選士宋準等十一人擢準為第一。江南後
 主以銀五萬兩遺晉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
 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家資白金如道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太祖幸_漢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
 普普致_下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拜也上顧問是
 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
 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幾書實不知若知之當聞奏
 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妨按謂_一家裏皆由汝書生爾上
 之大度皆如此也。四月行_{開寶通鑑}開寶通鑑纂一百
 上開寶通鑑二百卷至是_{盧多遜}上開寶通鑑纂一百
 卷詔付有司施行故_鄭鄭元_{開寶通鑑纂}以新書

試問。八月趙普罷。九月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倫自樞密副使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賢殿
 大學士兼提點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先是與盧多遜同
 列多遜坐_{齊王}廷美通謀事被倫_前已病復告求致仕太
 宗責其坐觀同列不先覺發而終其_既迹遂罷倫相多遜
 從崖州始_多遜父有高識_謂其與_道普為仇嘆曰彼元勳
 也而小子_幾之禍必及我我_得早沒不見_致幸也竟以憂
 卒_大多遜取

漢書

開寶七年_{吳越}吳越_漢漢_運運_十年_只春二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夏四月遣使按_廣廣南民田。秋九月上命曹
 彬潘美_曹翰伐江南初李景襲位以宋齊立為宰相周廣
 順初遣其將邊錡平湖湘復失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
 景舉於山陽遂進圍壽州太祖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

於渦口又擒其用暉於滁州景大懼奉表獻濠壽泗楚先
海六州之地願罷兵世宗未之許四年春世宗破景軍於
紫金山克壽州冬克濠泗二州是年三師克楚州又進克
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割江南之地畫江為界稱臣於
中朝歲貢土物數千萬世宗許之始稟周之正朔景既失
淮南之地願陳懷其大臣宋齊立陳覺李謹古皆殺之建
隆元年太相受命遣使以書諭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相
繼來降凡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悉遣就國自是景遣
使貢金帛羅紉土產珍異動以萬計帝嘗賜稱之車駕親
征李重進駐蹕廣陵景遣左僕射嚴續來犒師俄遣其子
將國公從益朝行在所上皆厚賜之初景之襲父位也屬
其勇犯關中原景殺之進皇甫暉之徒皆奔於景路據
江淮三州

宋高祖入關有期劍中土之意自世宗平淮甸寢以
表弱及太祖既平湖州日習馬防地濫於京城之南景聞
其盛懼未幾景以疾卒子煜嗣煜神宗嘗其幼齒一日有重
臣少勳悟篤信佛法喜讀書屬文三言盡知音律建隆二
年景遣洪州太守為太子監國是秋顯位於建康遣使奉表
陳以歸政之意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福
帥修貢五年長春新別貢錢三十萬太祖以煜弟從善為
奉寧節度使後賜書諭以師煜雖外示畏服修善臣之禮
而內實繼中募兵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於煜來朝
先是太祖命有司治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徽先
來朝者賜之又遣李穆諭旨召赴朝煜皆稱疾不朝但奉
方物為貢帝怒遣曹斌潘美曹翰代之斌辭才力不迫乞
別選能臣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

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且以臣觀投表曰副
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將行夜召入禁中
上謂彬曰南大之舉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帝親酌酒彬辭宮人以水沃其面
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
他不符差欲以恩德來之也上以彬之尊重美之明更相
為助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十月曹彬收破口寨
克池州進取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錢俶舉兵應
之克池州。因十月錢俶攻蕪湖上國之不道及江
南樓書吳越王錢俶上表言其得會命事
將送使詣歸吳越王錢俶上表言其得會命事
之。十一月大將錢俶攻蕪湖上國之不道及江

遂謂北歸先釣於采石磯上以小船閉其口中
岸而疾棹至北以度江之廣狹凡十數往返而得其丈尺
之的遂詣闕上書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明州造大橋順
流而下維繫纜纜北岸置兵於上順水勢以赴南岸軍人
登岸置土負甕為城一府而就吳人素之覺也遂下池陽
命若水知池州初造浮橋議者謂自古未有浮梁渡大
江者功不能就乃命於石牌口渡江若履平地煜初
聞朝廷作浮梁語大官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
為梁之有得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王師渡江委兵柄於
皇甫繼勳委機事於陳喬張洎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以
及於敗

開寶八年是歲湖南平吳越春正月曹彬圍金陵
凡十月江南平是歲湖南平吳越欽掠敗江南軍于深水斬其統

軍張雄等十七人勸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
拒周有功歷表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
必死於國難爾曹其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不同
行者亦沒於他陣楊遂進圍金陵○江南令督白湖口
以衆入接駟十餘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華所部
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妻且請增造戰船以襲令費上
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督以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遣
使令明於湖湘間多立長木若悅揚之狀○疑有
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漲潮不利行舟令督得入江建大
將旌旗至湖口由宣州浦浦口進軍○金陵火拒
戰會此風甚火反及之其來大潰遂生擒○等金陵獨
將此捷於是○金陵○江南以京口要

湘州留後潘至鎮○吳越兵初至○潘未成左右
出兵攻之澄不從聞金陵圍急遂以城降○樹等列三寨
遣使以三城圍來上帝視潘美北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
自固吳人必夜寇其顯爾去亟令樹等督其役併力速成
之不然為其所乘矣樹等奉命盡夜潘之續建吳人果來
寇美等據新溝以拒之且人大敗悉如帝料焉○李從鎰
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
陵之固易守難取比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李穆既還
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入貢求
緩○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云非
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
上徐曰爾語必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
奏言李煜無罪陛下其出無名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引揚之側豈可
容他人軒轅乎鉉皇恐而退。始王師征金陵踰年未拔
勝負亦彼此相當上頗有厭兵之意朝議令築廣陵休士
馬以為後圖盧多遜爭不能得會侍御史侯陟知揚州受
財不法為部內所訟追詣關陟自度繫獄必窮岳性果悍
好大言在廣陵知吳人窮蹙素與多遜善求見上太祖令
皇城卒夜負入見即大言曰江南滅亡在旦夕陛下柰何
欲班師願急取之上因屏左右召陟升殿問狀時已發使
詔曹彬罷兵亟命追之江南平釋其罪以為左司員外郎
度支判官。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多遜上因使者諭
彬以城陷之日戒無殺戮一人設若因敵猶聞則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但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彬累遣人告李煜
曰十一月二十七日城必破宜早為之備煜將遣六愛

清源郡公仲寓入觀彬屢遣督之言即君到寨四面即罷
攻煜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
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饌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
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
之疾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二
十七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後門李煜方開門奉表
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積薪煜嘗言若社稷失
守當焚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
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這煜入治裝
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欲將誰執彬曰
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彬
給五百人與之運宮中金寶財帛時煜方以國亡為憂無

意於蓄財所取亦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至太宗即位煜
自陳貧乏詔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萬

呂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讎而太祖待
之極其恩禮劉侯景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
故僭偽之憂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
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
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
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江南平得州一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
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悉即時遣還之因大搜
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具人大悅會集府庫委轉運使按籍
檢覈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置衣衣而已乃以德書聞
○書移遣使送李煜在朝有司嚴禁煜之權如劉侯景上曰

○

知嘗奉正朔非劉鋹比也乃授煜光祿大夫右衛上將軍
封連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勤煜
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
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
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故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
上師虞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牒書也洎頓首請死曰
書責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分得死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音之謂曰卿有大
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為太子率更洎
為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
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
建不降之策及事急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
見國主喬引洎自殺洎乃曰臣當俱死但念陛下入朝誰

與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所待也江南將馬承
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江南主以徐元璠刀行
為內殿傳事邊書告急元璠奔匿之比軍屯城南十餘里
江南主猶不知也。昇州既拔曹檢命李煜手書告諭統
內州縣皆以滅降江州刺史謝彥質集衆謀納款指揮使
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
背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
賓彥質此彥質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丁壯日夜
守禦曹翰圍之彥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則執之數其罪
命之罪對曰大以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并殺宋德
明。初上命右補闕張翥知江州與翰偕來既入城其掠
民家民訴於翥翥以江民所守人忿其詐

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并坎既滿餘奔江中先是上以
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毋殺戮使者至獨擣浦值大風
不能渡至既暑矣民家財貨詐歸翰悉取之彬之子孫貴
盛累世翰沒未久子孫有乞丐者

始唐季之後諸方割據大并小疆吞弱噬五代五十三
年及帝受周禪凡得州府軍監總一百三十九四面皆
昔日藩臣割據僭偽假稱之國也帝受命憫生民罹亂
土宇蕩析文武大度必欲混一車書凡一世英雄豪傑
之才盡在術中而其弄君幼主視之如机上肉爾蓋其
神機妙算豈前代所及乎天之覆育萬物役使遐聽而
不露其迹建隆三年始以師授湖南高繼冲望風送款
次年湖南亦平又二年平蜀孟昶又六年江南李煜來
朝又四年俘嶺南劉張而錢俶自帝始受命則傾國貢

歐路無虛歲至太平興國四年克復江東則天下統一統
業不臣妾矣是年宋興已二十載矣世之議者乃謂昔
王朴嘗論用兵之畧云淮南可最先取並必死之寇最
後亡其後太祖太宗平定四方惟并獨後如朴言是不
然太祖既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
一舉破滅知兵力可用偽僭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
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幣藏空虛必先取西川次及荆
湖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功敵獨在契丹自開運以
來益軼中國河東正扼北蕃若遠取河東則契丹接
境莫若且存劉繼元為我屏翰使契丹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方征河東太宗即位再舉乃平由是言則
帝宜畏并必死之寇故特以其地設自前先後爾非并
之所知也太祖太宗之取天下也皆用仁德無赫赫
耀之功而天命自集非如漢唐晉宋之君以兵革毒天
下生民百戰而得之也此其仁德所以浸灌海內二百
年間生民不識兵革蓋天地還以此報之爾其待馮諲
國降王則極其恩禮周保權以左羽林將軍奉朝請十
八年而終高繼冲以徐州大都督府長史鎮彭門幾十
年而終李煜以列侯奉朝請者八年劉悛以右千牛大
將軍領宿衛者五年錢俶以淮南國王賜玉冊金印富
貴安樂十二年而終由是言之則帝之所以待降王者
可謂無負矣而黠虜陰猜妄生疑忌太祖嘗幸講武池
從官未集劉悛先至詔賜金卮酒悛泣曰臣承祖父憂
崇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赦之不殺願
延旦夕之命以全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赤心於人
安有是事命取銀酒自飲別酌以賜悛大慙悛傲初入

朝既而復令歸國羣臣多請留使而使之獻地太祖曰
朕方征江南得使歸國因使治兵則吾兵力可減半矣
江南若下使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料高繼冲始以荆
南節度使歸朝帝復之出鎮彭門而境內亦治周保
權始則繼使交鋒拒敵王師既不勝則焚廬舍空府庫
驅掠其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至其勢窮力竭則
哀鳴乞降而帝一切不問惟以恩禮厚待之帝之大度
可謂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江河之無不涵容矣

上常衣布濯之衣履製青布線華縵晉王光義言服用大
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吾甲馬營中時耶○三月契丹來
聘初通使於契丹。教坊使律得仁乞補外郎。後唐莊
宗事求領一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亂世之事宜可效耶
宰相為議上州曰此輩只於樂部中遷轉上州使

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太樂令。六月羣出柳長數丈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遣使契丹先是三月契丹
來聘進獻方物至是遣使報聘。上召隨州留後王全斌
授武寧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錢物數萬至是帝
謂之曰朕以金陵夫平常惠平江諸將遠行貪暴抑卿數
年為朕立法今江南既平還卿節鉞又別出器幣錢物數
萬賜之。九月收近郊上因逐兔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
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敗遊非馬之罪也
自是不復獵矣。冬十月修西京宮闕

開寶九年十月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春二月上尊號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以曹
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領宣
武院使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詔彬曰始徐

本有錄
上存世
甲午

精書

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極過而嘆曰好官亦
不通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
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
后笑曰不然正由紫衣使幼兒主天下爾因戒太祖曰汝
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
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
紙尾自署名曰公臣普言藏之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吳
越王俶來朝命居禮賢宅寵錫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黃
樓封城甚固曰遂中宜密觀之及暮之皆羣臣乞留俶奏
疏中微益感懼。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上生於洛陽樂
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即舊宮也言陳八難即度德李
漢忠承間言曰東都舊有法禁之曹坐殿江淮米四五十萬

都下百萬之師仰給焉帑藏重兵皆在西京而陛下欲都
此將誰與與也晉主亦言非便上曰運河南水已久當選
長安晉王扣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
勝而去冗兵爾因謂左右曰晉主之言固善公姑從之不
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刺之
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
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
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
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之說此太祖所以有都
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
太祖收靈武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夏四月庚子郊大赦。秋八月命党進伐北漢。以楚昭

輔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上親試進士王嗣宗等三十一人。擢嗣為第一。上覆試禮部舉人王式等。謂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甚塞孤寒之路。朕今親試。盡革舊弊。式等稽首謝。於是內出試題。得王嗣以下三十一人。初徐鉉來朝。欲以口舌存其國。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文。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太祖大言無實。數請聖作殿上。驚懼相目失色。太祖徐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鉉大驚。羣臣稱壽。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諡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泊入京師。市不易肆。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自五代以來。

徐鉉請上試詩

卷三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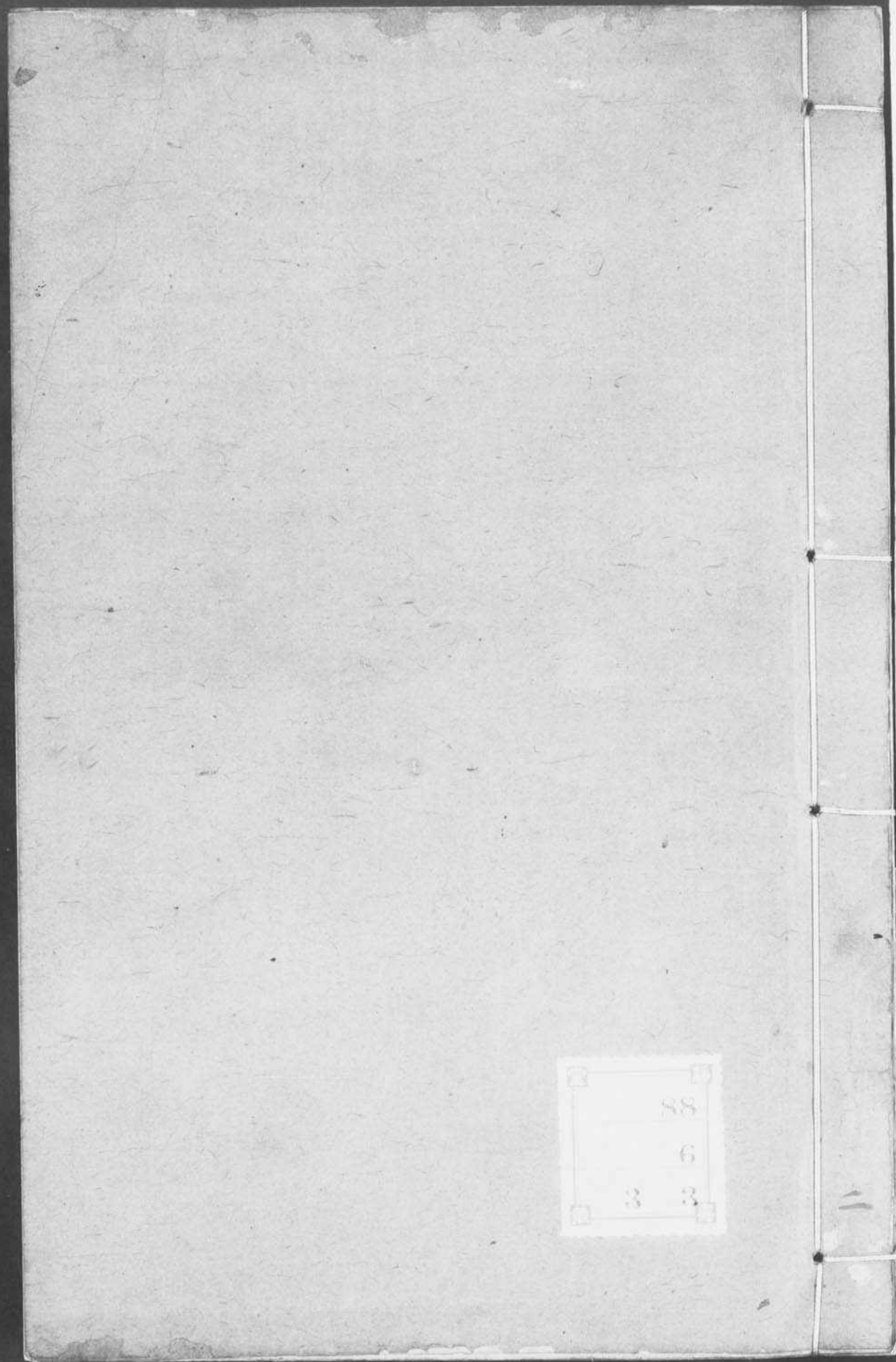
藩鎮強盛。每移鎮守。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十數人。上漸削其權。專任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先是上於壬子夜。召晉王至宮中。晉王疑而生異心。左右退。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頃更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莫憂也。甲寅。晉王即皇帝位。改名炅。先是太祖嘗謂左右曰。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非吾所能及也。以廷羨為開封尹。封齊王。太祖弟德昭封郡王。德芳節度使。乃太祖子。以薛居正沈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詔場務人不聽。

人添額買撲。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察舉政績尤異爲上恪居官次職務阻治爲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爲下歲終以聞。以張洎直舍人院。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爲之。是歲高麗王昭死弟伯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朝野群臣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修官李

謙

綱目

宋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吳越漳泉奉正朔春正月上初即位

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亦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

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已蒙正等一百九人以蒙正為第

一起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餘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貢籍得十舉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

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

五百餘人皆賜袍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一章賜之第

一第一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

其餘皆優等注編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初太祖幸西都

王化基

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召見問以所言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下并汾富民封建宗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
十策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
出及車駕還京太祖曰我幸西都得一奇士我不欲爵之
以官異日汝可收之為相也至是放進士榜有司偶失選
論置在三甲之末及注官有旨盡與京官通判○王化基
亦聯名釋褐受替善大夫知嵐州趙韓王以驟進少年無
益於治抽詔改授幕官化基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勳自恃
特已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晷畫之末
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嘗慕先漢為人而攬轡澄清天
下之志遂進澄清五畧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能
自結人主慷慨不羣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
左拾遺召試中丞知制誥上其策武不次用人多此○二

魏太極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月廢江南李煜舊用鐵錢○置江南確茶場仍嚴禁鹽茶
○三月置推易局出官庫香藥寶貨計商人入金帛買之○
賜白鹿洞九經洞在廬山之陽學徒常數百人○夏四月
葬太祖于永昌陵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契丹主遣
使來會葬尋遣辛仲甫使契丹契丹主問曰聞中國有克
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
鷹犬之材何可勝數○上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
第其優劣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市五月河南府法曹
參軍馬士月歲縣主簿程嶠鄭州滎澤縣令申延溫皆以
罷軟不勝任情情入親事免官○八月陳洪進來朝○令
占郡得專奏事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矣○九月嚴
私鑄錢禁○容州初貢珠○築講武臺于城西楊村大閱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渤尼國遣使來貢○

官廷進

上以右武將軍趙延進有捍虜功遷右屯衛大將軍知鎮
州初延進為定州駐泊鈐轄契丹入寇上詔延進與大將
軍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以禦之詔賜陣圖分為八陣俾
奉之從事師次城外虜騎奄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巨野
不見其後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
聞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重於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
今虜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相絕若賊突我師將何以濟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
翰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死賊則延進獨當
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無言言三戰大破之斬
獲踰倍上嘉其功故有是命

戊寅六月辛酉國三年是時兵革未息
春正月開襄漢
漕渠○二月趙普入見○上更置三司
宗文院上幸

聖聖聖

新修崇文院觀羣書久之詔以王宰相恣其檢閱問觀
以虞部郎中王龜從水部員外郎即王素左拾遺畢士安初
書丞張茂直亦諸王府記悉奏車召見謂之曰諸子生長
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上以王龜從等皆
謹恪有行故茲精選各宜勉之○二月吳越王俶來朝○
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上以崇德殿後宴吳越王○
初吳越王將入朝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器用之物逾錢
萬計初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慮多滯勸
上留俶凡三下詔請不獲命會陳太進奏表獻漳泉兩部
詔授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正俶懼乃籍其國兵甲
獻之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且
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異曰朝廷意可知矣
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爭言不可贊厲聲曰今

已在人堂控中去國千里注有羽翼
仁莫決策納土○五月錢徽上表獻
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俟朝退將佐始知
不歸矣九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
十三十六封錢徽為淮海國王子淮濱
節度使俟性謙和未嘗忤物崇信釋氏
朝又以愛子為僧尤善草書上一日遣
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俟即以舊所書額
因賜王硯金匣一蜀履盈丈紙皆數百自
越之地僅百年管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
朝有至使者俟任太師中書令四十九年
年及歸朝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
善始令終極窮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以
能飛去耳俟獨與
州之地上海乾
之皆慟哭曰吾
日八兵十一萬五
其後孫承祐皆授
出後造寺數百歸
謂曰問君善草
之切善書俟
至淑州有吳
其後請命于
元帥二十九
家諸儒皆
性儉素自奉

无薄常服大帛之衣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在
日自編其詩數百首時曰以上集其後劉繼元降御
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顧謂俟卿能保全一方以
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始周仁俟事徽自建歸朝之
議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體臣俟為朝廷拔常州
虎子諫曰江南國之灌叢今大王自為其藩蔽將何以衛
社稷俟不聽以仁善代為丞相仁善曰主上英明所向
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公之上也俟深然之
至是納土賜第以居上深寵之○以復權兩浙諸州事
錢氏地狹民衆賦歛苛暴多奏繙之○詔免荆湖南轉
運使崔憲副使許奇削籍為民納所賜錢五十萬坐罷能
不任臨事猶留不決○上命福建步部郭鶴翎為前羽旣
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苦之漳州龍溪縣主

漢王濟輒以便宜諭部民以鵠翎
 以之因附驥無詔可
 其請苑及旁部民咸便之○上詔以昌州一井歲有虛耗
 額一萬八千餘斤既之先是開寧七年知州李專以摺
 劾市恩務變其法因廢井薪成仍於歲額外增稅務課
 部民者之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
 以至於流徙入他部戶口日以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到
 其事於三司太宗盡令罷之○上克歡卒子繼筠嗣
 六月河決寧陵○詔驅吏配者四赦勿叙
 秋九月親試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擢旦為第一○中書
 令李知古坐受贓漕改刑部所定法上特命杖殺之○初
 張洎善事中即在翰林日引直故事悉內供奉官監殿正
 為翰林使內侍裴愈副之太乙謂洎曰此唐室弊政也
 近臣以中人監之朕方欲改之洎曰昔漢成帝時御史大夫
 陳鳳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捷舉上類倡優問誰氏子
 封對以父嘗為教坊官帝曰汝真雜類豈得任御史官
 改授殿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虛懷聽納雖布衣跡
 賤必溫顏接訪以盡其意至有辭步狂悖者未嘗加罪謂
 侍臣曰昔禹拜昌言一補其美今諫者苟能救朕之失豈惜
 夏禹之拜乎○冬十一月上召見孔宜問以孔子世嗣遂襲
 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積盈
 內府其後漳泉越括次獻之又平六原兩川帑藏盈衍用
 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帑庫
 充羨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
 民乃於講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
 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慮司計之臣不能

臣宜以正道事朕今此議何也洎慙恐而退○大理評事
 陳鳳封因奏事太宗見其口捷舉上類倡優問誰氏子
 封對以父嘗為教坊官帝曰汝真雜類豈得任御史官
 改授殿直○上至誠御下任人不疑虛懷聽納雖布衣跡
 賤必溫顏接訪以盡其意至有辭步狂悖者未嘗加罪謂
 侍臣曰昔禹拜昌言一補其美今諫者苟能救朕之失豈惜
 夏禹之拜乎○冬十一月上召見孔宜問以孔子世嗣遂襲
 封文宣公○置內藏庫初太祖既平諸國珍寶金帛積盈
 內府其後漳泉越括次獻之又平六原兩川帑藏盈衍用
 度豐給建隆以來天下財貢盡入左藏庫至乾德初帑庫
 充羨太祖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
 民乃於講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至是太宗分左藏北
 庫為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藏蓋慮司計之臣不能

節約異時用度有闕更取於民朕終不敢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至淳化二十年間有司歲貨內藏有至二百餘萬者累應不得償遂除其籍○河決于靈河○十一月丙申郊去太祖配大赦

太平興國四年吳越世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置

發署樞密院事以石熙載為之○新渾儀成

二月上親征北漢太祖征河東相持日久用李光之言

而止至太平興國二年河東胡挑寨指揮使史溫等四十

四人內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是年始議

征伐上謂樞密曹彬曰周世宗及太祖皆新征太原以當

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曹彬曰世宗

時史超敗於石鎮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領兵甘肅地

中軍人多被腹疾遂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太宗曰我今

舉兵卿以為如何彬曰以今日國家兵甲精銳人心欣戴

若弔而伐之如摧枯拉朽其勢甚易太宗意遂決宰相薛

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大原倚北戎之援擊之不戰以至

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於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剽河洛之

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關去言之不足

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日事同而異彼彼弱而

我疆昔先王破北虜徙其人而空其地正為今日事也朕

計決意卿等勿復言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率諸將進討及

分兵圍汾陽嵐等州車無遂親征先遣驍將郭進等扼石

嶺關以斷北戎之援三月契丹果來救燕進擊敗之繼元

先遣子續質於虜至是遣步卒間道齎蠟丸帛書告急求

救為進所得洵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饒道又遣王師數

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天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人心

懼會軍驚走至親官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上
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以禍福繼元不
五月壬午河東馬軍都指揮使郭高起踰城以降繼元帳
下親信多亡去城中危甚上又自草詔賜之祭未王師進
攻其氣不可遏是夕漏下十刻繼元始遣客告使李勣
上表納款甲申遣明繼元率官屬歸罪臺下詔釋其罪六
月繼元至京師告獻太廟詔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去
彭城郡公繼元叩頭乞聞車駕臨朝願東身歸罪蓋以
卒懼死迫臣不得降爾上籍軍卒得數百人邊具巨
者以軍法從事餘悉賜衣帛錢物分隸諸軍崇自周黃
順元年僭號四主二十九年而亡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
萬五千兵三萬初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季常
病卧家昇入見比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遂納款繼元

劉繼業

通鑑

率女也○初太宗征太原行次瀛州有太僕寺丞宋捷者
掌出內行在軍儲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之以爲我
師有必捷之兆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當置酒高會
於太原城中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以劉保勳知太原
府發太原舊城爲臨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上遣中使
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爲防禦使繼業初與繼元扞太原
城東南頭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
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
比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名業
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比漢更賜以姓名上命業知代
州業在邊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邊將多嫉之或請
上誘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詔征契丹六
月發鎮州信從六軍有不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

都頭趙延壽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諸將士若國後舉誰為陛下戮力者上嘉納之○易州涿州來降東易州即上至幽州敗契丹于城北○秋七月上至自幽州攻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遂又恐契丹救至遂詔班師○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汴決宋城命塞之○武功郡王德昭薨追封魏王諡曰懿初德昭從征幽州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遠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九月河決汲縣○以楊可法為皇子侍讀○除蜀錢禁○契丹寇鎮州趙延進追敗之○上嘗讀書見馬周布衣上疏言事謂羣臣曰周有經天緯地之才太宗能知人任使遂致太平因歎曰今之天下人才復有如馬周者乎具思賢之切如此○

先祿寺丞王濟為刑部評議官屢上封奏太宗並嘉之諸道有撰茶鹽酒稅之職得採訪時事朝廷頗重其選至是京西開官太宗顧左右曰法寺有言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遂命補之○上知王禹偁有文學欲驟用之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上嘗謂宋琪曰珍禽奇獸非朕所尚但方內太平此為上端也○上詔宰臣戚里不許於秦隴市木蓋慮因緣收易隳壞國家法制○上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之情通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言甚有理宋琪進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泰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二氣交感之謂也則知君

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大之務

貞元六年與國五年春置天監監左右

以左右飛龍

使為左右天既使牧馬凡四萬二千疋。置文明殿學士以程羽為之。二月定差役法京西轉運程能

請分民口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罷詔令轉運司躬

親詳定勿復差官。代州防禦使程德元坐市秦龍竹木

黜逐入京師所過稱制免算為王仁贍所發責授驛門之

任轉運使不以告皆下遷

富弼等釋曰祖宗時程德元矯制販竹木經過地分轉

運使並行降黜當時責任如此蓋祖宗時最重轉運使

或出聖選或長舉充選之既重責之亦重今之漕司不

謹於選擇遂皆循例而入其本職不治者亦未嘗行罰

况知所循坐之去凡竟轉運使是與一路之事一

路之事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此不可不加重也

閏三月上親試進士蘇易簡等五十二人擢易簡為第

一。曹翰誦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西京朝辭

日太宗密諭之曰至汝州儻訪曹翰問其良苦然勿泄我

意內侍如言注見因弔其談論之。翰泣曰罪犯至重感

聖不殺死無以報但以一腹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

欲以故衣質十十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負敢

不從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累一復以授內侍收

即以十十答之消回奏翰語及質衣事太宗命取其復乃

一大復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

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江南之

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

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至獨木渡大風數日

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可盡赦之使者至獨木渡大風數日

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通一日矣翰
 性貪而喜殺故子孫多不振。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
 征次八名契丹遁上初聞契丹退欲遂進取幽州命宰相
 問李昉寇蒙等以事可否奏請養驛雄廣儲蓄威之間用
 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十二月改近郊時禁盜獵
 有盜士獲虜遺令當死上曰若我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
 而輕人命釋之

○太平興國六年春二月收王德芳薨太祖之○夏五

月旱○大赦○六月薛居正薨上臨其喪○秋九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

屢多遜專政置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

左拾遺嘗獻○政歌多遜許之始得進○諫官上章必

令開門吏依舊式云不敢受陳利便○望恩寵貽書多遜

請謀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下上

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

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遼寇一載未賞

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交州蠻洞之地得之

如獲石田願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

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即舍人不得升

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闕負中書舍人雖掌

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祇書省

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

二也朝廷闕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即曹無本局九

寺三監缺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或就太平之

制望別修首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歧路見

囚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上嘉其言

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時以遠謫忌錫曰事君之誠
 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以趙普為
 從兼侍中始杜太后戒教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之由
 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
 柴氏使幼子主天下爾因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第則
 并汝子皆獲安矣帝頓首泣涕奉教太后因命普於後前
 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櫃命謹密
 言人掌之及太宗即位普為廢多違所請謂普初無立上
 意上意稍疎出居河陽日又憂不測上一日發金櫃書大
 悟及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
 復為相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毗睚中傷人甚多然
 天下之功亦甚大○以石壁載為編空使用文資正官充
 區區吏合於此○中又意下冬十月山之計本在東明峯結
 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其名召之故以
 老母為辭太宗高其節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米三十斛
 令安葬其母詔曰使天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觀而善
 也仍命長史旌其事○秋詔兩浙轉運使王德裔仍追納
 元所賜金帛十兩坐簡慢不親事部內不治

富弼等釋曰祖宗朝用人之術當劃明白如此故能使
 人人自效而百事修舉也知其才必即用見其過必即
 黜當時賜物者尚至追奪有過者安得而不懼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辛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高敞國來貢定安國亦附上奏表高敞即漢車師前王之庭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以竇儼參知政事先是上丑京賈琰竇儼同在幕府琰
 佞多希旨儼常疾之帝與諸王燕射琰在側屢贊德美

叱之曰巧言公色豈不有愧於心耶至是擢傅為政府上
謂傅曰汝自掃何以至此傅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
際會一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璆賞卿之直爾○盧多遜流
崖州秦王廷美勒歸第自晉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普言
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先是金明池
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時為亂上不忍暴
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
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備白秦府上曰
官闇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願
望祝詛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多遜
果出懷裏在河內未敗時一夕震震其林木皆盡聞者
異之及封財所食於道傍道傍有婦能言京邑舊事多
避因與語極固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極自何來乃居

此婦擊壁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
令枉道為其事五子不能從其意盧街之以危法蓋室竄
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之倚雲道
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始賢怙勢遂行無忌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沈淪罷上以盧
多遜子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
介謹厚故重篤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齟齬不能
有所建明縉紳非之○五月契丹二道入寇邊將敗之○
竄秦主廷美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
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故有是命
先是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頌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
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
廷美丑開封德昭授節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

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考相繼天純廷美始不自安豈
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
下豈容再誤耶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盧多遜在朝握權常短趙普普惡之遂請入觀觀筆奏
多遜請陛下萬年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魏王當還秦
王陛下不當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歸田里咸以為
寬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遷二王尋殺之忽
一日趙普見空中有火一團一羔羊傳運其上拜曰普
之罪也頃更光滅遂得疾命道士禱疾見煙燄中有朱
牌金字書云魏王廷美道士謝曰普言非其罪也有答
之曰杜太后遺言永相傳國藏之金櫃石室而首發
多遜之獄致主上遂殺一弟一姪安可謂之無罪俄而

太監

建譯
經院

六月詔命真君祠祠成賜號靈山觀
州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
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之當在吳分故令築宮以祀之後
徙建京城之東南○上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
經經院詔北天竺國僧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詔曰
昨言事者變川峽諸州錢法及興推酷謂其便於民而足
佐用度朕不得已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比聞民庶頗
懷怨遣使廉之況失道之末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
官置酒酤及民所輸官場推茶○上嘗御座錄京城繫囚
至日盱近臣以為勞苦太甚上曰不然儻慮及無告使獄
卒平允不致撓枉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李繼捧來
朝獻州四夏銀錢省縣八西夏自天福以來累歲未嘗入
覲繼捧至天示嘉之自陳諸兄弟多相怨願留京師詔

授彰德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冬十月幸金明池閱
戰。行乾元曆。十一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歲幼
明記死子隆緒立。高麗王柚死。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為宣徽北
院使兼樞密副使曹彬坐為德超誣請未幾德超敗上知
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
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
德超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咎者進有
罪者誅物無遁情事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然
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初德超之請彬也頗事成日
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詔鞠遂伏罪
是夏流德超于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琪之薦也。初

歲餘卒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
而水土頗善長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之多遜
慶之普不谷善是乃以勳符。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分三司各置使。諸王及皇子府置少議朝善侍講
官以王通姚坦等十人為之。上親試舉人擢王世
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瓊林苑後為例
冬十月置進奏院。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軍餞普于長
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
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
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宴之日樞密
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穆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
袴文綵俱倒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嘉濯頰所致耳上

王禹偁
張齊賢
王禹偁
王禹偁
王禹偁
王禹偁
王禹偁

因言此雖偏下已其蓋念機存之勞苦故示敦朴為天下
先也。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初與盧多遜善
待之不疑多遜屢請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
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設
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以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知政事張齊賢王禹偁同簽書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
剖決精敏姦消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
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
朕為宮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蒙正入朝堂
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
其姓名蒙正遂止之且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
國不知母知也。召宰相王禹偁等同辭上曰宰相

之任重總百揆與羣臣權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
佐等亦切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充王胡善姚坦
守禮法多規戒自王以下至於宮內為坦繩糾不得舒恣
皆大惡之宮中同謀欲去坦乃使充王稱疾太宗使醫官
往視諭月不瘳太宗憂之召具言中乳母詢訪疾狀荏曰
王無疾但以胡善姚坦拘制不樂鬱鬱成疾耳太宗遂悟
其謀曰朕為諸宮擇人使教導而乃憎惡欲使朕逐去正
人要自取便且王年少不知為此皆汝輩教之故乳母數
干召坦至厚辭懇免

呂夷簡稱曰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妹喜惡鄂侯譏子
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譏
于獻公而殺之斬尚惡呂原譏于楚而逐之經灌惡費
誼譏于文帝而疎之甚者李林甫譏殺太子二王及其

朝臣事堅坐色輩又逐太子妃李氏良婦杜氏嗚呼愛
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險如山川毒如豺虎
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言得行善
人羅意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中之作計如姚坦之
見增雖無舜之聰明殆不過是

○置侍讀官一聽政之暇日閱經史事顧問人始用者
作佐即呂文仲為侍讀○上性雅好為文史之學自潘師
至錢林多所述作雖車馬征行不廢吟詠又於禁中建清
心殿收藏圖書以資遊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二卷
有所闕處即遺補之雖隆冬無暑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
曰朕聞者有得不以為勞也凡諸事可資風教者悉記
之書覽前殿藝文類聚門目繁雜生其論次乃紹翰林學
士李昉等撰次定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

宋太宗

經進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秦王廷美卒于房州贈
 陪王謚曰悼○參政李穆薨上臨其喪穆性至孝操履純
 正遭母喪詔強起之尋以數卒上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
 朕方倚用遽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三月
 朔開將校按名籍參攷勞績而并黜之○二月滑州決河
 塞○夏四月羣臣請封禪以火災故辭○五月除江南監
 禁尋復之○乾元文明二殿火災○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上幸新城南觀麥肉謂羣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其君始
 則亦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覆亡之速皆自
 取也為之者當以為戒○六月求直言田錫上疏曰給

卷之

卷之

事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
 捨近謀遠之事。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辭狂妄太
 宗覽之不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但外人不知
 朝廷惡我初所言孟浪不切事機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雍
 汝雖狂悖亦不加罪。遣使者詣路察獄。上嘗謂侍臣曰
 刑辟之際君子之所盡心稍覺枉必傷和氣且齊文員
 究天為枯旱燕臣無罪六月飛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
 由於此是官牧民尤當戒之秋七月命諫官領察閭檢院
 九月真州變敗李繼遷初繼遷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
 銀州時年十七八然其兄內附因爭殺為寇有自西邊來
 者言繼遷悉知朝廷之事皆繼遷傳海州上乃出繼遷為崇
 信軍節度使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益侵邊境上用
 名保忠詔授夏州刺史未定繼遷度夏銀綏有靜等州

卷之

慶置使之詔五州所管歸併為梁並賜保忠至鎮數日上
 言繼遷悔過歸款上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然繼遷
 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保忠來乞師上命商州團練使
 翟守素率兵赴之繼遷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
 賜姓改名保吉。上命李旦為就太乙宮校定三等醮儀
 冬十月召隱士。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廣州
 獻一角獸上曰珍禽奇獸莫益於事方內又寧風俗淳厚
 此乃上瑞爾。十一月郊上將郊欲議肆赦有奏再思者
 上書願勿赦且引諸葛亮在蜀數十年不赦之事以為證
 祀即軍恩請所請其一如天之死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區
 區用心何足師法上然之。上嘗謂輔臣曰朕讀晉史見

武平

武帝平吳之後志在逆豫後宮追數千人深可駭也朕嘗以為戒今宮中不過三百人猶以為多當徐思省之由是聽宮中非掌事者出而嫁之○十二月改廣南諸州採訪

武平

場○方德死李氏為皇后

武平

○三月親試進士梁

武平

漢等二百五十八人擢灑為第一○夏四月遣使振江

武平

○八月遣使檢察荆湘等路○上謂宰相曰朕數日來

武平

欲擇一朝臣為北轉運使徧閱班簿多不詳操履自

武平

臣察授任並具履歷引對所與觀其才實若何○

武平

士可因此抽揚或官員缺缺之人想其樞臣若提于出

武平

足以懲惡勸善○九月廢是太子楚王元佐元佐太宗長

武平

子也初法美得罪元佐獨與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及

武平

太子初亦怨美○

武平

思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擊之○

武平

一日帝宴詔上元佐以病新間不得

武平

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吾不預

武平

憤夜閉牖妾於室縱火帝怒欲廢之

武平

召見太宗謂曰知卿火帝怒欲廢之

武平

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自有甲兵恐至召

武平

某日令東宮於其處灑行禮具左右侍

武平

搜於宮中果有不法之器候還而示之

武平

爾太宗從其筆及東宮出因搜其室中得

武平

眼挑筋摘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

武平

為太子準由是得名○冬十一月錄繫

武平

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用

武平

人宰一邑守一郡飛

士要申理竟帶其不感召和氣平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曰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之朕意則異乎是○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宋琪罷相先是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城中乃言願易闕中宮邸店太宗不悅禹錫盛言廷範彊明忠幹太宗意其交通不欲暴其事上以琪素好交諸無大臣體併禹得之

國○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請宋繫取幽薊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丘二縣又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克雲州○尋命遷四州民于許汝間○彬留涿州十餘日食盡無餘師雄州以接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接供饋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重進果捷知不能有所為乃再移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

至收滿關北虜逼及之我師大敗○五月詔班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上曰刺史最重親民命選守臣

八月契丹陷雲州○十二月契丹寇瀋州劉延讓戰于若子館我師大敗○寇代州兵薄城下馬正傑之忠實不處潘美以并師來會間使為虜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出全出師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燄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契丹斬首數千級○契丹入寇陷深州○雍熙四年春遣使按察川廣等路○契丹入寇陷深州○詔寬州邊郡釋漕卒之罪贖戰沒之家錄用勞績及死事者十餘人河北通租經我寇蹂躪更給賜有差自曹彬及劉延讓等相繼深入攻陷州郡幽掠士民

魏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故下是詔○增築河北
城壘○夏四月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
義軍京東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以為不可李昉等相率
上言河南百姓世習農桑聞知戰聞之慮人情易搖相率
為盜爾秦三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集上納之○詔陳
禦戎策侍御史趙季上言大畧謂宜修戰備外許徵盟
上嘉其言○併水陸軍為一司○五月殿中侍御史柳
晟上言願效死北邊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於是開
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遣使詣路監馬○
上命張洙知金帛院少時諸華山陳四商遂以居華山
圖南曰公有官事未可辭也天子望吾口如失小家待人救
火豈可不赴也其後洙在金陵日有殿
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汝州縣邑軍張時顯者作者
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自萍鄉
縣境驛傳橋道皆全豈因來銀關野無惰農泊平邑則屬
肆無嗜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以聞中破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詠大喜曰時顯固善矣天授亦好官負也即
日聞詔以朝陽後為發運使延貴為關門紙幣皆為能
吏○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稅二斗新入苦之
至是上乃遣王太醫持以減雜稅方繁悉令畝出一斗使
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贊以為賦稅一斗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派人
使之推江南福建猶循舊額方贊尋除右司諫然於京東
發運使方贊有五子舉准輩皆至顯官准之二子遂
為宰相亦惠民除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命道士講老子

魏博

魏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故下是詔○增築河北
城壘○夏四月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
義軍京東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以為不可李昉等相率
上言河南百姓世習農桑聞知戰聞之慮人情易搖相率
為盜爾秦三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集上納之○詔陳
禦戎策侍御史趙季上言大畧謂宜修戰備外許徵盟
上嘉其言○併水陸軍為一司○五月殿中侍御史柳
晟上言願效死北邊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於是開
與鄭宣並以文臣換武○遣使詣路監馬○
上命張洙知金帛院少時諸華山陳四商遂以居華山
圖南曰公有官事未可辭也天子望吾口如失小家待人救
火豈可不赴也其後洙在金陵日有殿
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汝州縣邑軍張時顯者作者
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自萍鄉
縣境驛傳橋道皆全豈因來銀關野無惰農泊平邑則屬
肆無嗜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以聞中破分明以是知
其必善政也詠大喜曰時顯固善矣天授亦好官負也即
日聞詔以朝陽後為發運使延貴為關門紙幣皆為能
吏○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稅二斗新入苦之
至是上乃遣王太醫持以減雜稅方繁悉令畝出一斗使
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方贊以為賦稅一斗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派人
使之推江南福建猶循舊額方贊尋除右司諫然於京東
發運使方贊有五子舉准輩皆至顯官准之二子遂
為宰相亦惠民除德之報也○祠太乙宮命道士講老子

司
言

言
知

言
知

言
知

冬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先是上聞試舉士原曰宰相累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知事乃詔歲命春

官知舉

以端拱元年春上親耕籍田禮畢下詔召天下高年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

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

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

情真必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金紫致仕。二月置司諫

正言。禁獻珍禽奇獸。李昉罷相先是布衣程暉擊登

聞鼓茲訪宰相直北戎入寇不憂憂事但賦詩飲宴并置

女樂上由是不悅昉會運軍糧太宗以水旱失度陰陽乖

疾咎在宰相遂切責罷之。以道普為大原東洋中呂蒙

正入相蒙正為人寬厚無所嗜好在中書日上尤加教遇

時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一百里欲因蒙正求獻以

求知其家同問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方尺大安

用照一百里其第家不復敢言其真欲不為物累如此。

皇子元億封許王。言諸路振餉。上以田錫知桐廬郡

錫至郡以兵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地險。軍建孔子

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與學秀登縉

紳者比比焉錫嘗上封禪書其大意以為五代之亂人如

豺虎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答天意為人

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皆懼伏之出。二十年未嘗

趨權貴之門乾明節兩府以下皆進詩上獨和錫詩以

之其見重如此。夏四月復比邊立市仍禁戍卒侵掠累

歲征行民力凋耗上始有厭兵之意矣。五月置秘閣。元

言

言

書
卷
之
八

三館建隆初二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後正諸國書
其圖書以實二館然其屋舍卑隘蓬蔽風雨周圍蕭條
出其側衛士驍卒朝夕喧雜
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
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足以畜天下圖書延
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升龍門東北舊東軒院創三館
中使精其役制度皆上所規畫踰年而成盡徙舊館之書
以實之凡八萬餘卷至是詔分其書萬卷別為書庫曰
祕閣始命禮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
兼直祕閣右贊善大夫杜鎰為校理而直祕閣祕閣校理
之官始於此。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及進士程宿以下
二十八人諸科百人下第人擊登聞鼓別試上召下第
人祥等又命王世則召下第進士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
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並賜
及第。秋七月除蜀監禁。八月幸國子監命李學諤周
易。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唐河。

宋
史
卷
之
八

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戶部郎中張洎奏
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
平壤千里番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
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
也今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建三鎮鼎峙而守焉
又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
賞一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與通知之策俟兵
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二月以陳恕
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下詔罪已寬恤邊郡。羣臣上

尊號帝下詔却去之翌日蒙正等奏事長表殺進曰陛下神功聖德輝映今古在於尊號止可增益忽奉詔旨若去

中外無不驚駭帝曰且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此起自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欲止稱王以諸子封王有所妨礙朕志先定勿煩確奏。二月上親試陳堯叟一百八十

六人擢堯叟為第一。實州錄事參軍孟繼遠征不之官詣甄自陳太宗怒杖流海島。夏旱自三月至五月錄

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秋七月以寇準為樞密直學士。慧出東井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契丹寇威虜

軍尹繼倫王繼隆敗之俘獲其衆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八月大赦是夕慧沒。

開寶寺塔成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奏疏有曰

星災感入南斗。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早上海

膳賜羣臣詔深自責已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燮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

上上及羣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是歲罷公邊互市

庚申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普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

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全

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賜諸路印本九經。長吏與衆官共閱之。二月登州二縣饑詔賑之。夏四月夏

州敗李繼遷。五月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鑄淳化元寶錢。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紬繡內服惟絕綺成累經澣

濯乘輿給用無所損益。冬十二月立覆奏法時群臣奏事既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謝必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閏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五月置

諸路轉運使。以謝必為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練繪必為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緒聖賜必金紫而遷之

必謝曰陛下從諫從流故臣得輸誠如昔唐未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李繼遷降賜姓趙氏名保吉

州觀察使保忠陰與保吉為惡茲雖外示歸順而潛

計恐懼奉表歸順。八月置審刑院于禁中凡獄具上奏者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尚書以聞乃下審刑

院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九月呂蒙正罷為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

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亦擇良善之士至於

臺諫輩朕亦自揀選不欲蔽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

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舅故罷之。以李昉張

齊賢同平章事。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置知樞密院及同知以張遜為知縣溫仲舒寇準為同知。契丹部族有

求內附者上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事不過邊
事皆可預禁游惰也國家豈弄及商賈以抑末游克助經費
比聞當職之吏頗為煩苛務求盈羨以市恩寵細而必取
括克斯甚自今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弄交易並不得收
等違者罪之。冬十一月內殿起居日後令常參官兩人
次對。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十二月朔行入閣儀。
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

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既
三月上親試進士孫何等三百五十八人擢何為第一先是
上出危言日出為御題何等皆不知賦題所出叩殿樓乞
指示其請再三帝為陳其大義令糊名考校分五等上三
等賜及筆餘賜出身。五月旱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以吏道開寡學術太似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
廷有大議則開戶自啟一篋取一書關之及卒家人視其
篋則論語二十篇爾普事兩朝出入凡三十餘年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封韓王

龜鑑曰韓忠獻公韓王功業抑聞之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則庶事康哉蓋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治具畢張
大抵皆聖主賢臣相逢之幸也有臣如普以掌書記入
見是建隆之元年也其與光武之得鄧高密者同一躋
濟也是故問息兵之計而普則曰方鎮太重論及民事
而普則曰愛民如此有堯舜之用心欲收太原而普則
曰太原北抵契丹不如姑留之以俟則平諸國彼聖主
黑子之地將何所逃哉符彥迪名位以盛不可復委兵

初不憚屢諫雖已出之豈復懷入而不行又於弄後者
置一大獲是凡有報怨之文盡皆焚之上欲命曹翰取燕
而曹曰翰可取孰可守翰可守孰可代可謂知遠謀矣
立功遭賞之嫌之者則不與普則曰刑賞者天子之刑
賞也豈得遽以喜怒而專之哉奏事忤旨上怒而不納
普則頰色自若拾奏補綴明日復進必得請而後止此
之而不答但云依理行事鞭之而不管云國家以社稷
為重莫若愛民為先民以食為本上歎曰卿普真吾社
稷之臣乎史臣曰趙忠獻公獨相二十年始終如一不
曾妄殺沉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天子實開國元勳也
九月幸祕閣。冬十月命雷有終制置之流兩浙茶鹽。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元僖性仁孝五月政事無失連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元僖性仁孝五月政事無失連

未朔日有食之。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蝗遣使分路巡
撫詔今有未使者條奏。青城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
其衆曰五侯貴冑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者益最先是
國家平孟氏之亂成都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後來任事
者竟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旅不得私市布
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羣衆起而為亂二
月殺彭山令齊元振。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
士。詔以檢校度支戶部併一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
推官三員從馬應之議也。六月張齊賢罷。上為若水
言士之學古入官適時得位紆朱拖紫耀馬食肉前呼後
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
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第

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其言。以呂端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判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復給事中封駁制。秋七月大霖雨開封府雖立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事者不過三百人各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固知之朕視妻子如脫屣所恨未能離世絕俗李昉奏曰臣等家人朝望朝禁中猶見宮闈簡傲之事武程疏駁妄陳狂言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爾終不加罪。時霖潦過度上顧謂百僚曰朕於刑獄盡心焉安得此積陰之譴左右大臣無敢對時寇準為殿中丞獨越班而言曰某州某屬吏長官若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死陛下殺之王維參知政事河之新也盜陛下之錢數百萬緡於法大魁而上以馮放務相登敵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加意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準之直即日誅往罷馮放事俄而雨止自是益以言悟主初知歸州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有濟巨川之意嘗手植雙柏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棠公柏。復確貨務置茶鹽制置使。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罷提點刑獄歸轉運司。李昉罷以呂蒙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然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閏月置三司總計使。十二月小波與巡檢張北關于江源

縣死之。人波亦病。刺卒衆推其妻弟李順。高即順陷漢州彭州賊黨。遂熾衆至數萬。

淳化五年春正月上元御樓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塗炭。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廢政萬事。相理每念上天之賦。致此繁甚。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披繫甚如此。臣嘗完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京西江浙大饑。寬饑民。乘應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上謀為首。餘悉以爲死論。李繼捧與繼遷叛。上遣李繼隆率兵討之。初。繼隆自鐵加驛夜入絳州。謀其所向。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出。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保。以震賊勢。繼隆曰。石保與夏州已露。首自進取。兵入無寧。縣繼捧推才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上詰責數四。詔釋之。留京師。繼遷終反覆不臣。蜀盜李順叛。據成都。上命昭宣使王繼恩率兵討之。四月。平劍州。破賊五千衆於柳池。驛斬首六百級。賊衆望風走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偽官甚衆。蜀土悉平。然繼恩李官者不能戢衆。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竄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敏同領其事。命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畧。姦黨悉平。召繼恩還。初。繼恩有破賊之功。中書議賞。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者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

求。遂除之。昌言曰。臣聞。宣徽使。職在贊導。不預政事。今欲除之。恐非所以重其職也。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者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

襄元
倪為
封壽王
李

可
不

皇

皇
光

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報之上怒責宰相等命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立於宣昭使之上以授之
 ○六月詔以諸州官科買他物有非國土所宜而長吏不
 以言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役飛輓有所不均而州縣因
 循不以條奏者乃詔至日條折以聞○七月高麗請伐契
 丹詔却之自是不復入貢○九月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封壽王准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准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悅者父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
 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因言成都
 叛空事輔臣或曰蓋郡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又曰備官
 吏得人善於綏撫雖無城池可也先是上命趙昌言帥蜀
 既行時有妖僧眉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於上曰昌言頗
 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昌言至鳳翔會寇准知
 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任蜀授以兵
 柄上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定謀及此賴有寇准憂
 國爾乃詔昌言以軍事付王繼恩昌言以戶部侍郎知鳳
 翔府召寇准參知政事○初上聞蜀賊起顧羣臣曰蜀土
 之民歲日以繁盛但習俗曠野多事遊賞物及必反乎小
 寇驚動豈天意抑其浮華耶呂蒙正曰昔楚莊小國之君
 常懼無災今升平之代遠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
 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納之○初上少子元傑
 封益王授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兼長
 史封吳王時張洎為翰林學士言臣謹按前史皇子封王
 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理自漢魏以降

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遣卿大夫臨郡行郡事東晉求
和太和之際有瑯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
等並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
荆五郡為大都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
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是使副大使知節度事全益
王以揚益二郡建在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
節度使豈宜再加長史之號乃是吳國王自為上佐矣乞
付中書門下商議帝以制命已出不欲追改詔自今親王
領大都督府節鎮者勿兼長史。冬十一月幸國子監講
尚書說命二篇。因幸武成王廟。令宰相以下薦士。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三司使各置使

至道元年春止月上清宮成。契丹寇府州折御卿

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御卿守府契丹

憚之。詔以官倉穀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為種有

司諸量留以供國焉太宗曰甘雨沾洽上膏地民田無

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廩以給至秋有百倍之獲國焉食以

芻蕘足矣。夏四月己亥家正罷為右庶子詔蒙正曰僕

射師表百餘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逆爾。以呂端為平

章事。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早命信御史分

決諸道獄後二月雨。寶皇太后宋氏崩。六月限僧尼

額。八月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大赦改名恒。九月李

繼遷犯邊邊將敗之。上嘗問羣臣河渠輕濬以給軍食

之事語及屯田利害羣臣無敢對者張洎時為參知政事

退而講求其實上封奏曰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德前

王之失審冊下之龜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樞可以

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改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
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厚武云吾初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知漢時兵甲在外京師惟有南北
軍期問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意從唐承隋置十二衛府兵
皆農夫也其後雖置神策軍亦不過三萬人及祿山犯關
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喜駕者四百餘騎今天下甲
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卒在京師疆本弱故國之利
也上覽而嘉之

李繼隆
李繼隆

四年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亦用上辛祈穀典也。是
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糧根
治靈州度沙磧為虜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輔臣
陳靈州事宜。詔曰朕祇膺緒命獲嗣慶基懼德不明乘
惟原薄所不敢當應諸路州府自今以後不得以珍禽奇
獸諸祥瑞來獻。上分遣內臣為諸路轉運司承受公
事以察州縣刑官吏治迹更次入奏。秋七月汴決穀
熟命塞之。以陳靖為勸農使。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
郊祀百官進秩準意輕重為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
爭不已上已厭準因歎曰在爾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之
出知鄴州。九月復命李繼隆分五路討李繼遷。環
慶等州地震

李繼隆
李繼隆

五年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葬
孝章皇后。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繼遷遁去。世
奉官劉文質察舉浙西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梅詢等八
人有治迹並降詔書褒諭帝曰文質善於采聽所舉者皆

良吏也選為京西採訪副使

富弼釋曰進賢受上賞古之制也太宗能以此法勸勵臣下俾其采聽之際不敢不公故上有得賢之裕而下無蔽賢之責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三年。上嘗謂

侍臣曰晉漢以來朝廷前弱政教凌遲主暗臣疆紀綱大

壞朕即位之始懲五六弊改革故鼎新創立一代法于時

二三大臣皆信德實無有異論朕守之愈固不惑其說

晝夜勤行二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于肅清寰宇脩

明憲度興利除害絕無弊之原亦無虧於古羣臣皆再拜

賀。又嘗語侍臣曰近世之弊至有中書布政之地庶官

除授皆出于堂吏之手時政如此天下安有不亂朕自即

位以來務為而把總所司之文百司無不謹守

皇太子元胤即皇帝位先皇

繼恩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端入后曰宮中

安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六太子正為今日宜容更

有異議心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

審相始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夏四月大赦。尊皇后

為皇太后。五月求直言。追尊上母夫人李氏為賢妃

六月禁獻珍禽奇獸。追冊皇后潘氏謚莊懷改章懷。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錢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

得請占謝便入對苑中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

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秋七月令轉運迭入

對詢以民間利病。上封者言嶺南村墟墾墾間日集悍

販謂之墟市請降條約公於城邑交易異增市筭上曰法

皇若

擾民爾聽從民便。上戒西邊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亦即驅逐去勿追捕仍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屢關輔之民息有有日也。八月以周瑒為宣徽北院使。西川大卒劉盱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討平之。冬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皇太后。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加定難節度封以夏州銀宥靜五州。以王禹偁知制誥。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宋真宗

經進

成平元年春正月召學官崔頤正日令頤正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曰御前殿殿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二月某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样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上曰朕臨御以來未嘗佚豫今星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仍詔自今不御正殿復常膳。三月上試孫僅等五十人擢僅為第一。上即位準守青州上想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不時大臣有不悅準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以酒色自娛何暇更思君父會遣中使下山東巡撫將行上曰往問

寇準安否比還從從取朝見長以慰朕思公見中使泣拜而請泣謂使者曰大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上朝皇帝若不棄老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之幾召還領相印初準鎮大名府日北使路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管鑰非準不可付。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詔議太祖廟稱號。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然濫不如先擇舉主以類求之今外官要切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上謂宰相曰天下物宜民間善性轉運使得以周知常於互起關狀將見詢問詔曰轉運使副之職在乎督餉稅計資儲家官使之能不致生民之利病至於招獲流離勸課田墾理獄訟之可也

者如有然然才行爲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陟如事權依阿妄行威福因循曠職貪虐害人大則正以刑章小則黜之敬此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郭贊知天雄軍贊與繼嗣庭不肯去位上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庶幾心且亟去上召宰相問之輔臣對以近例亦有受命而後留者上曰朕初崩位命郭贊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皆畏服

呂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坤以柔承天而不聞以疆亢違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之貶趙逢太宗之杖孟贇真宗之遣郭贊信乎其英斷矣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

漢書
卷之五

章事。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峽西則秦
晉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疑者
以聞。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咸平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覽等七十一人以登

為第一。上詔三司所定劍履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

與減除變質等二十七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

以聞諸州長吏不得以土貢為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

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配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

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

葉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採以為獻上怒曰朕懷撫

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裴愈遂州仍絕其貢。

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旱水旱言。夏四月詔開門封事

許畫時佳入。五月禁泥金鋪金。秋七月置翰林院。十一月

月大開。樞副楊礪薨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隴官主濟以為

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與濟列上前

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

今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

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改近郊。契丹入寇十

二月上親征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

府知府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咸平三年上次大名府李沆為留守不戮一人而釐

下清肅。先是遣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

康保裔馳赴之廷召潘師道去保商為虜所圍力戰于瀋

州之裴村死之虜遂自德棣濟河掠青齊而去。蜀王均

孫

叛以雷有終知益州討之先是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
 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郤虞
 儀三均為主偕號大蜀改元化順率眾陷漢州遂趨綿州
 攻之不下直抵劔門知劔州李士衡與鈐轄率眾擊賊之
 均遁去初均急趨劔門而使其儲蓄賊至果無糧可守進
 退失據士衡又手書榜告于眾曰爾軍皆有父母妻子蓋
 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為王民矣得眾降千九百人
 乃與劔門鈐轄裴璩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還成
 都上嘉士衡之功擢拜度支員外郎○度支陳鼎奏乞轉
 粟塞下又轉益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益錢三十萬李士
 衡為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依舊募商人粟以易鹽上用其
 言又建言諸道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
 便真宗幸潭淵東封西祀供億百數士衡有力也明於
 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太
 傅張鄧公後皆至宰相世以此多之在館職日嘗使高麗
 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開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散
 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練帛藉舡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
 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舡中之物投之海中更
 不別擇約沒及半風息舡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
 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
 士陳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為第一○夏四月改葬元
 德皇后於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
 初司馬氏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
 每間輸絹文三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
 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

國事
宣撫司
河

擒王
秦州

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感飢欲
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
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飢民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
留賜詔嘉獎及還連對三日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蓋
士安曾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向敏
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
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饑令夏侯嶠邢昺往詢民疾苦嶠
上民病二十餘事亟詔革之○九月雷有終擒王均益州
平先是賊將趙延順攻邛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歿於賊上
命御厨使李惠富州團練使石普供備庫使李止倫等討
之三月王師進攻城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由
地道入焚賊樓濬至○賊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
普等追斬於富順監首級送益州

國事
宣撫司
河

國事
宣撫司
河

官與石普不協入內副都知秦翰恐告變為曉諭和紓之
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皆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
問歸還內園使又遷皇城使上以翰又在邊隅宣力勤蓋
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齊賢
罷相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
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疎闊至是坐冬夜被酒失儀故罷
○是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歲輸諸
州已有之至是以李遷數擾邊命籍之
辛丑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
陳堯叟舉常參官之於敏者與三司議減冗事及參決滯
務時上封事者多言三司官吏稽習依違天下文牒有五
七歲不為裁決者案牘凝滯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所
致自今請委逐郡判官檢覆向來諸路州軍所申請及本

事畢
向敏中
同平章
呂蒙正
一編
於

州所積滯事疾速奪然後諸判使會議施行如更有稽
違即許諸路轉運使及本州軍閫奏命官推鞠其罪庶有
警其弛慢三司都督欠司引通負官物人于崇政殿上臨
問之自是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除通負二百六十餘
萬詔曰推估之利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求式自今中
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先是後舉天下酒稅頗為煩
擾且竟以羨利邀寵至是遂罷其事而條約之○詔舉賢
良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壽召對○三月分
川陝為四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行儀大曆
○以楊億知制誥○夏四月楊嗣勳楊廷朗加國威使特並
為沿邊巡檢勇於戰鬪邊人謂之楊楊廷朗後改名廷
昭晉勇善戰在北邊二十餘年虜懼之曰楊六郎○罷
效恩遷官一舉勳京朝官法○

事畢

推官王晦叔○上嘗與宰相語及天下兵為之數帝曰數
須不少精銳者鮮又軍額太多益須精選自今之兵與古
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
國家經費至廣戢此之由不可不精意選練○宰相張齊
賢上言請募江南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
惟動搖人心抑亦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部甚不便也○六
月減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秋八月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四人大名府成文主簿丁遵舒州團
練推官孫僅秘書丞何亮懷州防禦孫官孫暨○上嘗與
宰相論邊事因言漢武伐大宛萬里征討名馬遂致中
國內竭生民疲弊始皇亦英主所作制度後世無改易而
不能守之以道身國不永皆可以為鑒戒又嘗謂太宗諤

曰聞卿至孝宗族雅睦朕守祖宗基業亦如卿等保守門
 戶也。○九月慶州地震者再。○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
 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冬十月契丹入寇張
 斌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
 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
 殺二萬餘人殺皆擒去。○按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官仍
 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攻近郊。○十二月詔議
 棄守靈州張齊賢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
 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
 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靈而歸則開右之民息肩
 矣。○以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
 事。○靈州言河外蕃主李繼和以城歸當緣坐上曰
 高麗亦高麗又無如助方

壬寅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靈瓌慶等州經略
 使田錫言宰相李繼遷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
 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為靈州路轉運使。○三月李
 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
 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為第一。○上嘗謂宰相曰
 河北歲中重兵供億至廣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
 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息常
 須河北運送重困生民深可念也今河朔州縣戶少官多
 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者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
 事長春殿因言嘗蒙聖諭朕不當管錢穀細務所憂者蓋
 天下生民臣等喜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寔煩用
 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

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兩則向去無所取濟。必須下
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堪之。
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
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師。嚴號令。何往不利。
臣等議以為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速
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巖。堊石佛。經會昌
殿。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
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為
河北都轉運使。因數祿。稟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
夜供饋。積粟部。品率如京師。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多腐敗。
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宜不為九年之蓄。即帝悟。遂罷
其使。明年大饑。倉庫以濟之。乃置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又西。人。如。木。送。京。師。
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使送而。其
斃于道二者。更皆破。碎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
士衡始請。募商旅。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售以他益。又請許
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并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
上以王日為翰林學士。且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
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苑中。問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旦
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
此人也。嘗辨論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
為一司。實為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幣。廩。者
以刺羨為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自今有司。嚴加戒勸。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上新用儒臣。

每歲減節以為遠大之計。兩則向去無所取濟。必須下
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為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堪之。
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
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師。嚴號令。何往不利。
臣等議以為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速
為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巖。堊石佛。經會昌
殿。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
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為
河北都轉運使。因數祿。稟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
夜供饋。積粟部。品率如京師。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多腐敗。
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宜不為九年之蓄。即帝悟。遂罷
其使。明年大饑。倉庫以濟之。乃置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又西。人。如。木。送。京。師。
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使送而。其
斃于道二者。更皆破。碎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
士衡始請。募商旅。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售以他益。又請許
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并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
上以王日為翰林學士。且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
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苑中。問可大用者。若水以旦對。旦
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上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
此人也。嘗辨論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又言三司併
為一司。實為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幣。廩。者
以刺羨為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自今有司。嚴加戒勸。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日
有食之。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畧使。判并州。上新用儒臣。

為將未欲使兼部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坐為薛安上所訴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訴敏中質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益急遂下獄按鞠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辭益鐵使王嗣忠忌敏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術女承術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田錫上疏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韓若輩送送今已踰年上書更存行遣則檢校例施行權相商議別無送送誠恐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事實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逸而君上常焦勞實為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全姦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子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聖君甚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割丁寧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重機非已任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然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思軍兵者作何籌謀。○一月上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郊禋費用頗重舉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傳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費幾何殊非集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是歲減應供奉官雜物一萬六千。○十二

有火

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振京東淮南饑水災田錫上

疏言國家為少關軍兵防備邊戍遂為曹暉宋亮陳汝蔡

穎點集鄉村棟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

兵今在京城防守尋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比又言災沴

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災傷

乃是虛名行振貸且非實事。潘羅文言已集六萬騎乞

會王師復靈州特授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興契丹戰

于望都縣南遂陷在虜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

知益州民間詠至皆致舞相慶。六月併益鐵度支戶部

三司置一使。或言蒙正以疾辭罷為太子太師。上謂

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此等邊防止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

上之長慮遠畧皆如此。劉承宗堂書器庫上臨幸見其

正

整肅面授閣職。秦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為

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芻

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弼等釋曰戚里倚帝家之勢不為暴橫以侵人幾希

故先帝不容秦國質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

防其侵暴驕恣保安戚里也

石正言知制誥宋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

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

行之不可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令屢改其失治體巽

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沆為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

吾為相無它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

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

命系

恩威並濟祖宗舊制遂至兵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改更所致至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相府日真宗嘗問之曰人皆有密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密啓者非譏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一時朝議浩然歸重。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爲之。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來直言。田錫卒將奏疏悉焚之曰吾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咸平集五十卷行於世上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表悞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多編選附西涼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襲位。上初即位召种放于終南山放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珪齎詔就山召赴闕仍賜給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對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語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令暫歸因授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作七言詩二章送放羣臣皆和景德二年轉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授給事中從祀汾陰放獻議事十三篇一曰議道二曰議德三曰議用四曰議器五曰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十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真宗納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真宗隨手授放臂挽引而上顧謂侍臣曰若唐明皇優待李白嘗以御手調羹當時稱

為一事今朕待汝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甲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為美人。

京師地震者三。二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

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圍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

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

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

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王旦以為

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

或至盱食且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

曰少自憂也

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治道而先進善事

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甫等是

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保吉

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

幣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

數日乃拜焉。寇准始與丁謂善嘗言謂之才沆以未用

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

吾言。沆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

可也。簡陝西振武軍為四十一指揮。八月以畢士安寇

准為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

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

景德

甲辰

石保吉

李夷甫

寇准

准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 蔡所部官能
否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
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河決澶州。置龍圖閣待制。

閏月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
覽引兵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
備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
趣保州孫密依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
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為我裨將所擊虜帥衆東駐陽城
浞寇準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
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
林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
振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近足為犄角之勢此時

南與蜀者卿以為何如寇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
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饗
敵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是詔諸路會兵出語準曰今
虜騎未退而天雄軍載在虜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為虜
境矣何人可為朕守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
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且可為守即召欽若於行府
諭上意受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
親正非臣子辭難之曰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太
白飲之名曰主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欽訖拜
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準以欽若多智恐其有
疑沮故也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陷虜虜信用之
繼忠棄間言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入所至不

利頗有厭兵竟納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謂以繼忠書請
冀州部署石普且令馳奏闕下其書以為北朝欲聞聖德
願修舊好而次祖延先遣使上未許也契丹寇章城
知奇賊軍實示連擊賊之又設伏寒光嶺伏發軍潰自相
持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以千數王超言契丹引衆
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命張齊知青州兼青
淄維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稍南民
奔揚州渡舟人受利不濟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諫言取
民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帶
刃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
行在詔魏能張疑田敏率所部兵屯定州王德忠得
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領兵攻瀛州蓋關南乃
其舊疆恐難固守北朝已欲來攻乞再遣使上曰瀛州
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無損也上問二府擇可使虜者
須忠義識畧可以入敵境觀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甚下
二府薦右班殿直曹利用可使召見首陳和戎息兵為使
上問其家何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何以家為準以
為不當元遣上交遣之契丹犯瀛州守臣李延澤擊之
虜衆死者二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十一月五夕朔
賜延澤及將士金幣緡錢有差邊報急書一夕凡五至
寇準不啓封欽突自如上聞之大駭以問寇準準曰陛下
欲了欲未了耶曰虜兵深入吾境豈欲又耶曰陛下欲了
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準曰士
女等上被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
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進
而及之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宜不戰而有求和之象以

皇天

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以李繼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
使孫王隱高雷副之孫全照奉諭為鈐轄。曹利用至天
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效若留之虜沿河屯泊浸擾貝
異窺深州皆不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
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石晉遣使使張皓持詣闕出虜寨
為所得虜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張前問勞父之因令抵天
雄催利用來主欽若疑不敢遣使還虜主及其母親皓
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遣使速議和
好事於是皓以國母之命入奏上賜繼忠詔許之俾令皓
持詔往天雄督利用前去上謂輔臣曰虜雖來講和國家
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河北且令急防虜偷度若別
行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虜可勝將帥整治軍事。壬申

言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江南而免變蜀人故請陛下
不幸蜀此資為自謀非為國計也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
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人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
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
河北諸軍日夜望陛下幸河北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
眾瓦解虜眾其勢分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殿前
指揮使高瓊上所信先朝宿將也忽有旨召對於帷上
因語及南巡之事瓊驚曰臣未審勸陛下此行者何人也
且戎人入境已數月師老可知三路屯兵未聞略施戰鬪
隨駕中士莫不精壯陛下幸繼隆等期於死戰儻知聖駕南行
各圖生意孰肯盡力破賊況隨駕兵士父母妻子盡在關
下豈肯一而東向者人心一變社稷危矣既而虜眾過天

卷五
北魏

卷五
北魏

卷五
北魏

雄隋德清軍長日抵瀘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二面輕騎由
 西北隅突進李繼隆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
 害其統軍順國王時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乃為先鋒異
 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戍子怒發捷覽中額
 眾大亂是夜時覽死勇大挫退師不敢輕動但時遣輕騎
 來謁王師。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來告捷又言瀘州
 北城門巷決隘望日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驛舍將止
 焉宗準固請幸北城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雲氣未愷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
 往真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
 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編
 責瓊無禮君何不賦詩詠退虜騎耶瓊衛上進董遂幸
 北城至浮橋左右騎皆法服前建高旗下馬進營遂幸

厲此備士過河請車駕親兵於北門準曰六軍心膽盡在
 陛下自上若令賊城擒賊必矣上為之登樓張黃龍旗主
 帥既成列六軍山呼聲震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
 移寨北去乃遣使願修舊好上詔準用速行利用自天
 祥至虜營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
 用俱還。十一月庚辰朔韓杞入對受書於階門跪奏云
 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閩南於地為請上謂
 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欲求朕當次戰耳實念
 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重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
 無傷各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以是事
 也上因問准准畫策以進曰如用臣此策可得數百年無
 事不然恐數十年後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
 弊不如且聽其和準猶未肯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

上厭兵事有請準不願與虜和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上雖從和準益召兵四方並後者日五分兵屯要害地虜憚之準曰契丹來寇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之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和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以得也上不聽因命書賜杞襲衣金帶杞入辭與利用同往上戒利用曰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利則且許之利用對曰臣知使胡曉胡語人密同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濱州北寨兵不勤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妾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詔求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執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

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愧多矣利用答以票命專對有死而已今主上親征六軍精銳不和則戰地決不可得也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急欲歲取金帛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銀一十萬議始定利用入辭國母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汭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已令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奉書偕行請其並書為約。甲申利用與東之俱還乙酉東之入對且傳其國母命起居聖躬万安言頗恭順利用奏云虜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宴從官召東之預焉丙午東之入辭命契州刺史李繼昌持誓書與東之往報先是東之來其主以御衣食物等來獻乃以衣服茶藥金器等答之東之又言收衆北歸

恐為緣邊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襲
 吳十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詣河北安集流民
 廩暴斃。曹利用再使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詰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
 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成約而還
 入見，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之。利用不言，而以三指
 加額內，侍入白。三指加額，宣示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
 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喜甚。
 利用遷忠州刺史。甲午，甲寅，發潭州城，上謂宰相曰：昨
 建議者欲令石普揚延郎等會兵界河邊，其歸路以精甲
 躡後，腹背擊之，可以無噍類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害橫多，
 兵連禍結，益無窮已。故不若徇其請，盟以休息天下。或彼
 自渝約，然亦未可。何則？自唐以來，用兵六十

年南北困弊至是，偃革息民，天下大悅。乃詔諸州安
 軍置三權場，與北界交易。是冬，以明德皇太后祔于廟。
 曾國長主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
 上曰：自化頃因元紛以求刺，郡縣諭以方技之流，不可任。
 郡秩今復有此，請當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
 富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有二：一則愛
 惜名器，二則以止僥倖。今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
 以求倖進者多矣。戚里貴近，儻未能加責干托之人，亦
 何以絕之。真宗不責雍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
 雍王公主自慙，而趙知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取
 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請求矣。偉哉古帝王之用心也。
 殺中侍御史王濟，知河中府。上幸澶州，慮胡騎侵軼，詔緣
 河斷橋，以船舫檣柱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隴防

船艦連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請張其帝帝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侍

御史知雜令潘羅又為李繼遷部落所殺第所鐸立

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戶部判官

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權酷錢頗為煩擾屬歲歉已

各罷之其江南兩浙京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初制

置茶監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

丞命停罷仍詔自今權酷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

河北戍兵。二月令嘉州鑄大鐵錢。後北邊權場。

減上供絀絹。孫謹使契丹賀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

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緣邊入粟補官法。三月上試進

士李迪二百四十八人擢迪為第一知鄆州王矩求科名上

八月辛酉。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求罷

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辛酉。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並理為勞績。秋七月復賢良等

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其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和畧運籌決勝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畢工

安農。上臨其喪。上以屯田員外郎崔弘充秦國公府記

室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秦國年少尤資賢導。謝善戚維

迂儒循默不能規誡。性頗方正以代維庶有裨益。因召

對命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陣。文質

至此寨會散。直張浩自虜中回言虜人謀以遲明襲寨。文

質即告李繼隆。李繼隆等為備。頃之控弦暴至。文質出扞禦

其部下以連弩射殺提攬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文質便殿

初加獲勞優賜遷秩上謹守祖宗之法故薄賞文質。初
地道周兵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摠文武大政
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
機宜上奏知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為其子出降永近州刺
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駙馬石保吉請
對言僕人張居簡掌以私財有所侵盜願賜重責上曰所
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
罰亦不許

曰美簡釋曰帝王尊異后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
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推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
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
亂世之事不與王德因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樞

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
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在巽抑秦
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
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
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古湯而齊
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以欽若為
之。是歲父趾黎相卒

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入轉運。○
置入內侍省。寇准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准每以功高
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准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
進曰陛下欽畏寇准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
曰不意陛下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以

準為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之深恥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盟此可恥也陛下獨不知乎為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此恥可也時上方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欲雪此恥莫若選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以臣視陛下必不能用兵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泝大功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真宗喜議遂次及長封展采欽若之力居多欽若每對上必諧準又謂準如投瓊與虜博以陛下為孤注耳由是上遇準稍衰○以王曰為平章事旦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趙亦納誓以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奉行故事重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上又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宰相太

臣有所請必曰王且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言不決○三月試進士姚暉等二百七人擢暉第一○夏四月錄緊因白是每歲暑月必捕蛤慮問澤以為常○對○直隸賢院任隨上疏言焦勞庶政開求諫之明而課大夫司諫正言數負但充位尸祿而已請申甄熱與覽而嘉之○秋七月大宴始用樂○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石待問冬十月葬明德皇后○是歲京師冀安等州地震

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三月上至自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醴○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簿夏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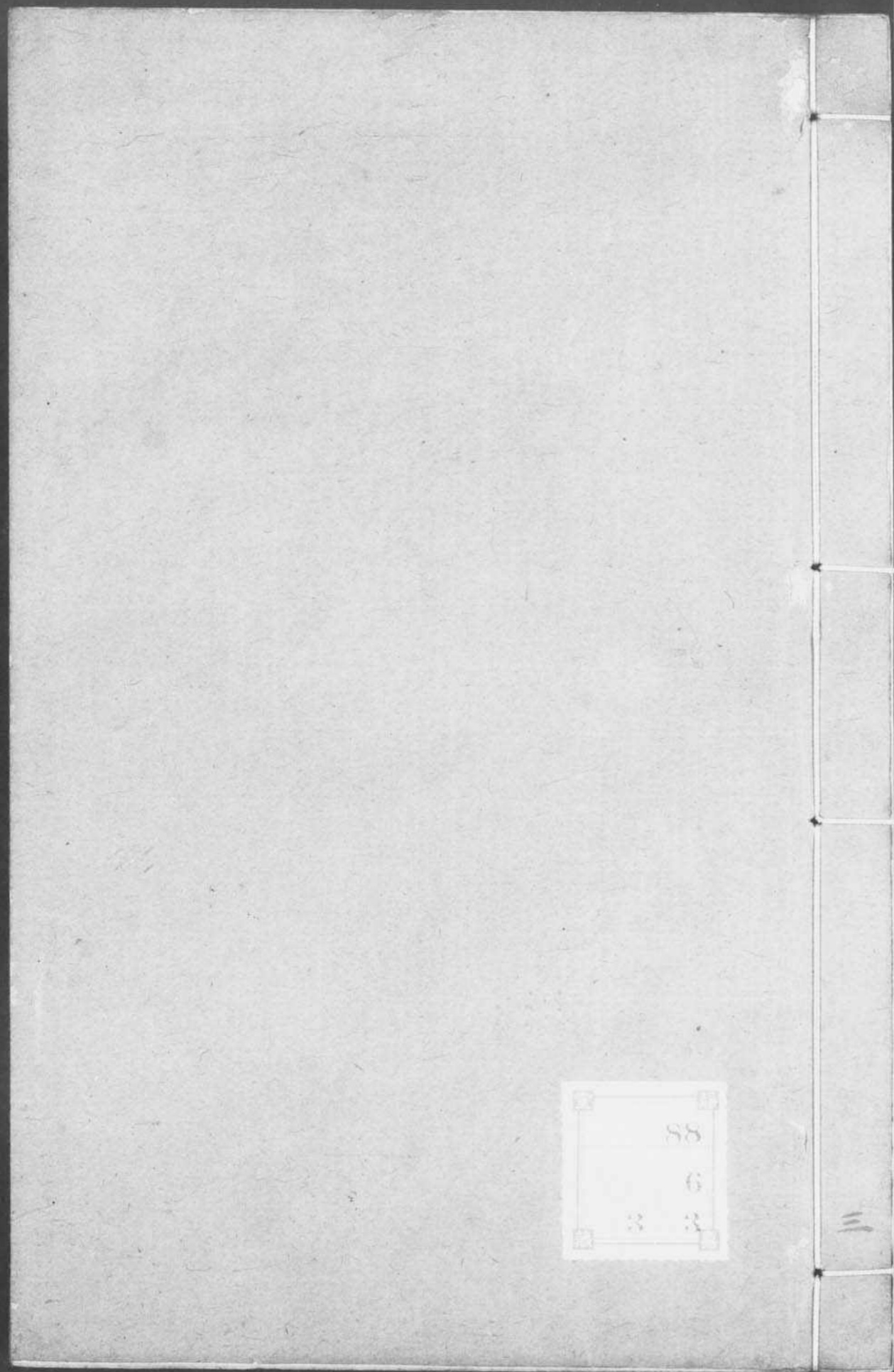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絳開州丹陽縣主簿夏竦○

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失安在顛曰陛下不修信所以
 皇嗣未立上曰何謂顛因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上
 土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
 信卿何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
 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
 朝廷九頒一法出一勅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稟
 者以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衛尉丞○閏月上以事關
 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關報○秋七月宜州
 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
 郡王○復吳點刑獄○置羣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
 直學士以杜錫為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朝散郎直學士知開國院編修官李燾

經進

宋真宗二

書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語王曰王欲若曰
 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二篇適睹皇
 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龜如書其所降之書也曰等皆稱
 賀遂與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曰與對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與朴忠亦優容之。先是王欽
 若趙湘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
 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曰得無
 不可歟若遂以意諭曰龜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洛圖
 書筆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意遂決召曰飲於內
 中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曰自是不復持異

漢書

李通

西漢

李通

漢書

李通

欽若明與上言偽為天書同為遊覽之謀。二月禁銷金

塗金。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曰等凡上五表請封禪

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罷制科。五月出宮人。六月

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之草八千一百三十

九本又奏泰山下醴泉出皆偽言也。秋八月并兩省侍

即班在左右常侍之上。李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

時上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老人宿

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聲勢恐喝朝

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奏

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雖有奏陳不足深罪

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為國

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

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以此劾其求臣觀陛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小冊常置

輦囊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趣取之迪取其輦囊以進上

指曰以其州其寨兵若干代秦州卿即轉詔於樞密院發

之既而虜果大入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東之地奏到上

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

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先是泰山多陰翳雷雨及車徒

升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雪

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瑞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

順之意上之初行也詔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封禪經度制置使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丁謂為計度糧草使禮畢幸兗州取中

都路還京。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加謚

曰文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

泰山

漢書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是歲嚴賊吏治

上將
西祀

修撰國朝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卑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費之千尋又上疏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得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贊國繫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周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符瑞奭復上疏言方今野馬山鹿並形秦蜀秋旱不雷卒皆稱

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
 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不可欺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
 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如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
 言切且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
 也○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
 三月次
 正隱士李廣辭次不至○次華陰縣謁西嶽廟○三月次
 陝州召李廣魏野辭次不至○次西京幸呂蒙正第○次
 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潘孝子墓○夏四月呂蒙正
 薨封許國公益文穆公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
 時謂朝廷求賢取而囊之○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
 等路在偽國日出丁身錢並特除放免歲免錢銀四十五
 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
 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遂自官買

獨宰相王旦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旦
 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
 珪以忠謹得幸病亟之曰求為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
 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
 奈何至今內官不得過殿後者旦之力也○上以陳堯咨
 知荆南府堯咨第一入及第少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
 常自謂小由基及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
 郡一道必有異政見稱於人汝與名藩有何異效公曰荆
 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饌始無虛日然稍精於射何氏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德化而專卒伍一
 夫之技豈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其後自龍
 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陞謝曰自陳本儒生習俎豆一旦
 蒙陞一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

優恩。○冬十一月上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士三十一人擢張師德為第一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饑。○三月上試進士徐夔等一百二十六人擢夔為第一上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策必召其高第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榜首或取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夔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銖之歎傾欽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上喜其清切遂以為第一。○四月以向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觀自念生母志前志尋尊聖祖尊號

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為元天大聖后應天慶並增聖祖殿。○立德妃劉氏為后上欲冊后時王旦在病告閑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出於微寒恐不可母儀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安仁欲以何人為后彼必有所對他日累以欽若之言問安仁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且可以配明主上翌日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如此蓋安仁常為沈淪門客上深以為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固上勤於政事每退朝閱天下奏報羣臣章疏常至中夕后嘗參預周密參議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謂幼與孫何齊名翰林王禹偁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白衣充修撰由是名聲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淳化
四年登第東遷戶部判官施然溪洞蠻叛奉使文撫謂至
召蠻酋高州刺史田彥聖等諭以威信彥信等感泣乞出
出奉職貢蠻部請立銅柱刻誓謂作文以誌之又奏議俾
蠻以粟易鹽而邊儲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
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十二月置景福
殿使以劉承珪為之。作景靈宮奉聖祖

○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皇朝
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檢校德化司西京先是億
萬學字億遠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章制有所改
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性
氣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劉氏上必得億草制使丁謂諭
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要不富貴曰如
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猶不衰王欽若驟責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
名出已右曰相與諧之上意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徐
出文章累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
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始知為
人所諧由是陽狂奔于陽翟億雖去職上眷之未衰聞疾
愈則起為郡夫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
瓊隲往年司制諾共嘉德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贊史還
仰多聞道仲舒上之愛惜人才保全忠賢如此公卒與寇

准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上遣王
清昭應官張詠上疏言不當造場天下之財以窮土之
工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於國門以謝天下上雖
不能從亦優容之不加訾罪

呂夷簡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易
亂為治易昏為明亡者使興危者使存惟諫能之故古
之人君雖有雷震之威萬鈞之勢及聞直言遇切諫則
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之加爵祿以賞之面折其短
廷指其過加誠俞而不改則怒將以閉言路而來諫
臣也以逆耳則惡犯顏則怒辨心則誅則忠臣良士皆
銜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意亦不有堯舜之資
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無一諫臣也
御史故員言察之

無一日之危因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臣傳命出入頗干擾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
違者重論之州縣容受而不奏同罪。七月幸亳州謁太
清宮詔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
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崩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
北農器上曰勸播勸耕古之道也宜獨河北哉即詔賜
農器悉免輸弄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外應
天府為南京。作鳥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東
郊。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
國公。夏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去欽若
罷欽若頃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

晉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且欲白上欽若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還密以聞後上言及之巨哇哇知節具片其姦狀欽若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返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心奉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以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且薦之也○秋八月河大澶州命塞之○祭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知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且獨請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免○九日上親試亳州南宮路張觀等二十一人擢觀為第一○奉五嶽觀建康改名會靈○冬十月玉清昭應宮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元皇觀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上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還御宗德殿受賀大赦天下○二月淮浙饑○上以三司判官闕顧宰相曰或言三司不欲數易蓋吏幸其更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勾院關防之地官里權重亦難司事王且曰三司併為一司實為煩劇縱使重官為之徒益事勢其於勾放則益疎矣不若復分一部逐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簿領之勞得以精意覘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契丹還者邢祥辨給好以示陵轢人稱本國示文賢明皆賜鐵券曾祈之曰大臣反則賜鐵券何及宗文祥大慚使還上美其不辱特遷翰林學士直日上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近臣素遷謙議大

夫參知政事上好神仙繁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
 為景靈宮使不受命忤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懇辭上
 頗不憚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豈各自異耶曾頓首謝
 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謹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政
 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禍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
 二百八十八人擢齊為第一先是上夢殿下有菜一苗其茂
 與殿基相高下及拆第一卷乃齊之名上見齊姿狀堂堂
 謂冠準曰得人矣初上羨黃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羨久之齊
 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曰文穆公家正王文正公曾
 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嘗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
 詩曰皇朝四十二龍首月與黃兼止四人副樞王伯庸曰
 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

就未幾薨于位自天聖距今未有魁多士而後大拜者信
 乎有詩識也伯庸天聖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
 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詳定羅天爵儀十卷。夏
 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
 尋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冠準
 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姦邪數與
 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曰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
 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焉曰等曰準好人施惠
 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
 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准為樞密使中書事有頗送樞
 密院礙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曰曰頓首謝既而樞密有
 送中書亦礙詔格曰但令送準準大慚曰每見上必稱準
 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曰曰理固然臣又在相位缺

復遷

張詠

張詠

張詠

必多進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
 罷使人私於曰求為使相且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
 且吾不受私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
 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且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
 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復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詔倉庾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為月課。五月求直言
 ○申禁金飾服。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
 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聖宗仁遷解州團練。八
 月張詠卒時以樞密直學士卒于陳州詠少儻有大志
 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
 其用。及十二月皇太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春正月以張曼為宣徽南院使兼樞
 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梅叔知益州既至盜賊賊賊輕

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寇盜屏竄列郡皆外戶不
 閉先是張詠守蜀奉春糶糴米其價比時倍三之二以濟
 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
 少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梅叔
 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守蜀之民先張後王惠我赤
 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工部侍郎李及薦張
 錫才堪御史上曰李及清謹人未嘗有妄舉即授錫監察
 御史錫為人清方勤於為善為言讀書至疾革猶不釋手
 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初知南陽縣以循良稱改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才進
 士自錫始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前為今者闔門重簾以壅
 闕廢治錫至則闢門去廉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彊特力
 當特賞刑特贖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為御

劉平

靈觀

寶無

史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而心剛正真御史也。二月置資善堂。夏三月授李遵節度使。夏六月謁會靈觀。上以劉平為御史知雜事。謂素忌平剛正言於上。曰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請所濟出平知邠州。秋七月蝗。八月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疆力明辨多任智數又典樞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九月秦州屬羌囂宗哥立遵等三萬人入寇知秦州曹瑋敗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牌給於城寺觀天下名山。恭謝南郊。大赦。二月增諫官御史員。李公蘊封南平王。召馮元侍講。陳彭年襲上臨其喪。夏五月以仇歲皇嫂遣使分路安撫。上謂宰相曰比聞知贛州李德為政峻急先任廣南轉

香露
天不
香露

運道言廣州民無丁稅錢建議科納尋本路詳度累政皆難其事今應機領郡國欲遂其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緩輯驟增賦調亦恐非便可罷之。上召益州通判劉焯為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治蜀以法繩下有謗其太苛者會焯至上問凌策王晦叔二人治蜀優劣何如焯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晦叔治蜀值小歉慮民多盜故以法繩之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秋七月王旦罷旦在中書處士魏野以詩寄之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二秋西祀東封俱了事好來相伴赤松遊。旦得詩大感格後以疾屢辭政柄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旦固辭上曰方欲以大事託卿因命皇太子出拜旦言皇太子盛德必繼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政府獨凌策李及口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

王鑿
入相

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以其官衆以為宜於職然後遷河南
張師德又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其故公曰師德第一
人父第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之不意兩及吾
門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有體凡所
舉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內無水旱
之變兵革不用海內富貴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
公稱爲賢相且任事既久有謗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
解公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
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寡
嫂謹與其旭文悒尤篤在富貴不爲驕侈專務儉約率屬
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
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八月以
樞密王欽若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徵相王欽若王

建祥
顯親

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
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
然後賢士乃可臣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
罷上宰相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找作相晚
却十年。京師傳有靈水飲者愈疾議建祥所觀石正言
劉暉言前出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亢陽之時而興土木
之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願嘉其正
擢知御史雜事奏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民棄父母
而爲浮屠道人言近臣不當爲子弟乞恩澤以開辟進之
路時論歸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憂旱蝗歲用不
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土及支凶荒上曰當
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
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釋舍或

李迪
聖事

州治為行宮纔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佳
 時曰倍今天下大荒旱蝗為災蓋君臣自問為誰罔殆天
 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為此者○王曰甞
 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今諸子
 肖髮披緇以歛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曰尋以
 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輒視朝王欽若
 與旦不協遂不下輟朝之命王曰疾亟上命有輿入禁中
 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全疾亟萬一有不諱
 誰可任者文正謝曰惟明主擇之甫三問不對時張詠馬
 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
 曰詠以卿意言之曰彊舉劾曰臣愚見莫若寇準上憮然
 曰寇準性剛徧卿更思其次曰臣所不知也文正
 在位日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人張志定言者或以為非上

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詒之規他又必有變更矣王
 曰居相位王曾等謂曰曰曾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其間
 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當
 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
 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曾退謝曰曰上之委遇非曾等
 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
 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勅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
 遣眾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
 也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曰東封甚近欲
 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
 之大慚○邊肅嘗坐贓貶向敏中謂曰也邊同年責已久
 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
 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上嘗召

李行簡命為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中澹不樂仕進
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
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
廷士多旦所薦

李士衡

天禧二年春正月宴宗室于資善堂。振河北饑。
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饑。
三月修京城。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
變故也。以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頗之
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揀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
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賜名禎謁太廟門有左右
珥黃雲捧曰大赦。以戶部員外郎姜殊充太子舍人先
是祥符間天下無事許臣等為禎是實數為特士大夫各

李士衡
李士衡
李士衡

為燕集以至市權滿津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元獻是
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書一日選東宮官忍自
中批除執政大臣吳諫所由次日進見上諭之曰近聞館
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
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
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為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
誠實者注曰深未幾拜翰林學士左庶子元獻既以道德
文學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字問之
由是參預樞密凡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敢洩於外公生
七歲輒能文鄉里號為神童故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
公以聞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一見
試題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上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
授秘書省正字公之忠正不敢為欺君之事於重釋時已

法

書

王

書

也。冬十月。孫興言。茶法屢更。非示信之道。即詔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

天禧二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親試舉人。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內時寇。準鎮永興軍。

未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乾祐山。蓋能所為也。羣臣無敢言。以夏守恩為。擢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美為神衛龍衛四廂都指揮。

使上不豫。中宮預政。倚用守恩。故也。六月王欽若罷時。欽若因過。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辯。乞下御。中書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其固欲為人辨虛實耶。

河決滑州。以李允則知鎮州。以寇準同平章事。準求補外。此為一策。僕人見即發。乾祐天書。人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憚。得而起。既至。遂拜平。

章事。時丁謂為參政。事準謹甚。嘗食羹。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秋八月。大赦。以天書雨降。乾祐縣也。馬。

知節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卑屈。

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以後。上每行幸。必以知節為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

人。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建齋醮。上親臨視賜以藥銀大錢。京東河北水。上以兵部員外。

馬
本

楊億

楊億

楊億

即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諭之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
知至蜀可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
詳○冬十一月除犯酒麴銅鑄等死刑○辛未朔○十二
月富州蠻納土詔却之

天禧四年正月以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留後簽
署樞密院

向敏中薨臨其喪敏中端厚多智善處繁劇識大體密靜
遠權門無私謁諸子不令整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
於采納不妄推薦當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大風晝晦

○分江南轉運為東西路○楊億復翰林學士初億自汝
州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曰曰楊大年何不自與請職曰曰

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與賴上保庇之今此職欲
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耳

是又億性耿介坦夷重交遊宗尚節義品人物善惡
大明人多然之億文章為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尚書

○上寢疾明肅皇后益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嘗曰枕周懷
政股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與左右春

坊車出告冠准准遂建議密令楊億草太子監國制中外
無知者仍進億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授以神器以固萬世之基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倚
權而使氣皆不可使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

臣輔翼之會准被酒盡泄所謀且言非久洗垢乾坤謂等
懼乃請罷准上以疾不記與准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

寇準罷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准為樞密使曹利用副
之准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爾豈解國家

大體耶於是丁謂及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錢惟演亦

國史
太子
廢
舉
國
史

李遵

周懷
伏誅

能
書集
李由丁

謂之李
迎
乃因位

附請時上不豫事多營中所失謂聖父通謫以其黨日
 國后劉氏宗人橫干為奪民益并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
 準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建寧之準既罷上所以待準
 者猶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勅命與小州謂輒
 去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始此朝
 士與準親厚者謂必斥之未幾朱能叛準用賊道州司馬
 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
 準何耶左右莫敢對。六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
 詔禮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
 拯極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
 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也。內侍周懷
 政伏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及準以謀
 出罷相謂等因懷政謀殺謂等因懷政廢政謀
 殺謂等復相準奏上為太上皇禮位太子而廢皇后召賜
 崇勳諭之崇勳謂謂等生為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殿東
 廡執懷政誅斃具引伏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
 上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
 謂等發天書事詔捕朱能朱能殺使者擁眾叛後眾潰窮
 蹙乃自刎。九月大赦。十一月建天章閣。
 ○丁謂李迪罷謂後相謂既擅權至除更不以聞迪語同
 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限安能
 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因
 謂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謂謂請殺邪願同
 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
 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
 朋黨時上怒甚欲行御史臺極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

真籍
上卷
書

深駭物聽况丁謂平無紛競之意乃各降一級罷相謂知
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未出謂入對上詰所爭狀謂曰非
臣敢爭乃因念書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願復留因賜坐
左右欲設席謂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机子進於是
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請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
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
蓋內有所愧也先是上以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
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我宮中迪進曰果如是
何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因是乘迪迪所以不能亦
上不豫中宮意也。覽容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
匭其語有比上德為祭者比奏御上止令宮中錄所訴
之事付有司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然也
若并其狀付有司則事不得直必先按其指斥
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以羨餘而進
奉者朝議欲賞之上自內批云國家賦斂有常數豈得羨
餘若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克安可賞祖宗朝
檢制臣下如此措克聚斂者安得不戒

○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體稍康故也。京東大雨

○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擅權乃求外任出知廬

州。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為譯

經使兼潤文。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祕閣以內侍皇甫

繼明為之。明年帝崩

○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因賞先此頒行。上

崩于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章聖元

孝廟號真宗。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子二歲尊皇后為太

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遵遺

真籍

真籍

制也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不召運稱
權尚足示后且言猶在爾何可改也宰相丁謂密使曹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貶寇準雷
州初準十九歲登第相者謂之曰君湏作宰相但登第太
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類盧多遜
又魏士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
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遊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及至雷州看圖
經云南到海十里乃悟前定始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
使齎勅往投之以錦囊盛勅揭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
宴飲驛吏言狀準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以
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懼不知所爲準

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賜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
以勅授之準借綠衫拜勅於庭後飲宴至暮而罷道出公
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
竹必不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爲萊公竹方準之貶
也丁與馮相極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
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
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行也寇已移
道州聞丁來遣人以蒸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爲得體○貶
李迪衛州團練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
或饋之食中使輒不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
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
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

高宗

伏誅

惜之而已。瑋知萊州始丁謂謀竄寇準李油曹瑋等連坐者衆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謀嘗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嘗嘗以第舍假準也曾就然遂不復爭。二月庚午初飾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先是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益不欲同列預聞機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平行其志。四月加贈皇太后三代。六月丙午雷允恭伏誅先是真宗崩命宰臣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言上百步法宜子孫必下有水石允恭曰第恐上允恭而上允恭果有石石亦其類初廷遣使按行得實以允恭擅移皇堂事致死于華縣其家罷丁謂為太子少保司西京曾見謂擅權欲以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也後明日朝退當留曰此謂不疑有異志也嘗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太后喻極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今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狀示之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曰與卿等議定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謂極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乃罷謂仍然林特八九人皆坐謂黨奪職補外。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

去書

去書

去書

去書

去書

去書

去書

然此日德業勳業甚大又曰王君朕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退許雅詞臣氣和了無所憎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臧踏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呂夷簡嘗宗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心諱嘗就飲酒肆使首至今以實告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

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拔擢。錢惟演樞密使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石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

御殿垂簾先是王曾建此議至曾入相始用百官表賀太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為首相欲歸丁謂故迹嘗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

兩宮。初丁謂定太后稱予謂中書與樞密院元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使殿處分稱吾太后詔止稱吾。冬十月葬晉宗于永定陵始丁謂請名陵曰鎮陵馮拯改曰永定

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追改翼祖陵為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一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相

州士衡屢以足疾求罷太后諭之曰先帝稱卿全曉金穀以此高頴劉晏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筠為御史中丞。孫奭請給宣聖學廟田從之詣州給學

田始於此。上初御經筵令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李維晏珠與焉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

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悚然改聽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續宋史治通鑑卷之七

制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權官李 焘 經進

宋仁宗

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諮議省浮費置計置司
 京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夏四月罷
 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
 芝生太極殿。○九月馮拯罷拯氣兒嚴重或傳詔
 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特
 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王欽
 若字太后遣中人賫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寇準
 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犀命工為二帶其一命以賜
 準及是遣人取自洛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
 呼左右趣設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

書

置州 交子 門 置

人皆訟禁之。路折竹植地，搗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筭
 罪，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萊
 國公賜益忠愍。冬十一月，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
 爲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
 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門
 故詔禁之。知漣水軍鄧餘愛等四人坐贓決配嶺南。後
 不盡錄，尋詔犯入己贓，毋入親民。置益州交子務，初蜀
 人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
 之，其後富者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祥符末，薛田請
 置交子務，至是始詔置務，官主之。江州旌義門陳蘊年
 八十家同居，二百餘口，一千有行義術，本州助教。
 天聖二年春二月，試進士，奏宋初第一。太后不欲
 用，先兄乃罷。第一以極第，賜宋初葉清臣鄭戩以下

書

郭氏

劉燁

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劉平知雄
 州，平在任四年，虜使往來，薄其禮而厚其供，北人畏服。上
 嘉之，密賜錢二百萬，開屯田萬頃，以資邊備。秋八月辛
 酉，國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因幸武成王
 廟。冬十一月丁巳，郊先是，上諭諸臣曰：郊祀重事，令禮
 官草具其儀，朕欲先於宮中習之。納皇后郭氏先是中
 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大將軍張美女，同被選入宮上
 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爲美人。
 天聖三年夏四月，以劉燁知河內府。太后嘗召見問
 曰：知姓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它
 日數問之，燁無以對。因爲風眩仆而出，乃免。六月，涇原
 蠻寇寇邊，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秋八月
 丙寅，真益州舉人館券，初益州舉人自張詠爲守以來，皆給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館券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以為
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獨不能行之於遠方耶
悉蠲之。王欽若薨上臨其喪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
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
欽若又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
林特陳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姦邪如聖論。十二月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
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位戶部侍郎
平章事李沆下循故事也與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
使曾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
用班曾上然請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
清和應言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
不取班曾言曰臣自謂曰臣素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
用曾言不平尋詔宰相樞密使序班如故而利用志驕尚居
次相張知白上及閩台張曼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
海豐焉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丙辰天聖四年夏四月却川陝獻織繡初知寧州楊及因
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後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
之職焉用此為詔還之。五月詔大辟疑者以聞先是天
下疑獄雖聽奏讞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冤
獄常多判刑部無肅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
奏故正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
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
至百倍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
吏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獄皆一覆奏則必死者
徒充行獄而又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議

出使
金帛
金帛

聖
聖

自肅發之。閏月定江淮歲漕額為六百萬石。召輔臣
侍經筵。上謂輔臣曰。軍國用度至廣。有司經營。秋毫皆
出民力。朕於宮闈之內。累加告戒。俾從儉約。近籍後宮所
備金帛計二十餘萬。其並賜三司以贍軍費。上愛惜民
力。其於宮室臺池尤重興作。三司常欲以王清昭應宮故
池為御苑。上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用此。以資遊
玩之侈哉。溫廣數州歲貢柑。及蜜煎菓實。又致其餘於
京師。大臣言。言曰。數郡涉海跨山道里迂險。難於齎送。請
加禁止。上曰。能之。六月大水。上避殿。減膳。赦蠲田。
秋七月。罷陝西醋務。減兩川錦綺貢。冬十月甲戌日
有食之。

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旦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晏
之。共推家與。書為兩府同任天下大事。今朝廷雖之賢

聖
聖

亦且以中材處之。如耆者不可為樞密使。但官貴之可也。
太后言。至是。因從幸玉清昭應宮。坐以笏擊僕為御
史。所論出知應天府。三月上親試舉人。賜王堯臣以下
三百七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秦州地震。五月德明
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先是司天監主
簿。言。修古等言。上宿留參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妾
言。災變被罰。修古特為監察御史。言曰。官所定。希。言。悅。上
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辜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言。
謂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甚大。禁中以翡翠羽為
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伐
毛。故事未遂。且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勝計。

程琳為御史

程琳為御史

孔道輔使契丹

張知白

曹利用

劉監

命齊為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

修古極限不可出知歙州。九月同華等州旱被閣校
理謝絳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
修順時之令宣皇后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
重在改號詔令所發天聞有以當天心者。以程琳為御
史中丞宰相張知白獻詔謝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
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冬十月罷陝
西青由錢先是陝西雜稅歲預給青由價錢至是罷之。
頒五服勅。十一月癸丑朔。十二月以孔道輔為龍圖
閣待制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正色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
之禁北朝之過也唐主默然

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二月大風晝晦。○
張知白薨知白在相立替名器無幾變以盛病為戒

曹利用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上從之。作西太一宮
。河北饑遣使安撫之。有星流于西南大如牛聲如雷
自此流於西南光燭殿庭是長數丈久之散在蒼白雲上
以是變齋居五日降紫囚罷力役振流民特輔郡又早命
禮讓于文德殿御史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每遇災異
輒命繼黃讀况於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五月河北京
東蝗。六月免瀘戎等州錢稅。秋七月劉監罷出知濟
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
未歸政隨請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於是請外因
出之。江淮兩浙水災遣使隨路安撫。初章獻太后
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至之蔡齊特為翰林學士
命齊為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

劉氏
張氏
易氏
大雅
大雅

曹利用
曹利用

故遲之... 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議之太后遷禮部即
中改龍圖直學士出知西京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留之
不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齊為
人剛正有守初為司諫時真宗新幸天下天子諒陰不言
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齊許以知制誥齊拒之益堅已
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貶齊歎曰吾受先帝
之知而至於此宜宜為權臣所脅得請并其懼也既而粵
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得責獨齊終無所屈。八月河北
水遣使安撫。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人翰林與楊億齊
名出號揚劉。錄唐張氏後。九月以陳從易楊大雅
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磨相尚一時學音類之而從
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相皆好古為行無所阿附朝廷
欲為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冬十二月以范仲
淹為樞密副理

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先是利用為樞密使加
侍中封鄜國公利用退朝道逢疆人奪其樞密使印以為
不祥意甚惡之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相能軒
輊為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凡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所
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也為小
人所側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復請啓曰臣已得告侍中
家乳母或其親舊為言許之矣於是又降出利用莫知其
然也但已三執而已詎適行之權傾中外太后亦嚴憚之
但呼侍中而不名至是太后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嘗
得罪太后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言
耻恨會利用姪洎為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詣闕訴其不法
乃詔王博文與崇勳同往鞠之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第

書
死人以

獄內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之且傳致謝辭云利
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頌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
無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且不知狀王曾亦為之解后曰卿嘗
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特恩臣故以理折之今加以惡則
亦所知也利用黨皆畏罪亦從而毀之獨羣牧則官言馬
賜言稱其枉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位景靈官錢貶宗信
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
懷敏不肯解送道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死人以為安。
大臣功高權盛禍患之來有非智慮之所能防如曹利
用悼襄陽之死是矣切以為不然殺人者必見殺賊人
者還自賊昔者李斯譴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
而斯之過禍尤慘於非與高諸君曰不賢且死之後鮑
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

冠萊公有不臣之議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
朱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其影響非其自
取歟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道
德正直之士為無所窮斯言得之

書宗道
卒

二月魯宗道卒上臨其喪宗道素有獻替太后嘗問唐武
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
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
同列曰君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
大安釐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二從之義爭之后乃命釐
後乘輿行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且言
骨鯁也謚肅簡。張士遜罷出知江寧利用憑寵自恣士
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振河北水災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閏月禁荆寺觀

呂夷簡
司平章

復制舉等科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

復置檢院

○復制舉等科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
選人高第丘園沉淪草澤戎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
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校之然
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隨其騎射
焉初盛度請于真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
蓋因度之議也及議封禪吏部科目言廢夏竦既執政建
請復置從之○復理檢院仍命中丞領使時上封者言自
至道二年廢理檢院而下寔不上聞乃復置其管間檢
院團丞改為檢匣如指東軍國大事並收檢匣今畫時進
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究濫枉屈而檢院設院不為進者
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三月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
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拯救之詔給以唐部州階田○復轉
○夏四月大赦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

李德政

李德政

夕而霽○李德政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封交趾郡王○六
月大雨震電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
下之力今一旦灰燼惟幸一二小兒爾范雍抗言曰不
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罹灰燼非出人
意非所以神天也○起擊守衛者于御史
獄中丞王曙上書曰昔魯相僖宮災孔子以為相僖親盡
嘗毀漢遼東高廟不當居力廢也○今王清宮之興不合
經義先帝信方士邪說盡耗財用災變之來若有警之願
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天之告戒乃復置獄
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
上與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詔罷修宮以所存殿為
萬壽觀○王曾罷先是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

可后左右姻家稍通謂曾多所裁制后遂不悅會昭應宮
災罷相出知兗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
問曾增知政者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仲淹服其言○秋七
月罷官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罷職田詔以其
祖送官計所直給之○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范仲
淹罷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仲淹為祕閣
校理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
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家同列虧
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薦仲淹為館
職聞之乃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上色曰
仲淹繆奪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
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奏疏請太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尋出為河南府通判

失利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為一家鎮天維日契丹使過
必陰勒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或告成卒叛入夏州方
對客弈其遠曰吾使之去爾勿言也繼遷聞之即斬叛者
投其首境上環屬羗土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
存羗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宅始置弓箭手
斥塞上并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獲課市馬
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
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擊其地為方田以
環之及立馬社一馬死眾為出錢市馬又制屬羗百帳以
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不徙他軍以其
習知虜情與山川形勢也其諸置皆可為法○作會聖宮
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

○三月親試舉人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凡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夏五月大雨雹○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得余靖尹洙及武舉十三人○秋七月策制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諤茂材異等富弼○九月罷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罷之○冬十月除解盜禁○置天章閣待制以鞠諫范諷為之○十一月戊辰郊○高麗來貢

○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女真降人晏端等一百八十四人自登州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處之○三月賜青州州學九經○夏五月親試書判拔萃科○冬十月翰林學士宋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禮分軍國重事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日且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殿非軍國

天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性太后意出知應不將所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臣也○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每御經筵設象架度書策外尚以便所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坐於閣外奭每讀上前出亂若亡國必反覆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逆圖以進上施於講閣二請致仕不許奭以年踰七十固請乃命知兗州仍詔須宴而後行遂宴于太清樓○十一月除兩川禁禁○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待制馬季良集賢校理錢峻皆緣遺表超擢官秩於是曹修勸湯偕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黜修占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偕監濰州舒州統少連漣水軍監酒修占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

書

事人人頌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是歲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隆緒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宗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遣使慰之

手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實訓成初王曾為相言唐有

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上從之

○冊上母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薨初皇太后以上為已

子而順容李氏嘿嘿憂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

無敢言者至是疾革乃進位是日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

簡奏事簾前因曰既有宮嬪亡者后嬰然曰宰相亦與官

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為問我母子即夷簡

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

簡以其言請發哀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中垣

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

鑿垣非禮設且自西華門出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

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

夷簡今日不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三月林獻可請

太后還政竄于嶺南○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

至言罔有忌諱人情欣然自前秋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

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旨降黜近復聞進士林獻可

因上封事遠竄自爾中外惶惑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

之甚難後諛之言遯志人君納之甚易是以自昔為佞者

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失是以政之理

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壅而不聞此非人

君之要道也○江淮旱遣使體量安撫○秋七月置諫院

林獻可
請太后
還政

張存言
曹修古
等皆以
言事忤
旨降黜

林獻可
請太后
還政

先

重慶

太后

皇太后

太后

太后

先雖有諫官而無諫院至是置之○八月大內火災延燒
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有司寃火
所起多因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
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屬吏何求不可而
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求直言○大赦○冬十一月重
修大內成恭謝大安殿大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

○**癸酉**明道二年春正月振江淮饑○二月有星孛于東北

○皇太后朝饗太廟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請皇太后
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欲被天子黼冕參知政事薛
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固執以為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
服禕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衮衣儀天冠行禮○親耕籍田
○三月皇太后不豫大赦○皇太后崩上見輔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

在黼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地下乎上悟卒以右服歎

後謚莊獻○皇太后遺詔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再廢

聽政中丞蔡齊言天子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親政宜且女

主相繼稱制以是太妃卒不得干政始上在乳褓中太后

使妃護視預有力焉后崩使妃嗣尊位後詔所居殿曰

保慶宮自今後並以保慶太后稱○夏四月上始親政詔

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傳宣內批有司未得即行

者審取製分政令更新人心大悅○太后既崩左右有李

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乃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大

后謚曰莊獻或言太后死於非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詣

洪福院將易梓宮見后容貌如生服飾嚴具上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初三司使晏殊領劉太后旨為宸妃墓誌云生

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字宰臣曰先右誕育朕躬殊

張善
張善

李通
李通

李通
李通

新廟
新廟

張善
張善

張善
張善

為侍從安詹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秘臣情位

宰相但知甘苦異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

言先右實主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上與夷簡謀以張

者真棘陳元佐范雍趙積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

告即皇后曰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并罷各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

其故○以木子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樞密院事初德

用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

德用曰補軍吏軍政也敢挾此干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

卒不奉詔○五月殿中侍御史請焚重慶儀制時言事者

多曰不申慶儀事右司諫范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

躬若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

慶儀事○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京

東江淮饑○兩京河陝路蝗食草木殆盡○早詔省尊號

○八月甲寅始明殿學士○出內藏錢賜三司以助國用

○文之十月始建獻懿太后莊懿李太后于永定陵○附莊

獻懿莊懿二后于孝慈廟先是錢惟演請以二后並附真宗

之室王禮官曰真宗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室每室一帝一

后並附之正議章穆皇后已附真宗廟室皆叶一帝一后之

文莊獻莊懿二后謂且宗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

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有司請以奉慈為名詔從之至

慶曆五年用禮院議遷附二后於真宗廟室序於章穆之

次○張士和罷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士和居首相不

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夷簡通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罷

相○以呂誥簡為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宋綬編中書總例

語人曰自五省此例使一庸夫執此皆可為宰相矣○十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十二月復提點刑獄。○上出宮人呂美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所失者，亦宜念之。○廢郭后初，郭后倚章獻之勢，頗驕橫，後宮為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向氏、楊氏尤得幸，賞賜無算，因寵傾京師。郭后妬之，屢與紛爭。向氏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頰，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美簡以前罷相，故恐后乃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孰坐廢？況傷與乎？乃決意廢后。詔稱：皇后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於中丞孔道輔等。范仲淹等上伏閣言：后無過，不應廢。上遣內侍諭道輔等。中書道輔等語美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知，固且諫止。奈何！

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故事以勸上爾，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出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荅。明日將留百官與宰相廷爭，夷簡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餘皆罰金。遂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楊偕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勸言正家以御天下，后非有大故不可廢。段少連言陛下親政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又言：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言者疏入，皆不報。后別居長寧宮，明年出居於外。十月改淨妃為

景祐元年

受美人

置殿中

金廷教主居安和院賜院名曰瑤華宮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景祐元年春正月振京東淮南饑○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曰俾二人入侍講說○元昊寇邊○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詔麟府州

振番漢饑民○夏四月罷籍為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上為杖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稱受

置殿中裏行四員○五月以程璠為三司使○以河南府學為國子監○六月策制科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大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莫有茂才異等進士張方等各六篇上御覽政殿策之並入等

閏月淮汴溢○毀無額寺院○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召范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使不暇他

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若神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以貶責猶輕歐陽脩上書雪之亦得罪余

靖尹洙皆坐朋黨被黜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一不肖者指洙也○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又甚

急天章待制王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大臣或諫之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質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其何敢望之然得與為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

縮頸為待制一歲出守于陝又數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摺餘人皆質平日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

才博
學深
名

食每語人曰吾人若此吾不樂在仕矣質初判流內銓既
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改易人或問之質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後為荆湖北路轉運使
當西方用兵急於財用之時質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務近
寬平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獨若平日及知荆南
府惠愛之聲尤著民有訟婚者訴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
幾何以俸錢與之主婚荆人比之子產質於祭利既薄視
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心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不為已休
戚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平居疾病退然如不勝衣
及臨事介然不可回奪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云○初錢
惟演素忌寇準又附丁謂惟演欲極密直學士題名削去
準名氏云逆準不書樞密副使蔡齊言於上曰寇準杜撰
之臣忠正義勇聞於天下豈且為姦黨所疑即日命削去
之惟演素佞為京西晉守始置驛貢洛花謂者削之○有

二美人

成籍上
言

書

星字于張翼上以星變大放○王曙死以王曾同平章事
樞密使○出美人尚氏楊氏初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
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
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
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即命輿車載出後楊美人聽
入道賜名宗妙與廢郭后並居瑾華宮○龐籍為殿中侍
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獄其事宰相李
迪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為司諫嘗以上體多疾奏疏諫內
寵其略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
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切直宜故出籍廣東轉運宗諒知信
州○十一月冊皇后曹氏先是上命朱綬作詔當求德闕
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蔡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

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遂立曹氏
景祐二年春正月御史襄行孫沔上言竊見上封事
人同安縣尉李安出職因狂悖妄進警言雖曰狂愚猶勝
謂佞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
凡在搢紳悉懷緘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
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水旱相荐虫螟屢
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又曰去秋以聖體愆知臣心
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且一月之中適
減其半慶辰佳節休沐受釐三分之一日復廢其一是一則一
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幸臣上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
萬務豈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閣據廁與語
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使殿更持公堂廷對今退朝之後深
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斷髮之餘流耳目者絳紗籠台之

色高錦九重叫階千仞宸禁嚴嚴乘輿天遠固未見效召
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臣恐其未
可也書奏再責監永州酒。置酒英延義二閣命羣臣侍
講。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乃命李照考定王朴所
造樂器上臨閣奏郊廟五十一曲。李迪罷出知亳州上
初召夷簡及宋綬決獄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還第翌日
遂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迪七年歲上
兼其碑首曰遺直又改所葬鄉曰遺直鄉。以王曾為左
僕射平章事曾為人周密沉靜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
餘言國家事或至日盱乃出燕私休沐訖不道省中語天
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
未嘗過闕當國七年万物茂宜四夷休寧嘉生回薄無有
怨憫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領衆職如魏相進賢不

植私愛士不為黨退不肖不好怨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于時被其化者察察者敦沾沾者愧焉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声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即謂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施設亦無歉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夫子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慮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歟

杜衍為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二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發何以足天下事宜迭召見賜

坐便殿以極獻者若進穀鳥樣開甲胃弓矢點馬試吏員此皆細務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悉自予奪更不能為益。秋八月置提點坑冶鑄錢官。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冬十月置朝集院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輦者。復羣牧制置使。十一月廢后郭氏薨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答語甚悽愴屬后小疾遣關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親幸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明年春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諫官姚仲孫等請窮治侍醫者乃貶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乙未郊以大祖定配太宗真宗迭配。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

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大抵居臺中者必以
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旨介足未獲臺門之闕而已用言
事見罷今介而它舉必以擇賢而舉若舉而入臺又有
言則又介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
衍不能用

三司

景祐三年二月上患三司吏員猥多命中丞杜衍與
三司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申命阮逸等定樂。秋

七月置太宗司。大雨震電太平興國寺灾春秋傳天

月頒宮室器用車服制。九月定中心喪解官法初集賢

校理郭種之祭及邊死而積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

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積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

服制置教為嫁母無服下細定臺詳定兩制再定乃詔自

今並聽改官以中心喪。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

書

十二月詔宣勅非經銀臺司不行。上以賈昌朝為崇政

殿說書昌朝於傳註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脩身經

理天下之意指物引論析毫解縷自上即位大臣或操法

令斷天下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為迂闊然上嘗

獨意獨畫舜三代得昌朝以經開說慨然善之於是上所

賞問多道德之要昌朝請為記錄歲終歸太史

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惠皇后祔永安陵莊惠。三

月置天章閣侍講以崇文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

楊安國等兼之。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

且任事又多所專決議論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

斥夷簡納賂示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

曾語多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曾獨盛度

依違其間會度致齋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

書

書

書

二大腹心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其情可察矣
 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者皆
 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士留
 侍經筵齊歸班。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隨加門下侍
 郎堯佐初拜相以唐劉蕡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
 凡蕡之言皆當今之病此臣之所欲言陛下之所宜行天
 子嘉納之。五月芝生化於殿檻。秋七月有星數百西
 南流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界宿下。八月詔
 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月京師定葉代并忻
 等州地震代并州民廬舍而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
 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
 詔并潘鎮不立學知縣州縣齊乞立學從之

續通鑑卷之七

靜嘉堂文庫所藏

33
6
3 3

知殿中事禮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李

彥

經進

仁宗二

書

書

國寶元元年春正月有彗星西北流○雷○陝西大雨
 電○上以災異累見下詔求直言蘇舜欽進疏一曰正心
 二曰擇賢望陛下修己以飾人洗心以整物勤聽斷舍無
 妄放聖業浚諸近習之織人親近剛明變正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永圖○二月復日御前殿○三月王隨陳堯佐罷
 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護官
 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羣牧判
 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體不報乃請下御史臺決是非琦
 論隨疏凡十一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去
 隨出判河陽堯佐判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丞戶部

張遠
司馬

朱熹
程

朱熹

侍郎○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
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
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
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上
欲以宋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
執政者乃以郊為翰林學士上遇郊厚行且大任學士李
淑害其賢故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
合姓之言為不祥上拜為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庠○
上試進士三百一十人出富民之要在節儉為御題時呂
漢賦曰國用既足民財乃豐故此富民之要率歸節儉之
中上覽而悅之擢為第一○夏六月上以水旱為憂乃詔
諸州旬上雨雪歌○秋八月復發運使○賢良方正能言
極諫科二人秘書省著依郎田况大理寺丞張方平初方

李若谷
李若谷

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
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
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與范滂
皆以茂才異等薦之景祐元年以進士中制科授秘書郎
知崑山縣蔣堂知蘇州得其所著為義論二十篇上之復
以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是歲射策優等選者作郎及
元昊叛方平又上書進平戎十策大略以謂邊城千里我
分而職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此必敗之
道也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之
巢穴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
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
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熒惑犯南斗○冬十月參
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重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今弊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十一月庚戌郊羣臣請加尊號上曰唐穆宗云強我懿
 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與我於無過之
 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宰相張士遜懇請不已乃
 詔英睿二字不許餘從所請○王曾薨益文正曾前後輔
 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家
 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十二月京師地震○趙元
 昊欲叛未發先為嬖書求大名張方平以為朝廷自景德
 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止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
 勞蓋三十年矣若輒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
 必有盜賊之患當合姑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所發得歲
 月之頃以其間選將練士擊賊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事士不直其上難以待之雖

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
 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
 決意用兵天下騷動○元昊僭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喃
 廝羅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請志至馬街山遂築瓦川會
 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撫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
 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
 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
 以備契丹河南益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延原宥州路五
 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二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
 駐賀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
 送直為號六班直元昊制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
 數勸元昊勿叛元昊勿聽山遇等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
 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叛至是用其策揚

守素之謀蔡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
 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廷祚元年點兵集蓬
 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法節勅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
 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
 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曆
 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禮冊為南
 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歡好時鄆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
 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尋詔削元昊
 官爵除屬籍絕互市移法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即度初
 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詔也○命夏楚范雍經
 略西夏以竦知求與雍知延州分兼經略使竦奏上言頃
 者延邊屢寇朔方先帝惟戒疆吏嚴法以備之今元昊
 略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又不見兵革一
 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
 毋得與戰彼既純中原賜予以喪緣海而市可坐待其蹙
 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哨馬四嚴備邊
 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關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
 弓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十揀法邊久兵所
 言後多得之○哨馬囉加節度使之背擊元昊以披其勢
 ○交趾李德政封南平王○諫官吳育言比年以來有造
 作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因而譏毀善良朝廷
 為之德庇姓氏正使姦人得計忠良易以陷歿勳勳人情
 眩惑君聽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臣以為聖朝不
 宜長此風俗上善其言詔開封府御史臺覈察以聞

寶元二年春二月鑄皇宋通寶錢○夏四月募民入

粟實邊○六月省乘輿宮掖淨費以資邊用○秋八月西
 川大饑○冬十一月孔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
 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宰
 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謂道輔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明附大臣故併出之○元昊寇保
 安軍郵延鈐轄盧守勤巡檢司指使武青賊之而青功最
 多被賞特厚初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授境上以遺金明
 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信夏
 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元世仇若有私約通遺贈言使衆
 知取乃召士彬與飲厚禮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
 首誠羊馬自效○閏十二月以蘇軾為史館修撰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言

於上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
 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
 虜中罷燕如公言上深悔之○上以備尉丞种世衡簽書
 鄆州軍事世衡至郡務敦恩信招撫屬老有得虜事來白
 世衡方與客飲即以席上金器獎之屬老皆願效死青湖
 東北距河虜常渡河為患世衡密遣屬老擊之前後殺獲
 甚衆未嘗勞士卒建營田數千頃命一子視士卒醫藥無
 不感泣思報土堯臣安撫關中奏其治狀上降詔曰守邊
 臣如此朕復何憂○元昊寇鄆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
 士贊廷帥范雍鈐轄盧守勤開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
 兵先走劉平石元孫引兵救延平遇賊戰死而雍守勤歸
 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
 賊詔以兵圍守其家議收其族御史賈昌朝言漢殺李陵

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梅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爭
固未可知今取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乃止富弼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
死且郵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誣人冀以自免德和竟
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其諸將敗亡狀
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弼曰此非上意宰相惡
上知四方有敗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
丹矣○募陝西強壯尋詔諸州點集強壯止令護城不利
手尚除閑習外無得他役○二月以夏守贊為陝西都部
署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諫院富弼言臣守贊既為天下
笑而守忠乃與唐中官監軍成與將吏必怨懼盡守贊黃
德和覆軍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求直言初宰相惡
聞忠言下台禁越職言事者○論日食以應天變其若通

情遂除越職之禁○韓琦安撫陝西時元昊尚圍塞頭
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吳敵出救及聞青兗雍殺訴子琦
乞留雍以安衆心趙振勇俾為部署可矣勢當必易則
宜召范仲淹而任用之○括京淮馬○元昊陷塞門安遠
寨寨主王繼元蔡沂死之○黑風晝鳴○王醜陳執中張
觀罷上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判鄉兵
又不決故王醜等及夏守贊皆罷○夏四月知制誥王拱
辰言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軍上從之乃增募河北疆壯
○五月張士遜致仕先是詔陳鞏官為禁軍鞏官千餘人
避兩府喧呼不遜士遜驚墜馬中丞柳植請付有司鞠之
而治其罪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止疏曰政
事府宜養病坊耶士遜不安七章請老故罷○以呂夷簡
為平章事范仲淹過闕上論仲淹與夷簡釋械仲淹頓首

要覽
中丞
時安
庚五

泥渾
庚五

曰臣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何穢也。以夏竦為陝西節
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召夏守營土
守忠赴關仲淹疏言請備關中恐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
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可得而高枕矣。六
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彊壯。秋八月禁以金銀酒
俸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時延安新被圍擇帥多畏不
行仲淹奏請兼領延安事以待寇至上聞而嘉之乃知延
州關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夜訓練聲震關輔賊
聞之喪膽。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太
范謂雅也乃戒諸路營兵蓄銳不且輕動及王師再喪於
定州仲淹畫方略領兵屯接城畏而遁初關輔人心搖動及
見仲淹大將韓琦韓琦曰公為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州之敗頗以

要覽
庚五

關中為憂請命曰得仲淹韓琦可無慮及聞仲淹出師
韓琦曰韓琦以四路都招討兼之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
靈夏據山之與邊上蓋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喪膽仲淹為將務待重不急近
功小利所得賜資官分賜將士諸蕃其待將吏必使畏法
而愛己蓋言來見召之卦內與詔不負子緝其出入無一
人逃者韓琦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蔡青澗坊初塞
門承正。蔡青澗坊既廢延州東路無復漢唐鄜州判官种世衡
請管於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置寇衛右捍延安左
可置河東業地可圖銀夏並仲淹然之詔世衡即營聖興
築壘於富貴委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初苦無水世衡命
居石一公奮酬百金卒得甘泉城詔賜今名營田復承平

求平廢案。九月河決滑州。以棄清臣為二司使清臣
 奏編前修詔勅使吏不能欺。定禁衛儀制。元昊寇鎮
 戎軍士二川寨都巡檢王安吉死之。又陷乾溝等三堡琦即
 命仁福及白豹城克之。冬十月上以宗戚近侍求內降
 者或不能違乃詔有內降升遷有許執奏。制調兵銅符
 不與傳信牌。將東軍攻討平之。十一月命涇原密延
 路討元昊而以正月上旬出兵於中淹言正月塞外雨雪
 大寒乃善深新時方賊馬瘦人飢此得天時之便今邊備
 薄飭賊三則擊願許臣請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
 心惜意阻絕惟恐無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
 取給有據其要言也。官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力必
 罕。遂求歸地置田。遂求其利。上用其議於是中淹固守
 無事。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請和仲淹以為無事請和必
 偽且書有借蹏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洋順成助之說
 其辭韓琦聞之謂人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致兵之計不
 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時走馬承受宣宣亦以賊請和事
 奏上謂韓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諸路益嚴備
 之韓政奏以仲淹擅報當誅上以為備外之事將帥專之
 止。韓琦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知鄜州討使未幾賊
 兵三萬叩城仲淹變兵戰賊奔北因戒諸路追賊勿過河
 已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皆引去遂築葫蘆細腰等寨
 招明等種族萬餘人。二月元昊寇滑州韓琦命任福
 等禦于水川戰敗福及耿傳桑懌王瑾等死之福之敗
 也琦即。章自劾夏竦奏琦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度取
 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從知秦州。

東漢

募京東西江東北江淮荆浙福建九路大州一營小州一

宋

營為就派禁軍合十萬餘人。京師兩禁。夏五月嚴錮

錢

出界法。宋庠罷參知政事夷簡志厚會仲淹通書元

吳

夷簡謂庠曰人臣無外定希文何敢如此庠言於上請

斬

仲淹杜衍以為不可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

也

正可薄責而已議者皆外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

遂

罷。以富弼知制誥。六月以范雍知永興軍初命夏

殊

判永興又以陳執中知永興於是二府三守矣。秋七

月

置萬勝軍。元昊圍麟州帝命遠集寨主王世置死之

後

府州不能克圍豐州逾月城陷知州王餘慶死之乃

命

張元管勾麟州路軍馬以兵擊賊大破之。九月令河

東

鑄大錢。復。修。可。比。成。池。罪。都。部。

元

昊未反時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

禹

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自理

宰

相怨下禹開封府獄知錄陳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與

言不
求後
丹以
元昊

書

張方平
乞相
元昊

澤港
言不
求後
丹以
元昊

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
乞砂吹同乞各稱偽將相來降借補奉職羈買荆湖弼言
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
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
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初
元昊反執故議使契丹攻元昊御史賈昌朝曰契丹詐我
而有功則必驕責報無窮已否則我市於元昊昔唐聽吐
蕃擊失吐陸費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詭合而陽
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因言其所以待夷狄者
元六事上皆行其策○十一月置涇州○警手○令江陵
池三州鑄鐵錢以備邊費○元昊為寇雖善得是而絕倭
賜禁關市虜中疋布至十餘千時西夏兵五年矣上頗
厭兵而虜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元昊欲自效其道無由

諫院張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
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
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
地鬼神亦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
書呂夷簡讀之曰公之及此言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丙寅郊○十二月置陝西諸軍○定資
政殿大學士兩員學士三員
○范仲淹上言自
西戎犯邊議攻者謂守則示弱守者謂攻必速禮今臣
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
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士兵則安守以官兵則危今觀敵
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
攻術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自古兵馬精勁西

賢

賢

賢

賢

或之所長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禮義不可化于文不可
 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歲納稅絹三十
 萬僅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下陝西
 諸路帥司參議○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於遺補闕所以通
 之甚寵義以才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於是權臣
 畏斂不敢撓法干政○盛中甫馬直方在館閣中自陳為
 又請一貼職上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太官給食○
 知保州王果言閭契丹與元吳相結將謀興師請豫為備
 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二月後並走川關者委知州擇其強
 壯者刺手皆為義勇軍○西方用兵夏竦并護四路劉平
 石元孫任福之財皆賤主帥而竦獨不問財國麟府詔竦
 出兵牽制而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邊而去知諫
 院張方平論列之詔罷竦節度自是四路各得專守人
 自效邊備修完○上試舉人賜楊實以下四百餘人及第

○初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
 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獲牛羊器甲數萬上嘉其才
 勇遷為秦州刺史涇原路副總管上嘗欲一見之詔令入
 朝會寇迫平涼廼令亟往俾圖像以進上觀其表儀曰朕
 之關張也元昊納款累遷彰化軍節度使始青為裨將殊
 為韓范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之謂為將者
 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不足多青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
 秦漢以宗成敗之迹繫能言之○慶帥范仲淹奏環州屬
 羌未為用非种世衡不可以得其情以世衡知環州而延
 州奏書澗洮世衡不可守朝廷以為然命仲淹別擇人仲
 淹奏世衡恩信已浸入青澗蕃部骨髓中必無它慮環州
 當衝要之地非世衡不可朝廷從之世衡至郡按行境內

城

寨

寨
上求
明

寨
上求
明

待屬羌如青澗葛懷敏定川之敗世衡領屬羌數千人出
 按之又教土人習弧矢凡郡中事之小大過之輕重皆以
 射之中否定賞罰士農工商釋老之徒無不精於射夏人
 大畏之戒其下曰無涉環境彼有惡將環人賴之。寨大
 順城慶州之西北有寨當復橋川口深在賊腹中仲淹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順始曉令告其地馳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
 萬騎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城成詔賜今
 名與白豹金湯皆戴然屹立環慶寇益少矣。寨招安寨
 時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龍川已破陷邊民焚掠幾盡羅籍
 至稍葺治之金明西北有橋子谷籍令指使狄青將萬餘
 人築寨於谷傍如賊數萬又築龍安寨取虜所據故地凡

十一城據其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寇至即勦而元昊之志
 沮矣。契丹自澶淵盟好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
 昊叛契丹之臣有貪功者遂誘其主投詞欲得晉高祖所
 與關南十縣是年虜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
 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
 以一介為報况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稔猜疑慮贖信睦僮思父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
 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上發書示輔臣且
 命擇報聘者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之動色乃用弼為接待
 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
 病卧車中聞病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
 嬰然起拜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蓋亦

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以其主所欲得言告弼且曰可從則從不可從更以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六符謂昌朝曰唐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上以問知制誥王拱辰對曰兵事尚饒彼誠有謀不慮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胡騎也益當嚴為之備。夏四月富弼使契丹報書弼曰元昊急謀狂諸嚮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隄壞開陂澤蓋霖潦溢溢當致繕防閩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遠與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弼奉書以行以供備使張茂實副之。初虜書曰太宗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合王拱辰獨請曰河東之故本許潛為契丹遣使行在彼彼已而元昊亦領契丹兵以攻燕薊

反覆既平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初劉六符之來上命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城澶州而以治隄為名調兵費八萬六符過之以為真治隄也及還而城已就六符甚駭焉。墜大名府為北京以程琳知府事兼留守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曰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連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不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北京淹又疏畧曰臣聞天有九閩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萬也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師無備因示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關而京城無備

少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修營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應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任才謀重臣預為之備契丹既就盟仲淹以為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近代夷狄為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京東分為東西兩路以知青州陳執中鄆州張觀兼鎮安撫使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曰教士卒習戰頃之士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至德義和兵乃解。申嚴銷金禁自宮掖始

入相

軍器

平章事自殊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卒能謀臣元昊殊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時名士如富弼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數詔大臣將天下事方施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亦相繼皆出事遂已識者恨之。富弼再使契丹先是弼至契丹與虜人往反論難力拒其割地意及見虜主宗真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宗真曰前朝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志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

其禍故北朝諸臣多勸用兵者皆為臣謀非為國計也虜
王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未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
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馬健士物故大半此
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
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如人主當
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滿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
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假借民兵亦舊籍持其關非
違約也並高祖以威龍一遺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也戰本朝皇帝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以
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臣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
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
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
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弼曰婚姻易以
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公主出
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而且
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臣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再
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又誓書弼請增誓書三事母
廣開塘浚增屯兵騎容受叛或錄副以行中使持誓書至
武驪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
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恭錄使
同富編
來傳好

遷都以脯入見曰執政固為如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
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夷商問之曰此誤爾當為改正海語
後夷商晏殊解之強怒曰殊當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以
行八月策制科武舉錢明逸制舉入等易之子也。契
丹使同富來修好弼至契丹虜不復求增幣欲增幣曰
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曰約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
此二字若我強兵而南得無禍乃國乎弼曰皇帝兼愛南
北之民不忍使陷鋒鏑故臣已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
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所憂也虜主曰勿固執古
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惜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
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謂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虜知不可奪於是許增幣書後使劉六符及耶
律仁先以其國誓情約契丹虜曰臣力拒之虜

契丹
書

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歲增銀絹二十萬而
契丹平時議增歲幣上猶未許而夷簡持之不堅許與過
厚虜得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上訝悔之
論曰通兩國之情而結無窮之好者莫重乎奉使之職
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親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
使非有儀秦之辯賈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余讀
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
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悻悻上命宰相擇所以報
聘之人蒲朝嘿嘿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既入對
使襄忠激於心義形于色仁宗亦為之改容遂用為報
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
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
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發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

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切謂
惟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
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欺公惟能如是故
其拒虜王閔雨十縣之請却虜主請婚公主之求請勿
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皆具
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今製冊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
利害之所在繫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
希富弼以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
潛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更弼白使政
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
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使不悅乃為弼使契丹使
因事罪之歐陽脩一書弼不悅乃為弼使契丹使
使還餘吏部知事弼不悅乃為弼使契丹使

卒用受命問一男生曰不願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上方解曰增歲幣非臣本
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功於何有而敢受
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修和好
有忌弼功高妾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

○慶曆三年春正月置德順軍於渭州龍羊城○錄唐
狄仁傑後○元昊請納款○二月立四門學○盜起京西
殺守令富弼薦陳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寧
弼欲亡去希亮以年城卒雜山河內得數百人日夜部勒
盡根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
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戰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
及門希亮自勒兵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

起
希
亮

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死曰初不知官軍也
更士請斬甲以徇希亮以為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
其餘而置之使甲捕盜自贖時刺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
供奉官_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
賊所嘗全者向氏殺其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此党軍子
也希亮怒其究下德贊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滑州詔賜
向氏帛恤其家流德贊通州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
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畿祭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
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墜其賊
爾此皆其疎屬何罪廼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
當歸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初元累
舉進士志_退不得志有詩吟_鐵鷹_不有心待_梅月中_鬼更
向_片雲_頭上_飛又_以雲_龍三百萬_敗甲_向

卷之二

天飛謝者已知其狂悖之志遂與建城兵吳同走其國云

○上以西兵未解思欲整齊衆治登進輔臣必收人望程

用端_鯁以增諫_貞自除歐陽脩_江陳_院事自_任言_責其_節節

凜然時_官范仲淹_杜街皆在政府脩每勸上_承問_延見

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論治本

稍簡_紀日舉_廉薛_顛絕_小人_始大_不喜_與以_議

以_期破_壤常_極力_知制_詔大臣有建白河東_為糧_不足

請_發_州徙治合河津以省餽餉者令脩親往相視使回

奏曰_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也第減其兵駐並河諸

堡有警_呼集_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_乏詔從之○三

月呂夷簡罷○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

樞密使初以樞密使召夏竦于蔡州_諫謂_諫在_陝西畏

懦苟且罷歸_不鎮_而用_衍○元昊遣使_稱臣_請和_仲淹已

入政府以_鄭戡_為四路_招討_戡少時嘗_慨然_慕郭_令公

樞密使
呂夷簡
范仲淹
韓琦

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戰勦兵巡邊時天寒風勁置酒高
會旗幟終野鼓鏡聒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
下曰我已遣使補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力命劉滄城永
洛制屬羌之患未幾罷四路帥再知長安善書曾部將選道
自轉不得行時以旱下車而雨衆謂涇州雨初爲四路帥
開府於涇尋拜宣徽北院使奉寧軍節度使奉洛畏之隱
如敵國初嘗以剛直不容髮出補外歷杭并鄴皆有善政
可紀及移長安到郡謝表云職奉養之鍾鼓未卜何辰植
勁節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頌者數四謂左右曰最器賞
英豪朕欲大用故屢試於外也○七月范仲淹宣撫陝西
○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弼言虜旣通好
議者便謂無事寧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夷狄
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言之
歐陽脩余謂王素然義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入石介作
夢曆聖德詩以頌之上責任仲淹等以彼太平數以手詔
督弼與仲淹條具其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又開
天章閣召仲淹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弼遂與仲
淹等各上當出之務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皆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
臣元昊而不臣我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請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現政欲從之參知
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
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辨其意則引裾
折檻叩頭流血鉅計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

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言之
歐陽脩余謂王素然義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入石介作
夢曆聖德詩以頌之上責任仲淹等以彼太平數以手詔
督弼與仲淹條具其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又開
天章閣召仲淹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弼遂與仲
淹等各上當出之務十餘條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易諸路監司之不才皆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
臣元昊而不臣我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卒臣之○
余請王素歐陽脩蔡襄四人力引石介現政欲從之參知
政事范仲淹獨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
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辨其意則引裾
折檻叩頭流血鉅計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

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自
韓琦富弼范仲淹三人嘗用欲盡革弊以修紀綱又小人
權倖皆不悅獨樞密使杜衍與相佐佑而衍尤抑絕僥倖
凡內降恩澤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
詰責其人至輒恨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皆以
此罷。九月呂夷簡致仕先是一年冬呂夷簡風眩不
能朝至三月罷相尤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至是請老授
太尉致仕相望大朝會並終拜

王曾薦夷簡有宰相才及為相二十餘年功業固聞但
為私計四夷外侵百姓內困杜絕言路片遂實其真權
惡伸淹困仲淹而片王曾嫉其能而忌其言故曰功
相掩然其起衰如喪之功不足以掩其華之議歐陽脩
論夷簡罪惡滿盈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
權督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論及其疾病天下臣庶
共喜其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慶朝廷自此清明矣
其清議不可掩也如此

十一月五星同出東方司天監言主中國大安。十二月
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河北兩亦雪河東地震。

慶曆四年正月宜州歐希範反誘白崖山蠻舉搆襲
破壞有眾數千以攻桂管奏至上謂宰相曰有曾為廣南
知州而慶言亦事其人姓杜而朕不記其名疑此人可任
宰相奏曰杜杞前知橫州上曰是矣召見除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安撫使杞至宜州得州兵香及獄

慶曆 四年 正月 宜州 歐希 範反 誘白崖 山蠻 舉搆 襲
破壞 有眾 數千 以攻 桂管 奏上 謂相 宰曰 有曾 為廣 南知 州而 慶言 亦事 其人 姓杜 而朕 不記 其名 疑此 人可 任
宰相 奏曰 杜杞 前知 橫州 上曰 是矣 召見 除刑 部員 外郎 直集 賢院 充廣 南西 路安 撫使 杞至 宜州 得州 兵香 及獄

因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
 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嘉枝洞蒙趨率將相數十人
 以其衆降杞會將佐謀曰夫豈習險恃阻如捕獲保故常
 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懷此其所以數
 叛也今吾兵幸勝然豈將敗而來耳非真降者也乃擊牛
 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強壯六百餘人而釋其壯勇
 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嘉枝擒希範至
 則戮而臨之以賜溪洞於是焚寨無噍類而朝廷威震南
 海矣言者論杞殺降為國失信於豕豕天子置而不問詔
 書褒諭以金帛杞上書引故杞既破希範表至上喜曰
 朕不悅使人上之於臣下凡有不能者皆默記故臨事多
 得其用○三月己卯上詔○夷陽中御書十有三軸凡三
 十五卷其一曰尊祖其二曰崇實其三曰親賢不教
 有墜以至辨朋比斥讒佞崇忠謹嚴近合罪已為民禱
 撫軍終於一善可求小疵不廢願謂丁度等曰朕觀書之
 暇取臣寮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書以分賜卿等
 度乃曾公亮王洙拜賜因請注釋其文丙戌上進上覽之
 終篇取其大體重者付中書樞密院施行○登聞檢院張
 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乃張修
 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
 不鑒○張方平除翰林學士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
 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
 元昊故為書答曰元昊其書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上以書
 示宋祁與方平方平上書曰言辭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
 昊得新附之小恙而失之於一強虜封冊元昊而契丹之
 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

元昊

契丹

元昊

元昊

而絕之則中國無復憂矣新招携之理是一舉而失二
 理矣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山失勇揚之撥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
 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利興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
 人服其精誠○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賈昌朝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上從其言移鎮山南東道○契丹誘
 亡卒號為南軍以戰百久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變
 其法有歸者故權超首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
 是秋北虜盛兵雲川言而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才
 臣密為經畫二府虜○虜○以往即以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轉運使至則區處是使使能者盡力奏廣御河漕運造
 鎖柙以絕侵盜置節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
 焉方條列北道利害次大也言會元孫論同特入相

翻者終為議說所勝如繼罷去一時進用者指為黨備備
 然上書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極力擯之○契丹受禮雲
 中且發兵會元昊代示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富弼云虜
 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
 者以河地平易富饒而河東險隘且虞我出鎮定據燕薊
 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必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
 意也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
 因中國今契丹背約以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
 故為是役安得合而寇我哉或謂調兵為備弼曰虜雖不
 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
 寇臣為臣上且請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四月上曰自昔
 小人多為明

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
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如范仲淹富
弼韓琦晏殊杜衍歐陽脩余靖尹洙張方平蔡襄石介
王舉正李若谷宋庠李紘王質葉清臣鄭戩吳遵路蘇
舜欽王洙刁約徐緩徐敏求王休復蔡齊孫用王益柔
程琳王曙劉異周延等皆與張杲等後劉隨王升臣楊
察李京贊賢王素呂溱劉渙孔道輔蔣堂章岷馬絳楊
偕周延讓段少連孫抃吳自勝宗諒是也同惡相濟小
人為徒謂之朋黨如夏竦張者高若訥王拱辰李淑錢
明選韓頌曹利用王欽若丁謂劉元翰王遂殷惟演林
瑛宋禧馬季長梁道欽沈張士遜楊崇勳鄭崇勳
陳炳內至則蓋元等皆與元等為朋也

正邪之間者如呂夷簡直得與陳希中曾公亮陳堯佐
王隨等是也

九月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衍為人勤儉好學自少
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始舉進士自維立朝峻潔然不可
屈以不為推獎後進一時知名之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
客必問時事間有善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則見于色
或夜不寐如任其責者。諫官蔡襄孫甫言宰臣晏殊使
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而章懿誼育聖躬殊
誌墓隱而不言乃罷相初登當國宋祁為翰林學士晏愛
宋之才雅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
晏嘗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連日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
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祁
揮毫之際餘醒尚在處爾詆斥時諫頗薄之。孫甫薦蘇

呂夷簡
王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伏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未幾以陳執中參知政事甫與襄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
若執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甫等求罷十月蔡襄罷諫院
知福州○呂夷簡薦贈太師中書令蓋文肅始王旦奇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登相位○十一月壬
午郊○集賢校理蘇舜欽殿直劉巽並除名勒停王洙等
並奪職洙知濠州呂臻知楚州章承門約為通判宋敏求
節度判官江休復王益柔周延諱徐綬為監稅降周延諱
為祕書丞先是杜衍范仲淹高若等引用一時聞人欲更
張故事御史王拱辰等不更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
欲前比用舊法然官錢開宴會士洙等其衣履得之謂其
為與周詢劉元翰等劾奏因欲杜絕衍事下開封治舜欽
等以熱出以為過傳而拱辰等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獄吏

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舜欽等
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陛下獨自為是何也上悔
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言益柔作傲歌當誅蓋益
柔乃仲淹所薦因以累仲淹也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
下之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
而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
也上悟稍解琦奏事每盡言同列多不悅上獨識之曰韓
琦性直○十一月冊元昊為夏國主賜名咸賜銀絹二十
五萬○种世衡卒世衡善撫士卒羗人皆心服○韓琦言
今朝廷若便謂太平則後有大憂者二若慮及經遠則後
有大利者一羗人雖暫補臣而歲遺厚賂且契丹素強而
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國充實我邊備少弛則必窺圖
闕輔此大憂一也契丹西計不得志而見朝廷封冊曩宵

韓琦
王曾
蘇軾

心必不樂異日或陳盟誓此大憂二也今歲遣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取之於民日以股削不幸數承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此大憂三也契丹恃強欲吞夏人而反敗恐自此交兵未已若能練將卒蓄財用坐待二虜之弊則幽朔靈夏一舉可圖此大利一也陝西四路雖罷招討使而兵備不可弛請選近臣為之主帥委以久任使之經營一方又諸路昨招置宣毅軍僅十一萬欲乞除河東河北外其京東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人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上悉用其言

○國慶曆五年正月右正言孫南龍出知鄧州○後言事御史○杜衍罷用知兗州陳執中在中書數與異議又中書兵奏諫院請留用甫出職而執中不肯署劄子吏白衍

諫院數居擢補及臣贊其情遂壞執中子以減近懷不

患上是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仲淹罷出知邠州兼陝

西四路以邊安撫使富弼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仲淹

弼既出使諫者益其仲淹愈不自安因奏乞之罷事上

欲聽其請章得象詣於上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遂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絕賢臣且賜詔宜不允若仲淹即有謝

表則是欲訛妄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表謝上愈

信得象言於是海內河北遂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

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糾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夾朋黨

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勸聖黨心

懼彭蠡猶疾求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乞罷政因已

位以弼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罷弼以安天下之心疏

奏即降詔罷仲淹弼○以賈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

仲淹
弼
富弼
孫南龍

書言
其行
金言
如繼而
正之改
西定則

書言
其行
金言
如繼而
正之改
西定則

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真育罷樞密副使。二月
遣內侍汰諸路兵。三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
社稷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
臣敢說流仲淹以夏人新附自乞鎮邊朝廷因而命之固
亦有名至於富弼以正紳岳強厲志身立事古人所難弼
以河朔環朝而責補閑郡之改弼知定州而委以此事疏
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請闕詔以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為不
自安懇求補外辛自請罷山知福州。歐陽自河北上疏
言今社稷危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賢而不聞有司能之罪自古小人譏害其職不遠如廣
良言則指為明黨以動搖大臣則以專權蓋去一善人

書言
其行
金言
如繼而
正之改
西定則

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疏入
不報有指備為朋黨者八月降河北轉運使知徐州。夏
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罷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諫官范鎮等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乃執中變委台彩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
滋熾獄扞克斥執中當任其咎聞用之私非所以責宰相
初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海上疏乞去儲貳真宗嘉
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數息久之召為右正
言然為王翼公所忌嘗賊術請斬柳詩以見志上覽而嘉
之翼公殺執中遂累拜清要平致位公台。樞密使
薦司馬光堪充館職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委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

器假人變纒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國簿其為繁纒不亦大乎

○七月石介卒先是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亦已又欲去弼乃使文叔陰習介書及伊周曰伊霍作介為弼製廢立詔草上聞不之信後值弼以樞副守邊介以病卒竦既銜介且故傾弼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其入契丹謀起兵弼欲以一路兵應之下詔充州劾介死虛實宰相判充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掌書武襄具臣獨曰介平生忠直高公盡可國安有此事願以合族保介必死街

自懷中取奏藁之曰若夫已深介夫君年少忠義亦必為之奏上明之疑之時龍京西路安撫使既

而比邊安撫使龍京西路安撫使既

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輪朝廷復詔監司體重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眾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可矣使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賜官他

州者乃得還石作慶曆五年

夷簡與竦兩欲置弼於死地然其大節難奪忠義之心可以通天地感鬼神安能被小人邪謀而致其死哉孫

一西曰呂夏如此邪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史臣曰天下人謂丞相之語尚可違也參政之言不可違也是則夏竦之凶尤出於夷簡之上矣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廣州荆南岳州地震○上謂輔臣曰先帝封禪之後不復田獵五方之職廢而放獵大於山林朕以四時之田蓋因農隙以講武事其令職司討闕

祖宗校獵制度以間十月獵于楊村生親射鹿及雉免遣使以聚獲鹿為六廟。宰臣充兼樞密使

續資治通鑑卷之八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李

焘

經進

仁宗三

丙午慶曆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三十八人擢黯為第一。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占曰主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遠父易第明說。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欲以代育方平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寵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

張彥

張彥

權後妃

杜衍致

仕

賈昌朝

罷

韓琦知

鄆州

弼知書

刑

平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上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推可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渡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推之則鹽責其虜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虜獲福也重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陲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知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力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十二月上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王津園降蓋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即以旗蔽所田之野徑十餘里部隊相屬上親與弓矢屢獲禽獸時突居民或畜狐兔見鷹之屬亦驅于

諭縱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種所宜慰勞父之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奕技于前皆兩兩相當掉鞅挾樂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馬象上特召見使觀焉。冊美人張氏為貴妃

慶曆七年春元日杜衍上表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遂從其請。三月旱。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厚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

書其勞約為奏請使它日得以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煖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之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愈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方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踣藉死或待以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為可慮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為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守令得其人則措置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矜憐撫掩者無所不至雖逢水旱民必無困乏之慮矣漢武帝元

鼎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懼其飢寒之不救遣

士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衆

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何以助朕之憂

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二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

時守令竟未聞有持節擅發倉廩如汲黯之於河南悉

弃倉廩與民如李臯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

失職則為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邪觀富

鄭公青州賑濟之策真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

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

唯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悉錄將士賞之

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撓邊吏避生事縱不

敢爭杞始至有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

遣還孟香散走遣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孟香益急

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其人違誓自舉兵不可與因移
 檄其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治
 二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冬十月孟許二州地
 震。十一月戊戌郊。具州王則反則隸宣毅軍小校以
 妖術惑眾據貝州囚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僭號
 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哀謝彌勒
 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號。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鑄自
 代以討之。鑄遣使宣撫河東將王則未平上

以為憂之。鑄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鑄宣撫河東將王則未平上
 從之。鑄之性其成功至是。鑄請以便宜。許之。鑄
 六十五日敗後改具州為恩州貝州平始於大名河北真

定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韓魏公琦自鄆
 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親嘗題養真亭詩曰所期
 清策慮不是愛精神郡圃號眾春會歲飢涉春未一游
 陳薦善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
 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後手別館鶯花任
 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保初
 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圃有詩云不羨老園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誄雪
 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擊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
 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
 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倖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別白君

聖德

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
誣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
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後及沆為相而領事
如故亦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拱辰奏使契丹還為宣徽
使抃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抃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
重。崇政殿宿尉衛士有夜踰軍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
貴妃有辱歸之功樞密使夏竦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以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
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
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漢
效用事以勢傾中外

真德

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
兼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心田真外郎張碩秘書丞太子中
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曰館職當
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
甚不取於是碩等送審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
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
平曰真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庠
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
上開天章閣召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
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
對策本廷嚴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
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合議以奏上從之

真德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臨其喪。二月葦山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使殿詔近臣以備邊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士四百九十八人擢馮京為第一。滑州河溢魚池埽且決知滑州陳希亮發禁兵捍之虜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白執濮州通判并淵上以為憂問執政未及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希亮為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榮州黃鹽九九千八并歲久濬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為言還其籍歲蠲三十餘萬三司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餘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一。八月發民方正稅自言稅法不一人殿中丞吳奎

○陳執中罷先是御史趙抃言執中大器無私且多過失章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乃以足疾辭去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中書嘗有注闕其方賢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窮匱中物安可圖求時議偉之。以宋庠同平事政庠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冬十月汰諸路兵

○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員。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天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

卷之三

宋書

卷之三

卷之三

斬以徇而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
歐康及文幾死吏不敢聞博平隸河北希亮移捕甚急卒
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屏息
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它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
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
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皇祐二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
言者論其不敵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為
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九宗至宦官
醫工及醫律近習莫不關樞密濫恩悻請隨其事可損損
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播為飛
書欲毀去之堯臣曰臣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心願得在
去上愈以堯臣為忠下令賜為書堯臣益感勵在

卷之三

位。年更職修舉。四月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陳希

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為留月餘環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
戶盡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編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
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
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
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
譯者。以尚書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
妃勢氣焰赫然上將大用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堯佐姦
媚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臺諫
有此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

卷之三

位以進士擢第與官及代田負外郎會其姪女有寵於上
 冊為備煖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
 四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為戒不報又與諫
 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班廷
 辨立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介獨爭之
 不能奪上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彦博以燈
 燭錦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彦
 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極甚言涉官掖上大怒輒召
 二府以疏示之介猶爭不已樞密副使梁燾斥介下殿介
 猶多愈切上聲色俱厲衆恐禍出不測時禁裏修起居注
 五殿生知進言曰介誠任直然納諫者言人主之美德大
 望全貸其遂敗介者州別駕翌日王舉正被殺之敗英州別
 駕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詩制
 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願何厚未
 死憂諫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解者云並遊英俊願何厚謂三奎背約不前未死憂諫
 骨已寒謂文彦博張堯佐也介之南行聖家渡淮至中
 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伺魚鱉介兀坐舟中吟
 詩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夕濟南岸衆乃欣然公與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
 甚魚龍出没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
 其辭無諂可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又...
相...
...
...

...
...
...

張方平
...

○秋七月定太學士去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
為限。復用孔氏知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
東淮浙等七路饑。九月賜侍講筵官坐。冬十日除解
鹽禁。文彥博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罷籍
為平章事。吳奎罷能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
奎乞且留奎以供之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彥博今
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
所同定鐘磬制置元是祭明堂上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
鐘磬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皇祐四年春二月包拯罷。蔡襄除起居舍人知制
誥兼制流內銓呂 初吳中復為導坐論宰相梁適罷臺
職除它官襄封還 願不草制其後羣有除授非當者皆
封還之由是止矣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
吳充鞠真卿發禮院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
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梁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
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力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
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充真卿約
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用兵公私
困之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
自為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
旨鎖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
上驚異之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
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
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為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補

漢書
卷之九

卷之九

漢書

之法皆壞。失祖宗之舊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在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毀傷隨之。然恐不免何暇，畏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況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罔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諭之曰：卿謀猷深遠，不為誇賞，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五月，况以老病乞養，許之。况在樞密，嘗言：臣聞古之

州民皆書像，立生祠，其卒也，與之如父。文正曰：備嘗高。叛陷雍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曆。進陷橫。貴州，蘇活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贊善大夫守康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馬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欲試劍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為忠義。奈何去耶？康定中，西鄙有變，耿傳為通判，尚死之。我嘗慕其為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衆我寡，又以疲兵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然後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衆，謝安破苻堅是也。汝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

人度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人之拜師且叱之曰恨力
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擁
樹逃去幼子在樞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
光祿少卿以子觀為右侍禁次子觀為將作監主簿第師
涉為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舍曹觀守封州儂賊迫封境
俛屬勸之去觀曰吾父為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
天下皆觀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
子決曰可遊民間自全我為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
與監押陳粹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觀遂為賊所
執賊知其名臣子弟少拜觀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
日賊復曰我王番馬汝甚死相觀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
尚敢狂悖語即遂言之流屍于河聞者皆哭封民為立祠
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
天其首若鋒刃如血汗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
者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
不以為意故賊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
義不足也力不能救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
汝不聞顏泉鄉乎乃吾兄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
兄觀觀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
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為宣徽南院使充荆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
南盜賊事

○廣西鈐轄陳騰擊智高十金城驛屠素無威

高

高

附錄
公後

令賊至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
 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曉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逃者自
 殺直表高而下凡三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
 更十日進軍謀者既去語曰遂行至邕州歸仁鋪遇賊逆
 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勸死之青親執旗鼓麾左右奮
 落騎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
 懷達忠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
 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
 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領師還拜樞密使初懷智高連陷
 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
 伍願無以報國今遠夷跳梁不足為陛下憂領銳兵數千
 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夜
 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五色旗出及青破城而智高
 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文又金錦神龍於干楮仆

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啜為首者青曰
 安知其非詐也大聖高祖朝延以貴功而後知高為
 青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謝曰願陛下神靈至京師人始服其先
 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勲勞何敢拜召命在樞
 密四年自以遭時辛會夙夜一心晚以盛滿為戒青事親
 至孝方秉樞於朝奉先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
 家使者相繼殊極榮養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
 親憂始至為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
 之甘冽議者以為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
 像後漢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
 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

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謂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恥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其斯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柔而不迫非武夫庸人之所能為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豈為過哉

卷二

卷二

三月上試進士鄭辯等五百二十人擢辯為第一○故相夏竦卒詔賜諡曰文正司馬光曰諡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亦語人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改其諡曰文莊○閏七月言者論龐籍黨說親戚受堂吏賂罷相知鄆州○陳執中深適為平章事○八月制科應詔十八人宰相不留意密論者謂只放一人過關賢良處房中選及對策又黜之○以唐介為御史中丞○冬十月丙申朔日自

卷二

卷二

卷二

食之解唐介言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卷二

卷二

和藥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為御所服帶上曰朕以為帶孰若以療民疾乎立命碎之○以劉敞為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兼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朝外姻未有輔政者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遠無過失○以王德用為樞密使○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師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張方平為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辭不受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罷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是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
妄言蠻賊僕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
驚擾至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當殺帛市金寶
埋之地中朝廷聞之大驚移兵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
築城日夜不得休息且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戶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輒
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日邊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朔澄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
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
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溪智高母子不殺欲以招
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
適罷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臻王洙為

翰林學士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諡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

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

乃其壻也○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莫直而近不

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嘗改迂其路欲

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

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謂駘也為言其形狀

聲音虜人益歎服敞為揚鄆永興三州皆有善政嘗直紫

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

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議事
 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
 月陳執中罷○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
 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
 上上且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
 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
 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
 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與善閩士周希孟
 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於學舍執經講
 學為諸生率延見勳士陳列尊以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
 里者皆折節下之聞俗重山事其奉浮學會賓客以盡力
 豐後為孝至有親亡必不舉哭必破屋辦具而後敢發有
 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七十畝以養其親自困不能

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進死
 因甲至和三年九月改元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
 前一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跌樽而盡是日感風眩不豫
 ○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彦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
 仍授國書○弼與彦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
 視穰穰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
 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
 國爾兵恃食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
 發民浚之其後涉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湮塞今
 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
 其奏於上前畫滿畫下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

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諫官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溱守徐蔡襄守泉吳珪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兼二制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臣如情重與幾今日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事權要之衆爾爾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上晚年不惑。○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請釋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建隆後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即得睦睦歲為杭市羊抃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抃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狄青罷。○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池鎮言職。○十二月劉沆罷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

○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諡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疏謂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人擢衡為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夏噩。○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恣為不法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

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
鄧深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抹言漢文成五利
唐普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
其漸不可啓

大任
元為
使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父之為副使
既父為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
貨財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父任之今許
元累三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
士出身除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專用劉晏領鹽鐵諸
使歷二十載仁宗父任許元實與唐同符而賜榮
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皆一職掌一事自
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父其官則
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
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

嘉祐
聖政
其可

二月以吳及為正言。三月范鎮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
得疾鎮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
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擢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
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
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
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
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
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

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為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願
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
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
嘗建此策矣今聞言既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
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
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是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更俟二三年章九十九上待罪百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
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
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
及之○司馬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
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
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與典宿衛且京尹亦

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與
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
○五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
亮祚方驕僭閣士馬築堡壘築城西厭秦境上屬戶皆逃
匿山林方平即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
言者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
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
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
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彥博罷○以韓琦為平章事章事
○包拯為御史中丞○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諫官趙抃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
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疆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庠
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俱罷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弛茶

禁○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宋初出知鄭

州○夏四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為崇義公令奉周祀○復

銀臺司封駁制○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

崇尚虛文不受○詔諸州閉糴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

宮人○冬十月大禘於太廟○升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

太原府皆為節度○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

切直出知虔州虔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

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

今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

喜乎蓋力吏事為少獄以廉空政務盡法疏繫繫右民願

其利度當二廣之衝歸者常自我易舟而北抃治事之餘

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

而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

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抃治郡有餘力召知

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置寬恤民力

司○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省府

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

一而敗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

勞而無餘事尤喜破姦發伏吏不能欺至商確財利則較

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暨有司

因循蠹弊刮磨剝剔父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

朋友重行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

為文章清道粹美尤工於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

吏部

書

任子法

書

書

書

司馬光

知諫院

兼制科

宗正寺
正寺

章斷棄人悉珍藏而上尤稱愛之御製王舅隴西王碑文
詔襲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令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都巡檢宋士饒
死之○八月蘇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十二月
以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六品
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
任一人者增為三歲

○嘉祐六年春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八人
擢俊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
樞密副使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
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
六年邊備益嚴不敵犯塞○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六月朔日有食之○故事教政遇喪皆起復上待弼而
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
○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與諫
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邵雍飲宴安養神氣
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
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
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
入第三等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
中言最切直有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
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
月以曹公亮同平章事○冬十月皇孫宗實詔起復判宗
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乞

內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及為首相面謝日琦即具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已三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權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窮之慶至擇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慎則臣愚之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應對長短不數月間必盡知其能否則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終未聞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懷愴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為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為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藉此可以復申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又自懷札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為子成帝猶能為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為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大者浚小者純而惠琦即贊曰既屬以此不慮者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下既已知則定

矣琦曰議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充國公主下
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充王翊
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
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
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揚州公主入居禁
中而瑋母楊氏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
懿太后故遣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
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
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公主恩禮不衰也

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宮書大相定配○二月更江

西益法○錯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檢院權判國
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刑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
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諱
而逐去御史中丞輩官悻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而法官以為非犯充媛董氏
寤上輒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函薄光言董
氏秩本微疾革之後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
后有之函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婁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不當與后同表益引

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况妃乎
 ○上性寬容務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洙等
 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
 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還奪
 其節鎮十年不問趙玘辭環衛斥歸私第使闔門待罪王
 繼勳殘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真宗械以赴御
 史府今臣下驕蹇恩貸用而威福奪陛下其亦能之乎太
 原之役荆罕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
 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許給賜
 盡斬百餘人衛士上急變中人夜闖閤闔捕之斬十九
 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受
 賂者皆奔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此職而死今賊吏
 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

操主威以馭臣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
 或諫之曰陛下當收纜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
 是纜權柄或人曰凡事湏管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
 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
 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有
 一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上之識慮深
 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
 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
 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
 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
 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間哉願令本宮族屬致勸及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丁酉
賜皇子襲衣全帶詔同判大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諤躬
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
肩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猶固稱疾使者往返數四足夕
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
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等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内曰主上
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其卧其義安在皇
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
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
請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無塌而起曰吾慮不及此
遂與宗諤等同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
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
月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兼龍節公○大饗明堂奉直

禮

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
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

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

上未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許皇太后權同聽政○
上試進士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

仁宗崩

英宗即

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
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

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
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待疾及

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丞按杖塞
廉持上呼内人屬令如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禮官執事

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立京兆郡
君高氏為皇后璵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

君高氏為皇后璵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

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婚于濮邸至是正位。太后垂
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
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右獨御東殿輔
臣各以故事復奏於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
未平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
使同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為八室。○停制科。○上復以
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韓琦嘗親
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御服
賜琦琦不敢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
官者指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太
后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怨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
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

后則管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相頓流汗或謂琦曰
亦太過琦曰不如此不得問有傳者在宮中過失者衆
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差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
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御殿見羣
臣。○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為多年錯往
往觸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譏問者或陰有廢立之謀召陵
既復上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
啟之則帝所寫詔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
復奏曰太后每譏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
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
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
然一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
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靜嘉堂文庫所藏

33
6
3 3

五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官李燾經進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諫審官院○兩土○出
 宮人○上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司馬光特
 為諫官上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佐先帝進賢退姦有大
 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
 勳者當踈遠之○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
 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
 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
 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

司馬光

上親出
侍兩

韓琦請
太后還
受撤簾

司馬光
不奉

使相

光論
守忠

張方平
遷禮部
尚書

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漢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曠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舊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兩上乃始出幸相國寺醴泉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久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稟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朝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以何日徹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

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有用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光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勅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倫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比日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筆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陞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為堯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

河比轉
運使

御史

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奉
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
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
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
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
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
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
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說前
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更當
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稔故募
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
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太后
易生
難取

難取
易生

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
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
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陳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
間已復遣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
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惟本其
言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
語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
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者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殿下斥
遠其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
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使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
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
享孝養何樂如之○宰臣韓琦等遷官權密使富弼遷戶
部尚書言所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

事

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太子召居禁
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
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
關供皇太后家人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宜不省之
乎洎先帝崩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夫位遂定無何
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
決不是皇太后之意陛下縱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充
位攝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旨惟公至難前關白
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
足以見皇太后虛坐公之心下以慈愛親有所成憂而輒
生異同也仁宗信皇太后於皇太后下為嗣於陛下
下有天地之恩而尚矣

○六月皇子瑛封穎王

事

臨司分詣州軍存恤。九月復武舉。車陽節當罷講呂

事

公言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

事

於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

事

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夏人寇

事

邊。冬十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一月韓琦奏云唐置

事

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

事

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

事

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事

朝廷棟放所有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

事

亦無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駭詔從之命徐億

事

等往除商鞅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

事

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

事

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

事

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

司馬
大冢
而任
不

四馬
不從

不從

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
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斂農民之粟帛
以贖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
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罷散况陝西未刺之民
乎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糧不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
言矣。復內侍養子令。十二月兩土。○以內臣為陝西
諸路鈐轄令體測軍情治其詐必有賞罰則雖其帥議大
事以聞各許歲東驛奉事諫官曰諫言所舉兵不利未有
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
承受官品至早已不勝其害矣鈐轄專司其權與安撫使
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關外之權上不從
○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使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
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

不從
言事
不從
言事

不從
言事

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
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口口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
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
官傅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
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
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
旨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為皇子一
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為言
仁宗頗惑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為疑數
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交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
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

因贊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口聞之琦曰事
出曖昧更之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
此陷善惡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呂公弼代
之上曰卿繼襄為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
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
襄從南京未行了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
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
之而聞其名已以為之惻然特官其幼子良為祕書正字
○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弄競善進取在
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庶護者果如此卒漢衛瓘不從
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
宗薄之墜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
報○樞密副使王疇竟上疏其變○大風晝晦○上試進

士彭汝礪二百人擢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
誨為御史知雜○趙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
治蜀人安之初抃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
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以懲其後及為成都
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
酒至此爾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祭諱為
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
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
利為本○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
者悔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
西戎犯邊殺戮將士趙滋為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
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
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美狄

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傑藝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直北狄之際起於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多宜敷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撤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先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祖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漢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別儀禮漢儒論議為五篇奏之曰為光武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

惟長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六月親權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如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損○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在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及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執政樞密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宮人○賈昌朝薨諡曰文元昌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咸以為結宮人宦婁數為言者所攻○八月大水○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疏行詔有大臣思天變之語上使批

司馬

光言

武李

治平

立漢

出驟淫雨為災專戒不德命去其語。司馬光上疏略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於深淵，浮直樓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穎之間積尸成丘，今夏及鷹，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傳，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深宜益損，以答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不允。置陝西壯義兵。九月，歐陽脩等奏定太常因革禮。十一月，以范百祿為秘書丞，李清臣為書丞。十二月，雨木冰。○呂誨言：臺榭自宜嚴禁，以節心知，諫院。十一月

士午如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荅曰：周公不之嘗，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漢上，追崇事，忤歐陽脩意，脩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而貧者還陳，人至今因之。立漢主園，廟以宗樸為漢國公，奉漢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宗之禮，豈易克當，且以尊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愈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中皇孫

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遜嗣祖
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此下
以考父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漢王無絕父之
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
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贊於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王儼儼以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
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望名號加於王所以為
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
寧縣先是韓熙載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漢安懿王追崇典
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道諛略曰琦
請議漢王典禮再下兩制用漢高祖二帝故事故稱皇考
本非陛下之意皆韓琦專諛之過也求昭陵上未乾王几遺
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半不決琦猶遂

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
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漢王以不正之號
昭陛下以過舉之議韓琦飾非傳會曾公亮趙顛備位政
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錮等之罪中書亦以劄
子言韓琦不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據按儀禮喪服記
曰為之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葛謂之降服者以明報可
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天聖
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此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
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違其所生矣
論語論列不已繳納詰勅居家待罪上封還詰勅趣令供
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徽廉之後未
嘗不預外以宣宣慶降詔今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
之詔今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

...非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
脅而天下平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
年何必用母后之命抑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
列曰琦與布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
乎是日詔諭琦等起臺供職誨等又奏乞罪首答邪議之
臣未敢承命上一公中書降劄子趣使供職誨等繳還劄
子并前後所奏上欽申中書堅辭臺職中書進呈上問當
如何琦對曰臣等有罪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
旨上猶議久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館上在
藩邸間執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等語曰軾遠大器也在
朝廷堪養後天下其慕降伏今職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爲
然上曰與修起事王可平琦曰臣註與制誥爲鄰不若臣
爲制誥上曰未知能否故試其然與否不能取琦不可乃然

而命之他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
愛人以德也。三月慧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
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字于
畢如月至五日沒。諫官傅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
通判淄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言與呂誨言濮王
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放出。夏四月以
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濮
安懿王不當因祖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
曰學士朕所重也且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即家諭勸
且戒之曰公著強直且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
高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秦州。元
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
封府推官曹卞上言請其獄有以內庭爲言者上疑之卞

曰宗憲示禁銷金自始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正如此爾詔如十請。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奉勅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即中止。夏人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以養書即達宣無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皇子頴王瑱為皇太子元是上父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憂形於色頴王曰奈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求為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內外憂惶且早立太子上頴之曰請上親筆旨揮上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也頴王也頴聖躬更書之頴王批曰頴王瑱即召學士章惇學士張方平至頴王命上憑几不言賜方平出書一幅八字來曰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頴王也頴王而醫請書其上力疾書以付方平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大赦。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霾。詔民間私造寺觀賜名壽聖。上崩于福慶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皇帝孝廟號英宗上居潛邸以孝聞閉門讀書終日木嘗夏遊博戲服御儉素如儒者遇人恂恂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曰教授吾師也何敢弗為禮受詔為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就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嗣吾歸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有即官醉飽嘔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為尊皇太

神宗

后為皇太后後名皇后為皇太后名。二月上始親
 政。立夫人向氏為皇后。故相敏中之孫文也。上為。三
 月彭思永自中丞出知黃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
 稅。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
 薛良孺被劾。脩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然脩因誣脩以
 陸運事連脩。長子婦吳氏劾運。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
 永。聞之以語之奇。奇劾脩。上疑不然。奇引思永為證。
 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
 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
 辭以出。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為
 託。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
 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為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
 多思永等能御史蘇某吳甲言猶未已。脩三上表乞罷。

職故有是命。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
 三大臣正國論。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是非。脩必一一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然脩者多。英宗嘗稱脩
 生且不避然。脩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然使誰
 當。既出守。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
 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
 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
 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誠牽私意。上曰。此為
 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無心。它日奎進言。
 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
 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
 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
 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

如主三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輒違制旨合正
典刑於是國家之罪上封奎奏示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
子六罪吳申奏乞留陶供職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趣
知制誥邵元進入陶學士誥元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
不和又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
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錮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
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奎既復
位邵元更以為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以司馬
光為御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吳奎上不擇告在閣門上復
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跡言任
道德衰頹邪別邪正去侈心信鏡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
虞勿數赦公諫諍十事文三言三誨傳竟俞范純仁呂大防
趙瞻趙鼎孫覿皆首贊敢言又論不獲又論五贊謂臣夜

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韓絳言京東民有
父子二丁將為徭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
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
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
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徭前而
民戶愈困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
逐路條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
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縉
高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
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
志不行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
見之。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
曰天裂陽不足地裂陰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等君

明 相 書 卷 之 一

之陰子者父之陰小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
為小人當盛矣上不澤。葬與宗于永厚陵。九月附英
宗祧僖祖。錄周後。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上謂吳奎
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於人上曰
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不之信也。韓琦屢懇求罷相
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乃
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以張方平參知政事司
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穢眾所共知故
仁宗不用上曰有可實華光曰請言臣所自見者上作色
曰每除穢衆言穢衆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好事也知
人帝堯難之况陛下陛下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臺諫
不言陛下何從知之。司馬光仍翰林學士兼侍讀光言
臣昨論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罷政事

若其非是則臣當遠取宜復遷美職未敢祇受新命上
手詔諭光換出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
若以言事罪宜復更遷美職可便受詔。漳泉潮等州
地震。冬十月開經筵。御製通鑑序。神諤復絳州鬼
名山降初曼諒祿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鬼名山者因
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
問道通鑑書且言乘蒙可復河南地密延經畧使陸誥難
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山之衆
若能勝諤祿是戒一諤祿生一諤祿若其不勝必引衆突
塞不知河以待之文彦博亦謂諤祿補臣表貢今或襲取
其他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
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諤祿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
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安撫使琦奏曰薛向招

誘橫山已而神謬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
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然夷
狄臣引道非難但須重朝廷成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
綏州可弃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弃且言西賊誘害公
遣知軍巡檢不接詔用智整極正且人使更不過界是不
復故藉和如况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降人寇名山等
城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
害諒祚既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乃
詔存綏州如琦議

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攻匪棘北
棄幽都西指朔方四夷左衽罔不成賴由建隆初迄治
平末摠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
拓未及改元神禧先取綏州率經繼取銀州王韶取熙

河章傳取懿治謝景温取徽誠熊平取南平郭遠取曠
源最取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
邊界三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
寧姑與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
畫又弗能定聖澤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
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
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迦川寧塞龍支等城
武衛赫見突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
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
涅鄯鄜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示回曾孝
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騁乎元符封城之表迄于
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寇三城雖夏人浸衰而五民力
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變黔廣

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亦大士字鮮有寧歲凡所建州
軍關城塞保固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
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子監修官李燾 經進

宋神宗

大甲興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
刑。以唐介參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又
增置一百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安石入對上
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行不盡合先
王但垂暗胤子孫又皆昏惡所以屬見稱述堯舜所為至
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出學者不能通
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六月日食言觀微狄仁傑後。河決因冀寧州。秋七月
賊軍襲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集

葉知府為仲甫請城而耕之。司馬光權知審官院百官
 上尊號光當今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
 稱頌去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
 而我獨無深以為恥於是羣臣復上尊號昔漢文帝特單
 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
 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
 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答詔使中外曉然知朕
 至誠非欺眾遂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以陳升之知
 樞密院樞密院。出將作監士簿助教告勸募人入
 粟。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濟急
 從之。京師河朔地大震。雨水。八月移尊龍。復行
 祭天曆。九月詔藝祖子孫屬近而行者一人裂地王
 之。可將死分置監牧使。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
 乞令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首先言兩府所
 賜以足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
 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半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救
 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言常衮辭賜
 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衮辭祿由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
 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
 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是理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落
 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耳至末年
 加賦此乃秦洪羊欺武帝之言以見武帝不珣耳至末年
 盜賊竄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
 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貴始司馬光言

是也然所貴無幾以傷國體王安石言亦非推明主裁擇
 曰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
 能入見間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
 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若夫亂亡無
 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
 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
 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
 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亂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
 動依生事則其間有所希冀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
 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之言今所進用多是刻薄小才
 小才雖自可喜然其害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老實之人
 宣王遇車側身修德以成湯武之功其瓜以
 六事責責古人於天不教不殺不伐也如此變時有日

食地實之變必延那國賢良之士以訪闕議祖宗朝有
 水旱蝗蟲之災皆避正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窮獄
 此皆得古帝王用心且其享國長久受天之佑若災異
 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
 棄而不修矣熙寧建議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國喪家之
 兆非富弼公辭而闕之天下其亦殆矣

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功弼聞
 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覽
 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卿就職朕喜
 以呂晦為惡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進用
 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
 施設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
 為然初上問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

後歐幼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爲人少容忍不可曾公
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未闕若使爲政
必多變更以覆天下

治平中郭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修然不樂
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
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
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飛翔得氣之先者也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
初安石言昔周置采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之變通
天下之財後世推舉法王劉晏創此意學者不能推明
先生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

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
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其論棄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
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
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
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尋以呂惠卿蘇轍爲
條例司檢詳文守安石多與惠卿謀。號安石爲孔子惠
卿爲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
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善民不
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三月再秉常爲夏
國主。夏四月河決。地震。旱避殿減膳。羣臣請上
事號及作樂上以父早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
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虜使當壽故不斷其請臣
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可從之即日而

兩。唐介亮上臨其喪謚忠肅。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
 上中下三等。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遠播近忠良上
 親書合回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亦意在愛君志存王
 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弼既上疏謝
 復甲戎更願不替今日之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用捨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法行
 惠顧一二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
 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
 呂誨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推其用舍係時休否
 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因疏其十
 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誨出知鄧州。趙鼎自成都召還上
 命如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皆大用必更資府不為諫

及謝上謂杜曰聞知足為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
 易亦稱是耶杜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晦傳堯
 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諫不復
 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遂除簽書樞密院事公
 議不允杜力言之即罷權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
 奮面議故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亦詔嘉之。上嘗曰
 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
 疾首。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已加遠凡章五上上
 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竇密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萬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詔用官邸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光言國初卓
 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

非平日之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斯役
 為之。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
 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而本乎人情，出
 於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
 之中，而卒不與人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八月，御史劉述、劉琦、錢顛等言：王安石專肆
 言聽，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琦監虢州
 監酒稅，顛、琦、述出知江州。范純仁罷同知諫院，
 出知河中府。純仁自陝西運副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
 乃主曹餉，必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小，甲兵粗修，儲糧粗
 以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亦倚卿。又曰：臣願陛下無深
 於邊事，必遣臣觀邊要，勿生異心。

端則用厚賞，其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
 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言事多忤
 安石，最後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罷純
 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
 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
 諭純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
 用，萬鍾何加焉。遂致所上章。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
 以劉琦等言事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
 落御史充監，當官者夫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
 美。是以仁宗關廣言路先帝容納直言，此皆皇上所親見
 矣。主上遂事繼明，思紹先烈，而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
 誠心失其前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
 喧騰，凡言言敢不論奏，而柄臣遂廢其罪，欲其遇事退

雖於政府便安而王上將何所賴。夫之及學任已能不
 曉時事性又容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
 則稱商數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
 俗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爲賢能薦薛向爲開才指
 呂誨爲無用而會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寬容依
 隨苟且趨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
 聞退有後言伏聞平心虛懷深爲國計安石見之怒其以
 白上上曰宜與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蘇轍以言抵陳
 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
 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去田買之
 事由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方相濟委曲相通吾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
 及官置吏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買之利
 何緣可得使使誘議騰沸商於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諭也常平條物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
 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
 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勵大
 法度紛紛何至此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
 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未諭也
 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港東决流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九
 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
 例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蘇轍力言
 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行陝
 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

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
 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今隨稅納解則其
 願請本也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便乃遣官提舉
 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
 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
 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
 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
 言於上曰此見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
 謂與地動文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弼弼薦
 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曰安石與臣同
 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平之為人如何光曰聞人
 所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它人莫及朕知其才也
 與軍政今社之為相政欲歸政治之闕大必能勝且
 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在
 高論相以王陵少驚陳平可以輔之乎智有餘然難獨任
 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固甚
 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
 至矣彼堅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
 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
 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臺官許請對從張戢程顥之請
 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閣門上殿○十一月置諸路提舉
 常平官○程顥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入方疑以為不

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入或為險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夫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用一切有才力候法行之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顯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又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安可默然後果有責金陵者雖悔之何及也。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它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元發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覽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之者甚厚元發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山出水壤城也盧舍公元發為文無吏官吏皆懼畏居民

恐懼棄家而莫舍元發獨時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自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通英進續奏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安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物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曰知進讓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調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甚四五月朔舊民議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此國用重典是為出輕出重非變也治天下譬如居室毀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熟可也不可使為府侵其事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言用條例司官之足矣全為看詳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之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司條例司皆在中央未嘗遠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之也否及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是議事賜坐

外將出上命僕力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奉明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錢甚重不便已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及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貪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以給六卒時人稀物賤米斛十餘錢京東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常守出賣不增歲徵租稅皆中而和糴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十二月重失人死罪法

○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細絹

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由錢禁抑配李提
刑察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
常立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
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青由錢者唐象亂世之所為
甫青由田先估其直收斂未再已趣其償是盜竊之法也
未幾又奏之罷青由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
使者乃降是詔。右正言李常孫覺言王廣廉在河北第
一等給十五貫第一等十貫第二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
貫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貧富
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二月判相州轉琦
言準轉運司又提舉司牒給散青由錢源十五以上為保
三等以上為甲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

青由錢

青由錢

保依青由錢例支借臣竊以為坊郭自一等而下
支借錢貫百一等而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抵當者依青
由錢又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配
其實官吏防保內下戶求納異時只責甲頭代輸復岐青
諸縣若人不願請結罪保明申報續差官論苟有願請
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畏懼未第抑配上
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由而使者強與之王安石勃然變
色曰既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有保甲則難於
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
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紕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繼
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
所陪止三貫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利率

青由錢

聖訓
卷之二

聖訓
卷之二

百姓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
 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彦博富弼亦以為不可但腹狀韓琦
 來說真忠臣也。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惟務
 多納人言恐非但常事不可為矣遂稱疾求分司翰詹
 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棄還
 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哉之所望將欲誰
 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論以失於披閱安石既入
 見固請罷上或慰之。司馬光辭權相副使奏云陛下所
 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幾有補若徒除祿位不能力救生
 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此臣所以累違詔命不
 能祗受也夫公憂國之臣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久遠之
 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置
 先王之正法愚材利之不足不能動陛下恭儉節用乃
 遣使餉之臣諷刺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
 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為非也
 前法行見此抑配臣恐十年之後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不
 幸國家有邊隅之警乘帛軍資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
 白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朝廷豈容
 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得蠲除是官錢幾千
 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窮此可
 以為善乎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
 糶本前此天下常平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願今無故散盡
 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取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欲
 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與夫洩
 三十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
 能自安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

卷之九

卷之九

司追還其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爵但為太平之民
 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若言不見用雖實諸二府天下徒指
 為貪竊之入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帝令光入見且曰上
 誠罪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由助役等法雖不
 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之曰樞密共
 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心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猶侍從
 也於事無不可言有安石起視事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
 諭執政罪青由曾公亮陳升之欲奏說數日不決安石入
 謝上曰青由法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
 耳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持之益堅人言
 不能入光亦卒不之命則以責備安石二注及開論甚至
 猶幸安石之聽而解也且謂之言人必謂安石仁被忠信之
 士於公言其非也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費公以自售者意謂公重
 卿書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
 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果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
 王氏者蘇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先知○時有知越州山
 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敢青由錢降監南康軍杭五
 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斤
 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許州長葛知縣樂
 京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不肯治縣
 事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劉蒙知唐州湖陽縣
 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
 退而條上其事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趙抃自除參政
 後感激思奮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主
 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

董坐不讓書爾亦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畢變後之時有
何書可讀後與安石議論多不悅然而司馬光辭樞密副
使臺諫侍從多以言者求去朴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
有大小財利之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
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
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也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
去不許是或變中請乃除真政殿學士知杭州亦素號寬
厚杭之無賴子弟皆駢聚為惡朴知其意擇重犯者悉點
配它州要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朴厚臨以清淨
齊人便之時山東旱蝗言獨多參雖自潞川來及境遇風
退飛騰水而盡

東海錄一書編卷之三十一歲五經探源卷之六十月飛騰

祥之來未有不因人事之所感乃老子曰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言殺氣之多有傷天地之和耳蓋天人一理人
事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
反災為祥者多矣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火尋撲滅後為弘農太守雋守員子度河此皆德政
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為政清靜獨不令其境
其與反風滅火堯自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
能以和氣致天地之祥而災沴之生多緣於虐政也以
此觀之天人果有二致哉

御史真行程顥以言不行乞罷職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
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
言管仲猶能言出令書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
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天祺於

不便不
行

中書大傅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公矣幸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顛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顛後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顛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後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顛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九月置中書檢正司。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公亮初為三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蘇軾嘗責公亮不正救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所附已於是聽公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知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交趾叛詔郭遵討之強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討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北界上手詔問公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許蘇軾罷先是詔湖北運司體量蘇軾居喪服除注復賈賤又言官差口兵卒事安石令謝景温劾遂通判杭州。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不報邇英進請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之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應詔而樞史知維謝

景溫彈劾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
臣言不行無願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
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怒自草制極口
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鎮上表謝
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願陛下集羣
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毒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
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鎮既退居
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北門
鎮曰死生鴻禧天地吾其如天何○上試進士葉祖洽等
二百八十七人權祖洽為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
光罷初上論王安石曰問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

曰陳為言外人不知朝廷以為天變不足體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間意專指此
三事此是何理蓋策問光所為也光奏請外至是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退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
勇四番欲更八邊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
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二輔雖
然光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求興一路
城池樓櫓皆不急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軍興臣坐之
於是路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冬
十月兩木水○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
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
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卷之九
李
九

州留之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
然楊繪言公信臣言歸或弄于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
三三德年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
致和。秋七月楊繪劉摯罷。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為大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欲進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
可與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
三十一篇及以道經義書于市雱傳達于上而鄧綰曾布
等二人乃黨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雱得親近能附己固不復
解。高麗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真宗請和。以
王六國為崇文院校書官國書力請安石以天下不樂新
法言歸各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與於景皇曰吾
家門祿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感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弟也

法何與兄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若國
汝殺身破家發掘丘壠累及先人豈得不與我事耶。建
大學立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百
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冬十月詔差役
聽民其罷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
十一月依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出襲之邊將耳 李彝興

本姓李彝興未詳姓李出有夏銀綬有靜玉州之地繼

李繼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

之法遷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啓繼遷之叛其
失一也然繼遷之叛其始不過邊庭之叛將且自其賜
以國姓名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順愈以啓其驕心
其失二也然李彝興服未至與中國並立而為夷狄也

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自保吉既降朝廷復賜以五州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啓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石昊別西夏之爲惠太公天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一

朝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官太子

賈經進

宋神宗二

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巡察誘誘特政者收罪之。二月振兩浙饑。漕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易法。以內侍李憲爲河北水邊文撫。成都以忒卒爲憂朝廷選擇大臣爲蜀人所信愛者吳如趙抃即日除資政大學生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宣顧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且從事即日辭去至蜀密爲經略而燕勞間暇如它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義以率衆北忒還得餘貲爲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言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
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抹不下法
更以意決之變孝忠以私度牒餘皆不死。夏五月遣通
遠軍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
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六月王安石求
東南一郡上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
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
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
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晦比卿少正卯盧杞
朕不為惑但乞均勞送而已上曰周公為成王所疑故逃
居東爰成王不疑則歸國縱朕於卿有疑今既相見無疑
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閤門有旨不許收
接安石文字又令內侍觀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困勉半年不可強未免用
聖聽上曰朕不明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達
謾故許其辭秦州既而達諸王詔陛下又從之達知陛下
可欺故敢放縱為王詔之獄今在純奏王詔討兗東事本
不相聞又卿如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
敢如此上曰只為事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
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彥
以陛下含糊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彥
。秋七月初以文臣為都城旨。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
議開梅山徭人納土。八月王詔復武勝軍改名鎮洮。
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
故步修文行于世文體為之一變。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同平章事。與唐炯相自小官上書乞斬莽青苗法者魁

廟

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諫院事一日擢知殿中侍御史
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曲事安石元絳薛向安
石願旨氣使無異家奴其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
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再拜而出詔貶潮州
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
。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
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御史張商英劾奏察院堂
庇吏人任遠等十一事。商英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
乞令有司推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十二月兩上
癸巳熙寧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忠等
四百人擢忠為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局
訓詩書周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
夏人寇秦州劉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學

置律學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自義三道習斷案生自
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
三事。五月濫夷寇邊。置勇敢效用河東鄜延秦鳳環
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涇原路以五百為額。六月置軍
器監。周惇頤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今
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為南安軍
司理洛人程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
學知道也使二子頤頤往受學焉熙寧初除廣南轉運判
官改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
求南康軍以歸至是卒年五十七博學力行聞道蚤遇事
剛果有古之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
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貧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分
司而歸妻之饑弱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

魏

西雅有高超元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合於湓江惇園家世道州營道濠溪人也因寓以濠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易說數十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武舉二十四人授緣邊任。王詔克洮岷疊宕四州幅員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王帶賜安石王詔加資政殿大學士。振兩浙江淮錢。章惇平懿治州蠻。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入觀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知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求樂遣人輸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家明日問之果安將以是愧服惇忠

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休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專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躋其

魏 魏 魏

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未幾渝州獠人木斗叛詔本體量安撫獠人以秦地來歸得地五百里為四塞九堡奏至上大喜及卒還命知制誥。二月董遵將青宜為鬼章數擾河州屬蕃襲殺宋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千攻之平路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

邊界

書

受李元凱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
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選裨將出
擊之賊遂退走以遵裕為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三
月旱。減兩浙預買納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
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民間陪備甚多請罷之以寬民力上
從之。遣使奉國書言以邊戍壘侵入彼國許應朔三州
乞行毀撤別立界至事使歸上面諭俟差官與北朝職官
檢視定奪。上以天下旱蝗詔未真言司馬光時已退去
洛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
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九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
責宰相兵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十五年
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文不雨河東河
北陝西飢民皆餓人京師而京師外飢民尤多福清都

捷

捷之勢作圖東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
保遷移因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
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
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
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俸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
俠否安石曰昔從臣學固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
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
青苗免役亦行罷催使又自劾擅發馬逆詔開封劾擅發
之罪。詔役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權罷方
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兩電。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
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顥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
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

書

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其者甚衆，上欲保之，不若暫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願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顯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指之會，又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去，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五月大雨雹，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良為崇政殿說書。六月，治臺獄，羣卿使。秋七月，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入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十一月，置保甲。自九月以內，置保甲三司使。三司火。十一月己未，郊。十二月，置澠河買馬場。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用
惠卿

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東西路。雨水冰。二月，以王安石同平章事。時惠卿既得志，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既出，安石私書自曰：母使齊年知及母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數年，意欲併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勒，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惲、東、聞、白、上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譏然。大閱。行戶馬法。三月，遼使復來，請地疆，指新朔應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沈括報使括尋於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崑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

惠卿

惠卿

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持責輔臣使以圖示虜仍
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母以折邊訟。上問張方平以祖宗
禦戎之策數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震武
馮輝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
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
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詳
審吏士用命賊所入報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
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然太祖之世邊鄙不登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
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輝
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
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
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

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
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
丹遣使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
安於養養之士騎隨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
二府置酒殿廡英頰泚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
曰朕以變曆講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以修戎事
為應兵爾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
善者也。以勝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于英祖未及大
用書其姓名于禁中神宗知之既見姿度雄爽問天下所
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易位
者明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
無黨譬之草木凋落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

嘉慶
卷七

卷七

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自曰天下名言
 也遂以為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大用矣而元發性疎
 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
 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
 者旁午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
 訕訕恐公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譏謗帝雖不疑然
 亦出公亦先是富弼守青州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
 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額數千其後朝
 廷采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責守
 城池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為遷調意○上以虜情
 無厭賜前宰相臣韓琦富弼文彦博等公亮手詔以待遇之
 要備禦之方令安具以聞琦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
 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侵謀之意故引先發制
 人之說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
 以致虜之疑者七事招高麗一也建熙河二也西山植榆
 柳三也創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創都作完降弓刀
 新樣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切計始為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國之本當先富疆則可以
 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成太平故新制日下
 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衆心
 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
 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
 悅服塞下有餘畜幣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
 可振威武而復舊疆○夏四月罷河南北監牧○湖南水
 行奉元曆○錄趙普後○五月兩土及黃毛○陳升之

聖安
二卷
十五

聖安

聖安

聖安
二卷
十五

聖安

罷知揚州。六月，領王安石經義十學宮，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制誥。上奏呂升卿遷秩有差，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韓琦薨，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禮馬皆驚，上聞訃，輟朝發哀，後苑謚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雍容，人不可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於己，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解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曰韓琦。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蝗命捕之，易以粟。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論政愈駁，絳屢稱疾求罷，出知許州。修京城。九月，立武舉，純倫法。冬十月，御史蔡承禧奏呂惠卿欺君玩法，立黨隸奸，罷知陳州，先是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館章示之，乃上疏自辨，而王呂之怨日深矣。蔡出軫大救，求直言。

十一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安石怒，薦趙鼎為安南招討，李憲為達副之，交人陷邕州，都監張守節死之，知州蘇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城於坎，縱火自焚，尋贈緘奉國軍節度，蓋忠勇，安石不信，災異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熙寧九年，竄沈起，劉彝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寧，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嶼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乃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彝代之，彝至復生事，交人大舉入寇，至是竄起鄧州，彝隨

嘉慶

嘉慶

嘉慶

嘉慶

嘉慶

嘉慶

州。以郭達為安南招討趙尚副之。兩電。三月上策
 進士徐錚等四百二十人擢錚為第一。詔自鐸以下並試
 律義。錚家老官陳鏗等以考第一甲不精並罰銅。西蕃
 鬼章寇邊韓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王
 中正劄制之。冬十月鄧紹練軍甫罷紹始附會安石居
 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紹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
 所為紹懼安石出而失勢遂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身
 兩險薄諂事安石子秀以進至是皆斥。王安石罷安石
 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秀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
 務上益厭安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以吳元王珪同平
 章事。十二月命內侍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郭達
 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二十里獲偽太子洪真李乾
 德等降得其地而還。兵志是年休兵。

保甲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熙寧十年春正月以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

平封樁粟麥收卹流亡多所全活。二月鬼章寇岷州种

諤敗之。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遣使安撫。秋七月河

大決北流繼絕。九月邵雍贈著作即謚康節雍字堯夫

衛州人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

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

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類然其順浩然其歸嘗適吳

楚嘗晉梁後徙于洛達革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學者日衆與人言必依孝悌

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立

義倉。十一月甲戌郊。十二月張載卒載年十八慨然

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

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
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訪二程于京共語道學之要於是盡棄異學淳如
也退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
示門人曰此書千慮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
要發端示人而已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李必至聖人而後已上嗣位之三年以呂公著薦召
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曰知百入見二府
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後與執政語多不合命校書宗文辭
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送朝會宗文以言得罪益不安
乃請告西歸行次臨潼卒

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高麗七年

慶之
慶之

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遣高麗使之。閏月曾公亮薨上
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喜馮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至鉅
萬持祿固位為人所讒。除張方平太一宮使進退禮秩
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
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
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安
石為政罷銅鼓錢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鑄錢之
出故中國歲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極論其害
請詰問安石舉要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
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
變之故人為恐懼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
有所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
惡但欲歸老爾。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大史言日當食

險之不食。有大星裂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地
 如雷。瀘州納溪蠻入寇命韓存寶經制之。秋九
 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蘇茂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俟歲
 斂廉三州人口歸後屬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十二
 月復置大理獄。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強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
 曰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
 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三月上試進士時度
 等二百四十人擢度等一。張方平除宣徽南院使檢校
 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還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
 視二府不可為陪臣臣詔獨遣少丑使者見方平不敢仰
 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請舉西北壯士進馬象之南方具意
 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臣當助無功而還因論

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
 公緹四易姓矣皆以大校募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
 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皆服其精練
 師還如其言新法既弊以場河渡司廢又併祠廟鬻之官
 皆得錢聽民為費區廟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宋王業所
 基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
 二祠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恐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
 斯於是天下神廟皆不鬻方平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
 益切至於兵尤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夏四月幸金明池。冬十月置籍田於京城
 東南度田千畝為之置令一負。太皇太后曹氏崩。十
 一月雨土。十二月太學置八十齋齋各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入內舍生三百入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

元豐

元豐

元豐

元豐

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御史舒亶言蘇軾所著詩訛謗時政為陛下謹按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蓋因三月食無益其他觸物即物應口所言無不以訛謗為主繫軾御史獄竄軾汝州坐受軾詩黜罰者二十二人

元豐三年春正月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三月吳充罷諭月冬世譏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四月瀘夷寇邊。秋七月河決瀘州。禁出太微垣。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國家建官多循唐制李清臣乞詔有司並改釐正以成一代之法從之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陳升之卒升之奸狡多折數善附會以取富貴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人驚駭以為未識其他豪侈類此。置元豐廢於司農寺南熙寧改法

凡統賦征權官貴人之利方歸三司而商山黃海蓋揚亢治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蘇軾經制瀘夷明年廣敗乞弟

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追乞弟至歸涪州四日求乞弟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保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最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

如此而自不言詔以弼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祗

修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蘇軾經制瀘夷明年廣敗乞弟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追乞弟至歸涪州四日求乞弟不獲有詔班師。夏四月親閱保甲保甲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教保丁焉。詔罷合祭親祠北郊。五月有上書乞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最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

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倍之則為非以此進退
 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奏為數條以千名譽
 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之
 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
 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六月命內侍李憲經制熙
 河。遣封程嬰成信侯梓曰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
 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岷州種諤
 出廊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種會師夾攻而
 董德集六部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意克蘭州諸城之
 種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米脂
 之功詔從之詔入石曼鉉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慶二
 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多隘勝靈
 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

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及他將之師亦以
 道遠多艱多至逃死遂詔班師。韓存寶討瀘夷乞弟失
 律斬于瀘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涇原路制置等使知蘭

州李浩副之種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三月江西提舉劉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

役法十害與壽益之患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

露輒敢張皇上書意欲擊壞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千四百餘人以裳為一。兩士。夏

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

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改參知政事為明

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制始改

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中書取旨門下覆

夏人寇

奏尚書施行。曾鞏為中書舍人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
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
其子章謂世無有。五日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慶延
議邊事。夏人寇邊麟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麟
罷西師再舉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
禧之議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
名銀川寨夏人聞之舉兵來爭禧辭舉亦自未脂引兵趨
銀川寨之賊二十萬眾攻城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急
破之則賊散後雖有重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慶延漲天
必數十萬之眾使保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不聽麟
延副總管曲珍山戰賊績將官冠德死之永樂城依山無
水將士渴死者亦半至絞馬盡飲之惟禧與舉有水兩壺
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爾無水已三日矣禧

夏人寇

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慶笑曰止此矣
夜半城遂陷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璣死之兵萬二千三百
人皆歿。安化蠻寇邊宜州守臣王奇將軍萬死之。冬
十一月以李憲為黑河秦鳳路制置守使。言慶宮殿成
行的獻禮詔以四月朔獻景靈宮

夏人寇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初上以朝儀物較更
造衣衛軍冠服至是始陳於殿及召祕書監劉几赴京
議樂新樂成奏之。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虜眾數十

夏人寇

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開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
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
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募死士
百餘夜縋城而下得擊之賊眾潰散時以文郁方尉遲
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命府將郭仲英敗之

寇離州知州警虎敗之。四月兩土。閏六月富弼薨。遣表言思詞杜絕。論說日聞。去歲大舉西伐。無有凍者。又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又言興利之臣為國。勉忍。又言西事大為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盪。願速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自見。喜溫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平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實當言君子小人。如水火。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蓋猶同地。終必為臭。平生所薦。如王質。與弼表。余猶深懷石人。然復具金。雖杜杜。陳希亮之流。

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為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帝。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純斯酒。未嘗。朝廷。計。聞。輒。視。朝。一日。發。哀。下。後。弼。贈。太。尉。謚。文。忠。元。祐。初。配。饗。神。宗。廟。庭。以。安。壽。同。以。樞。密。院。時。西。邊。用。兵。又。上。益。獸。之。乃。不。次。用。壽。以。安。如。朔。日。有。食。之。夏。人。納。款。仍。乞。還。使。批。嶺。邊。六。長。為。置。臣。乃。賜。東。帝。詔。累。曰。潘。服。不。恭。刑。地。不。過。容。於。故。實。非。朕。所。私。其。地。界。已。令。鄰。廷。經。界。司。旨。揮。保。安。軍。牒。宥。州。施。行。條。贖。界。了。日。歲。賜。依。舊。孟。軻。封。鄒。國。公。十。月。內。午。郊。罷。合。祭。文。帝。傳。致。仕。特。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結。等。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賢。有。時。白。衣。冠。甚。偉。都。人。多。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

之洛陽者與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欲謙善故事與焉
 補本卒論清獻林為人和易溫厚周旋由是謹繩墨節規
 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
 之術儵然有高舉意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
 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其為
 吏誠心愛人所以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
 出出之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備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
 改中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刑誅勳疆惡意民屏迹
 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還物有以過人者林少孤且貧刻
 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判官有告
 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為善死林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
 前不用赦後不造云言不造以疑造之卒免死一州皆
 服

判宜州卒有知人當死者方繫獄病難未潰林使醫原之
 得不死會赦以免其愛人之故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
 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巷號為喪起知秦州
 海陵復知蜀州江源後以曾公亮薦認為侍御史其在言
 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都順子之清孟獻
 子之賢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賢公比皆兼而有之不幾於全
 乎○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經制李憲意其必
 大舉入寇乃增城守之復募遊兵隨方應禦至是果以步
 騎號二十萬圍蘭州九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
 尸五萬○是歲高麗王徽卒

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濮王○夏人寇延州將
 官呂真敗之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寇靜邊寨鈐轄孫
 敗之夏人懼一夕遁去王師乘勝逐之斬首數千○秋七

表入貢

表入貢

表入貢

月伊洛溢○河決元城○冬十一月夏人來貢表略云歷

也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險

人誣聞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

還城之貢輸用息下戈庶生民之康泰上令錄本付李憲

諭○更茶鹽法○孟軻配食封首向揚雄韓愈為伯

乙丑元豐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上既不豫宰執

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惇欲勿致王珪語知開封

蔡京陰戒人執刀將斬珪珪曰上自有太子何議之有入

對珪言去冬奉聖三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關凡三奏首

肯珪書皇太子名曰世宗領之珪等又請皇太后建同聽政

上首肯太后辭避○再請至再三太后泣許曰皇太子侍

聖羣臣皆嘗見之○再瞻朝太后曰皇太子福壽較上皇

聖羣外太后以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謂論語

七卷自皇帝服藥王馮佛經析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

端正珪等拜賀遂立為皇太子○二月朔立皇太子○

備編大赦○上崩王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十九年謚曰

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上在東宮素聞安石有重名熙

寧初輔政新法之行為天下患上始不信任安石上勸精

求治或曰是不食至兩宮使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

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起之也憤地

狄阻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

滅西羌乃圖北伐及交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

朝其當執其咎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

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

小苑跬步弗幸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

王之盛德也。○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后

○太后同聽政上甫十歲臨朝。○左右漢梅莫能窺其喜愠。○詔沿邊守疆場。○罷京城邏卒。○

詔樞密三省同議邊事。○夏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法。○有未便者以次罷之。○詔傳宣內降並由中書樞密院覆奏。

○出內侍宋用臣等十三人。○召呂公著侍讀。○公著入見。奏陳十事。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德。四曰慎選。五曰

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五月京師地震。○王益亮等輔政。宰相凡十八年。無

所建明守成而已。○號為三子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旨上可否詔云領聖旨既退諭事者云已得聖旨。○上

以真陰不獲發進七賜劉廷等十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以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韓縝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

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起闕入臨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

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大皇帝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者。○光言宜開言

路。尋上疏。畧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

英宗。又以此事。神宗。今以此事。陛下既而復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屬精求理。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意所

委之人。於人物理。多不通曉。足已自是。不能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新業。佐祐鴻業。而多以已意

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之所欲。為人主不能奪天下

更能格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事
欲遂其狼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孰不愛富貴而避
刑禍於是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作青苗免役
市易賤貨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區欺輕動
干戈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罄竭狼狽奔潰使兵夫數
十萬暴斃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
欲乘時干進建議書保甲力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
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邊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
如在水火此皆羣臣隳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自身
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此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
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
當過為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力馬又寬保馬年
限四方之人無不感德夫為政在順民心而民之所

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
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違陂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
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是以
陛下繼有所改而遠近交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
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伏望早賜施行太皇遣中
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
之士切欲與君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路須卿
供職施行光乃受命。詔求直言。六月程顥卒神宗素
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抵以正心懲忿求賢育
才為先王安石曰益信用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
言其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
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堂言難行也。類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與類雖道不同而皆謂類忠信人也。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酒稅上即位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類與第頗少間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厥科舉之習憤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編書則列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凡為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陋則必入於此。此道之不明也。邪說之害也。類曰：賦也。其目正路之善無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我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乎窮理盡性。循道有序。其也。

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趣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米無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冬十月詔舉諫官。罷義倉。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頌奏曰：耆社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耆及其父也。耆社之後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何兵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復坊正並募人充給雇錢。十一月附神宗祧翼祖。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司馬。光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且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昭昭也。可以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知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88
6
3 3

六
上

朝散郎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李

兼

經進

哲宗一

元祐元年春二月吐蕃酋長重圍死魯子阿里骨代
 立按河西節度。閏月契丹罷罷與重圍重圍相交
 結確博高之於內履與按蜀和之於外忽往來傳送自以
 為有定策之功右正言汪觀首論人主所與共運天下者
 執政大臣而治亂安危之所係也今執政縱人入姦邪害
 政者相半一二元老安得盡行其政因極言確博及韓琦
 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等皆累數十疏論劾命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左僕射必以之官觀不報光又言切見
 文憲博沉敏有謀慮必以治體能斷大事光輔四朝數
 德著明顯之用之臣但

小補不敷及轉種是六
以御札付光曰知卿所奏除
博休中行右僕射事
八十蓋用光奏云元文
亂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許此拜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怨歸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志又
言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
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當然者然後朝廷
清明人主慈得聞利害之實遂謂保中國教養萬民去
一關保馬不復買見在者悉歸牧給諸軍資而見法所備
物皆蓄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者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等處之鑄錢悉歸法皆備其書問川
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重者以部左右會機發官
頃之書見之三曰使事有散謀

戶部使尚書皆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懼然曰
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也君之意時備免役
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上初即位當時
進說者以為一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
事以塞人言光慨然事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
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身
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沽均
輸等法昭帝罷之唐太宗縱宦官公求賂遺賢者皆拘
四方之人德宗罷之德宗晚年為宮五坊小兒暴橫諸
使月進金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
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或謂光
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

朝會
卷第

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祐
宋必無此事遂改之而不疑安石嘗歎曰然始謂新法為
不便者司馬君實爾嗚呼若曰嘗參用元豐舊臣其變其
法實光之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宜外
天哉是年正月光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
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無路遂益其數曰四患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乃心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數罷之又
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次時異議者甚衆光持
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與光合奏不能奪又論將官之
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委守令備決之又乞廢提舉官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舉刑獄光以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用舊制已上於郡守
中舉轉運使

呂公著
入相文
重

總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皆從之及拜奉
僕射入對延和殿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
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高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上等而不糶者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惠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先知與不為以自任
天下之責天不假年惜哉。三月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置理訴所許熙寧得罪者自言。夏四月韓縝罷。振
淮南饑。蠲旱厲租。章惇罷惇與司馬光爭論役法惇
謂光曰後日安得奉陪啖餽於是中丞劉摯諫官王巖叟
朱光庭言惇凶險乞行顯黜韓縝素切齒惇等誣定策事
至於簾前白之大皇與外廷始知其誣大皇怒遂罷惇樞
密院事。四月以呂公著為僕射。文彦博平章軍國重
事。王安石薨司馬光於病中聞之簡曰公著曰介甫文

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
 護使輻湊貶廢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
 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知厚
 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崇前主張則全仗誨叔也詔再輟視
 朝贈太傅與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五月贈呂
 誨官先是誨言安石居廟堂之上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誨賤外而卒至是贈官。六月禁
 科舉用王安石字說。賊呂惠卿。貶鄭絳。七月夏人
 來議疆事。九月司馬光薨于西府享年六十有八上臨
 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忠信孝文恭儉正直出於
 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吝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
 利紛華如惡惡臭人化其德法真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
 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首創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

節尤好儻為冠昏喪祭法通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語不信不事生嗟賈第洛中僅庇風
 雨有田三頃與其夫人貧田以葬其夫非食以終其身躬
 親職務不令書吏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為之
 益力。冬十月改銜聖公為奉聖公仍置教授一員教孔
 子子弟。十一月詔監司分巡州縣。
 元祐二年春正月冊李乾順為夏國主。二月河北
 災遣使振之。二月詔上。臣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
 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
 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
 不是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起公兼
 侍讀提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

事類
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四臣入侍為我疆起無或懼動鎮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三月以雨雪不時止天下營繕三年散遣兵匠○分畫
 西夏地界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夏四月旱○師道
 徐州人侍從合薦授本州教授遷太學博士○張商英上
 言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經筵變更
 又簡為軾曰老僧故住為寺呵佛罵祖一則言也
 事官也或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江東提刑○
 韓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罷門下侍郎出知鄆州○八
 月賈易罷○程頤罷○詔西邊嚴備○復泚州○九月真
 人寇邊○禁造銷金○冬十一月更科舉以經義詩賦論
 策通定去留高下增論策舉經義為五場
 ○元祐三年春正月後廢恩舍○二月以曹摅為國子
 司業○三月癸亥舉人賜金堂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呂公著
事類
通考

四

夏人寇邊○德清寨張誠敗之○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業
 同平章事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夏人寇
 邊塞門寨朱實郝普等死之○秋八月張陽燾寇邊○邢
 恕為太皇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皇乞尊禮高氏異日之
 福太后怒乃罷恕○閏十二月范鎮卒諡曰忠文熙寧元
 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
 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為世所重○三
 省言之詔內侍省裁省禁中之費以報有司從之
 ○元祐四年春罷回河及修水河○二月呂公著薨上
 臨其喪贈中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闕而學粹苟
 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
 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宜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

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守毅然不可回奪也上題其碑曰純誠厚德初神宗朝有欲復肉刑者詔輔臣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遽復將有陷貧獲賤之譏宰臣吳充議復屬上衆亦以爲難行參政王珪欲取天府死囚試成。書有流星出東北。翰林學士蘇軾以疾辭免命知杭州。夏五月蔡確責授安州別駕新州安置先是知漢陽置吳願厚言確除調安州也誠恐心作夏中登車蓋十詩五涉譏詆而二篇尤甚詔安州續進元題詩本大右怒貶確分司南京事議論確不已遂有是命呂大防劉摯皆以確母老不欲令羈縻大皇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純仁復留身擢左丞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於死地不聽純仁退請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

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爾。李常坐爲御史中丞不言確爲諫官所攻罷新除兵部尚書之命知鄧州。司諫兵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范純仁黨蔡確太皇曰人言純仁黨蔡確則不然但見范縵爾罷相出知潁昌邵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爲邪投之死此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染毒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他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中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絕之哉一吳夔厚以前宰相詩爲讒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

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以准及其黨
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用
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
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
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險薄之徒使宣仁被謗哲
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

悲夫

六月夏人入貢以宋脂四塞與夏人。立縣令課績法
○九月辛巳大饗明堂

元祐五年春正月錄下介後。二月文彥博以兩鎮
節度致仕。夏四月詔經筵官對。知樞密院孫固薨上
臨其喪。○五月兩自。○六月夏人寇
○九月日復集賢院學士。○冬十月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

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為書樞密

○三月魏武舉人魏馬洎以下進士及第有差。夏四

月詔置解館。八月蘇軾賈易罷先是易上疏言右

丞蘇軾厚貌深情於山川鼓言此行甚於蛇豕其言

既立更以背常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感其乃

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鳥啼鳥亦欣欣書於揚州

一方曾子後乃作詔策題又行譏毀言者因論之其

依呂大防制九更慢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

及陛下復行差役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決配頌章

元祐六年夏無異之人累年火傷軾張大以為甚於熙寧七

年一志夜

料借居民什器盡皆捏江相卒以為遊

監司之... 既... 必...
 元祐七年夏... 皇... 城... 罷...
 六月... 射... 七月...
 王... 時...

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 指... 富...
 元祐八年正月... 仁... 聖... 不... 感... 今日... 果... 有... 造... 此...
 知大名... 九月... 求... 興... 軍... 環... 州... 地... 震... 冬... 十月...
 夏五月... 董... 躬... 逸... 黃... 履... 基... 罷... 時... 躬... 逸... 與... 慶... 基... 並... 為... 監... 外... 他...
 帝而其弟尚書右丞... 職... 勢... 曲... 法... 相... 為... 肘... 腋... 當... 正... 典... 刑... 呂...
 大防... 近... 來... 言... 占... 擊... 人... 多... 以... 誘... 先... 帝... 為... 辭... 非... 惟... 中... 傷... 正... 人...
 六月... 尚... 書... 左... 丞...

蓋以議事事下合辭疾出知頴昌上遣內侍賜茶藥官
曰已用科言後相范純仁矣。秋七月令陝西弘農
鐵器。及范純仁為右僕射侍衛史來之邵論純
程頤聞狼不才於國無補不可復相揚畏亦攻純
報純仁辭不允入謝太皇嘗謂曰相公目與呂大防同心
協力。八月兩京河北淮南水。九月太皇太后崩先是
台疾呂大防等入崇慶殿問聖體太皇曰其身按神示
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嘗施恩於高
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
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初以死皆不得見言訖淚
又曰政教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譏議官家者官
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番人乃呼左右
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社飯明年社飯時思

曾身也太后同聽政九年至是而崩。冬十月上始親
政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疏略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
羣臣此乃宋朝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天下治亂之端
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謹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百
姓呼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口徐王魏王
皆淵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
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一一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之
意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
氏社稷宋家天下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斥絕姦邪裁抑
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皇
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
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
與太皇太后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
負萬民天下之所繼疾而欲去之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
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理
察其是非有以比言或聖聽者宜正其罪痛懲一人以儆
羣庶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則姦言繼進不已
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虧
陛下孝道必有以大失人心人心離於下天變見於上陛
下雖欲救之無及矣今乃小人乘間之時也此等既上誤
先帝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蘇軾先
約相馬咨上章論刑獄章已就見祖馬章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載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
願附名只於臣下加一等字。召內侍劉棻等十人並為
入內供奉官尋又以內侍劉棻等從政為內侍省押班
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呂大防等進呈上曰只為禁
中關人兼有近例蘇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為政之初先
權內臣故衆心驚疑爾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
執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祈廟取旨可也范祖禹言漢有
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
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
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
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
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內臣中李憲
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為魁傑憲總兵熙寧中正總兵

河東其勢震動內外憲陳再舉之策以至求樂陷沒用臣
興土木之役爲國歛怨此二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
姓朝廷只從寬典量加發軔雖憲已死中正用臣猶存陛
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
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
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輒
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
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臣所以敢極言之陛
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
羣小人故朝廷清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
人故宮禁清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蓋非有如今
日也陛下誰能聽臣之言悉逐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有
則憲等遣已入者復接外官則內外之人無不頌聖德萬口
一辭矣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上欲各與差遣爾
祖禹乃退。十一月楊惠為禮部侍郎即首叛呂大防上疏
言神宗更法立制以重萬世之賜首求以成繼述之道上
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惠即疏列章惇等
呂惠卿劉摯伯益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
建立法度之意乞召摯為相上皆納焉。十二月章惇除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復中大夫王中正復遷都團練使給
事吳玠等討不書楊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革惠卿中正諸
詞皆不聽。是歲河決內黃

編修李燾經進

宋哲宗二

聖元春正月駙馬都尉韓嘉彥於長公主廟禮
 不遜擅宿外第責置斬州○除河東大銅錢禁○二月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尚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
 后○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殿中侍御史來
 之邵之遂大防以破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
 燾呂惠卿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乃罷相○親試舉人
 賜孫漸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蘇轍罷知汝州○夏四月
 侍衛史重策論蘇軾所作詩詞文字語涉讒訕有旨落職
 降知英州○曾布請復先帝政事且之改元以順天意詔
 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神宗實錄請取王安石日錄

參照編詳○六月臺臣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詔呂惠卿
 卿察確之公正其罪大防自承與知隨州劉摯知黃州蘇
 軾知袁州歐陽文舉知州呂希純自兼政說書知懷州○周
 秩上書忤意貶廣德軍○除字說禁○張商英自開封
 若守已出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言
 事○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當呂大防
 權重時並以親舊相為表裏通傳指意令首惡雖已貶黜
 而善善備未明示真幾於是降壽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
 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詩監光州道酒稅又上疏言曰我
 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之目一風俗大志未集神
 靈在天宣仁太后保祐陛下之德於輔政萬視聽於臺
 諫而勸利之不足非建起何如○書一日鳥合上叛君親
 之天下皆師友之訓或以小合備德之至是員或手翳障

面為半造明或首首結子弟之歡或伏地修門下之敬於
 是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明撥而後動謂
 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閨陰
 私構架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鼎抱持其足謂之小
 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台而畏謂之歸宗何候報
 探謂之滅門踏走馬鞭勢盡相備○之徒中反告嗚呼學
 士大夫平日不素清聞師儒先生之高道不自慎重身被
 譏議亦有足悲者若必長不已則憎愛恩怨未易改也臣
 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勸仍揭朝堂○范祖禹屢乞
 補外出知陝州○范純仁罷相初純仁為右僕射於事無
 所私隱同列或病之呂大防引拂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
 純仁以畏不靖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門下
 侍即蘇轍從旁誦其彈文遂力丐去出知穎昌○以王安

石配饗神宗廟庭。○章惇為右僕射。○罷五路開寶通
 科。○復元豐免役法。○閏月復提舉常平等官。○罷十科
 ○復義倉。○復元豐改官員。○上親政修復元豐故事。士
 大夫爭獻所聞。吏部尚書彭汝礪一無所論。而知壽州朱
 服賀改元表力詆元祐變法。章惇乃出汝礪知成德府。而
 召服為中書舍人。○五月罷進士習賦。令專治經術。各寫
 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立宏詞科。明年禮部
 立試格除詔誥赦勅不試。外章表依見體式賦。如唐人制
 白蛇幽蘭澤注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
 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
 塗山劔閣銘之類。戒諭如近體戒諭。風俗戒百官之類。序
 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詞理俱優者
 為上。○曾布奉詔修

察其言不實。乃罷言職。○除宇說禁。○秋七月。追奪司馬
 光及呂公著贈諡。貶呂大防。並奪蘇轍。梁燾。劉安。世官。分
 鄭斷。錢鄂。兩安軍。居任初。章惇欲用蔡卞。議光及公著並
 發家斷棺上不聽。○復免行錢。上謂章惇曰。須從民便。不
 願者勿強也。○置府界學生監。○八月。開洛口新河。○九
 月。罷制科。○廢廣惠倉。○冬十月。呂惠卿自江寧改除樞
 臣。韓忠彥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
 令知北京。豈可留也。又曰。王安石禮勝。惠卿又曰。呂嘉問。吳
 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專權日甚。一日。若以舊恩欲保
 全之。則不若制之於初。先帝體貌王安石言。聽計從亦未
 嘗敢爾也。○以常安民為監察御史。○振河北錢。○十二
 月。河東鹽復官。實法。○嚴銅錢出界禁。○范祖禹等修神
 宗實錄。坐詆誣罪。竄相禹。永州。趙彥若。澧州。黃庭堅。黔州。

正安置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紹聖二年春二月振河北饑。夏四月以邢恕知青州。置律學博士。秋八月錄趙普後。罷關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以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等坐貶謫各指定州軍居住及安置等自並特許於外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后神靈在天亦當欣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監祭御史常安民上疏言竊京之甚足以惑眾辦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外實外連蕃漢今在廷之臣京黨過半若不早逐它日羽翼已成噬臍莫及矣又言今天臣為紹聖之說者其實皆借此以報私怨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黜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權臣橫恣朋黨滿朝准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素臣何陛下變按不敢負恩摧杜拉朽之事臣實耻為之舉朝疾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終恐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以避之上公與安氏知軍惇乃進擬為監當官。冬十月河

蘇州地震。十一月安燾罷。蔡確追贈太師益中懷。十二月詔察官免言事舉臺諫毋限資。編元祐章疏。紹聖三年春正月以揚畏知魏州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愉合諛隨飾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執政政天下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有詔落職中書舍
 人。出內庫金帛赴五路經界司封楮以助邊費。○二月
 罷富弼配餐。○三月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尚書省火。○
 劔南東川地震。○夏四月命河東鑄當三錢錢。○復罷宣
 徽使。○五月孫諤言役法不均詔罷言職補外。○秋九月
 涿州地震。○廢皇后孟氏初后朝謁景靈宮之事就坐
 諸嬪御侍方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留兒喝曰綈
 開婕妤背立如故由此閣中皆忿冬至朝隆祐宮候見后
 所御坐米糝金飾婕妤頗溫從行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
 皆不平故傳唱曰皇太后出后去所婕妤亦起立或已傳
 婕妤好坐尋復所遂領下此婕妤不復朝而後去遂訴于上
 時內侍郝隨用事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為大家生子
 必坐正當為德行有補會當復公主病后有姊頗知醫

出入掖庭投公主藥不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繼
 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媼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
 中禁嚴密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右持以告上上曰此亦
 人情之常爾后即取符藥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
 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內供奉官王堅以
 左道為右禱相事聞上召宰相謀之章惇請禮官共議蔡
 卞乞掖庭置獄差宦者推治遂詔內侍梁從政蘇珪即皇
 城司鞠之御史陳次升言廢后事重乞選侍從甚諫置獄
 庶獲情實獄具堅求與法端以桐木即光教院造雷公式
 作右禱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又嘗令堅求間巷
 間所謂驅駒媚蛇霧叩頭蟲者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
 氏坐燒歡喜字符取灰欲置茶中進上而未果又燒符和
 水洒御路莫上數求又令堅繪劉婕妤像以大釘釘其心

夏人
宗

又欲取瘞死宮人燒苑灰到劉寢觀其亦以此疾惡死又
取七家針各一燒符灰置劉閣中皆以厭呪卒無驗尋命
侍御史重躬逸錄問遂詔廢后遷居瑤華宮土堅法端孫
氏皆慶斬陳邈兒因造為語言激怒中宮杖春逐出詔獄
初起筆甚峻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
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躬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
旁增之乃以奉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郝隨擠排
於內莫敢有異議者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人皆究之○
冬十月夏人大舉入寇都延經畧使呂惠卿制為十一軍
而自行主將及至延州見有備即拔賊北去○雷大雨雹
○築汝遮城賜名安西

紹聖四年春正月田綱宗生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
宗親黨出知河南府○授詹在節度去秋阿里骨卒于

結正人

征嗣立至是加封○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
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乃告
老亦宜薄示懲沮光追貶清海節副公著建武節副王巖
叟傳堯俞趙瞻並奪所贈官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禄
胡宗愈遺表恩是夏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
司戶先是邢恕嘗謂章惇言神宗晏駕時范祖禹赴召光
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
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
王演恕常誘宣仁有廢立意故造為此謀惇雖知其妄但
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以武明事擬宣仁併公著
追貶之○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無
異須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恣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
洛職於本罪未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

臣呂大
防等

防劉擊蘇轍梁燾范純仁為散官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
州劉奉世郴州居住韓維落職致仕王顥通判韓川隨州
孫升峽州呂陶衡州范純禮蔡州趙君錫亳州馬默單州
顧臨饒州范純粹均州孔武仲池州王欽臣信州呂希哲
和州希純金州希績光州姚勳衢州並居住吳安詩連州
安置王份落職致仕張耒臬補之賈易並監當程頤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秦觀移橫州編管並依紹聖二年八月二
十一日指揮永不收叙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並追奪
尋降文彦博太子太保諸子並勒解官司馬康奪贈官
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並用君子與小人共事終必為
小人所攻從右然也元祐之末劉呂主調停之說則臺
諫給舍參用小人如來之邵登溫伯鄭雍楊畏陸佃周
秩之徒俱進善老微仲君子亦及其黨互相非毀則大

小人亦舉邪並起小人反覆易於反掌前日進侍御史
宋見公嘗為入身之計者張商英也今日乞毀公著碑
亦商英也前日定謚司馬光者周秩也今日乞以罪加
司馬光者亦周秩也此猶可也而章惇蔡卞張商英之
徒既誦毀范純仁以下三十餘人又追貶司馬公已而
叙十餘人竄呂大防劉摯梁燾皆已致之死地而欲
盡殺元祐諸賢既廢遂孟后且又欲追廢宣仁章惇之
罪可勝計哉

閏月上書人張天說抵死○以曾布知樞密院林希同知
章惇之拜相也布在翰林草創極其稱美望惇用為同省
執政惇忌之○拜同知樞密院又遷知樞密院樞密院日
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尋為布所誘亦皆
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大雨雹○三月親試

張天說
張見
曾布同
史記

舉人賜何昌言以下及諸科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疏略曰伏聞金明池新
 造龍船費用萬貫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
 下躬不出之資釐祖宗之慶勸儉過於憂馬天下之所共
 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如此而遊幸
 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祐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
 夏四月陳瓘罷初大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
 學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上大
 夫皆諫其說校書郎陳瓘請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大
 怒召自而罵之意蔡卞由是不成瓘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
 言紹聖初惇以宰相召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
 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
 出瓘曰請以所奏冊為論備重其可行中或左或右其

一也明此則可以行矣惇曰然則惇曰上方虛心以待
 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以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
 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思誰為君子誰為小人惇良以
 曰司馬光為邪邪所當先也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
 而後左以置右也果然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規瓘曰光
 輔母后攝宰政柄不務登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
 為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遂以為
 為邪而欲大改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惇
 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惇則先志固已變矣惇
 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於
 今日為今日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歇祖宗之善意消
 朋黨持中道用幾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
 厭服公論則紛紛未艾瓘議劾瓘正惇雖惇意亦頗驚異

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相到關石確為太學博士確問相與
 蔡十合知必害正論遂以婚嫁為辭又而赴官於是三年
 不遷至是出為涪州通判嘗確為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
 正銅皆下黨也競奪安石而排元祐卡方議毀資治通鑑
 板確聞之因策士題條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自地確處
 以告卡密令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呂大防卒于慶
 州上始聞之曰大防何以至慶州及請歸葬即許之議者
 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紹興初追封宣國公
 謚正愍○成都路後推茶○以西邊進築放陝西河東○
 追貶王珪萬安軍司以三省言元豐末內府大臣嘗議奏
 請置王太子就律建儲事時有王珪輒語及請置王太子
 事外廷不當置無確章明曉之業後寤其所立珪不得已
 方二七上自入子權傳言言及後其議遂定給事中葉相

言若以珪之罪無實跡則當時二三執政尚在見今侍從
 聞其有知其詳者皆可考况臺官黃履論之於前諫官劉
 拯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諫其狀望陛下決於獨斷
 以慰中外遂有是命○復侍從轉對○五月文彥博薨彥
 博疑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四朝在更二府七換節鉞為
 將相五十餘年兩以太師致仕英傑音雋名聞四夷與寧
 中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造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
 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示問其故對曰臣
 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時人美其分謗云謚忠彥○復
 濬洛通汴○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暗不見○太原府
 地震○秋七月大內火○火入鬼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
 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諛譖之人皆與也惟親近正人修德
 乃所以滿之○八月治同文館獄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

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為
 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度博子也必知為狀詔翰林承旨
 蔡京吏侍安惇同突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異禮當求外
 入朝之計未可以間已逆為機弁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
 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
 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擊粉昆
 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
 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為嘉彥之兄也及甫
 除都司為劉擊論列又擊嘗論度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
 止為平章重事及度博致仕及甫自權侍即以修撰守都
 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謀忌議擊之詳及置對則以
 昭比擊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而如
 傳紛故曰粉壽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丘擊將謀發立

不利於上躬京博言事涉不順及甫止問其父言無他証
 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蔡厚反審問仍差內侍
 一員同往京博之意將大有所誅教會生變上怒漸急然
 京博極力煇煉不少置已而京博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擊
 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朝廷乃置
 擊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其五月獄乃罷○禁
 出氏糾指天市垣光芒三尺餘掃巴星未幾犯官者復犯
 帝座○九月大赦求直言曾布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彗在
 翼軫兵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隨邕欽廉三州光芒
 掃長沙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
 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不可不慮臣等
 更當講求邊備兼星在氏羌邊事誠不可不戒○冬十月
 以邢恕為御史中丞○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乞歸葬不

羅頤

劉摯

陳衍

章惇

許○竄程頤涪州以其與司馬光相厚也黃庭堅尋自涪
移戎○復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以息不過二分不許賒
請○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兩浙旱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三月建

獻親宅以勸五王○內臣陳衍抵死紹聖初張商英言內

臣陳衍乃陛下家奴與宰相交通干預大政詔除名白州

編管三年又與其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惇究

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下詔衍處死士

良先已竄雷州至是徙白州○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

烈皇后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謀

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廢呂公著司馬光及論呂大防等

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

圖危上躬其言及宣仁上頗感之最後起同文館欲追

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聞

之遽起不及約獲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

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

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所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規

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

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黨雷州惇卞起詔

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

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

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之就戮足惇無如

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遂息○蔡京章

惇進呈劄摺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曰誠有是

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摺等已責返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戮大臣其釋勿治。夏四月邢恕罷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移時章惇疑其傾已排而出之。建顯謨閣藏神宗御書。復汴河堤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初咸陽民段義始居因造屋斷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王其孫世正錄御史臺主簿李公獻。王如藍此真秦寶也。六月改元。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

姦臣置詭理所九得罪於庶輩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後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蔡卞及同安惇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秋七月地震。八月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

在京文臣及武官皆長劄請罪。詔曰不以金革廢事。而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九月邊將鄭俠看詳

詔理所言監安上門鄭俠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兒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及王旂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寬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俠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

旂旂並降監當。賜故相王安石第就京師賜第百間。冬十月夏人以兵三十萬犯塞國王與其母自將攻平夏

城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里妹勒都逋二人乃西

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涇原經畧章榘謀知其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盩厔六道分

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虜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詔送闕下並奪其命。范祖禹六十年化

卷之三

夏建
夏建
夏建

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惜
隱在通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丙作色荒外
作會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
乃退蘇軾稱爲講官第一自以爲不及也○十一月甲子
冬至郊罷合祭○十二月瀘州河溢

已卯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遣使請緩夏師其國書畧云
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
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舉東救援之師用濟
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
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和合豈知一失於緩存而
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瀝皆爲止退寧謂輒違先旨
仍事遠征備議以無從應造城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
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雖於地遠而情親而在南全

居臣子之分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緡而不已
加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摧原其惡在所討
除去歲之冬來攻近寨九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
盡力屈衆潰皆歸更爲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必謂深
加沮却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絨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
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於信誓殊不相聞惟昔興
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語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
除使無譙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今者詳味緝
辭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仍部遣郭知章報聘遼
使肅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卒
不從之○夏五月以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建大都等寨諸
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稱賀乃降德音陝
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

夏建

王厚

斷絕。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瞎征罷後爭國於是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與河經畧司屬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畧使孫路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酋長以講朱一公錯擊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上曰先帝初以興河洮岷為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蘭會為一路今方得會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孫路以總管王慤為將而以贍副之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魏川贍忌慤分功給慤明朝食甲乃發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魏川慤日午始至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魏川古湟中之地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力王家奮擊安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贍夷青唐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須訖成邊患不息咄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隴乃得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正列妃
高后

八月太原地震。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安化蠻寇邊。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隴拶以青唐降尋改為鄯州贍征為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削髮為僧領衆趨宗歌城王慤受其降贍征既降其首領錢羅結與心牟欽檀迎立董檀溪巴溫次子隴拶為主入居青唐至是心牟欽檀錢羅結幽隴拶於別室遣使詣王贍通欵贍舉兵至青唐隴拶出降贍引兵入城閏月改青唐為鄯州魏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文城並隸隴石以廓州為寧

魏川改
澤州

魏川改
澤州

放

塞城十月心牟欽纒結山南諸羌恣叛圍鄯州部將李忠
擊敗之王贍戮心牟欽纒等九人及城中諸羌甚眾羌人
又圍湟州王愨擊敗之又圍示哥城九十日而解是月洮
河總管苗履秦鳳路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籤羅結于
青唐羌人霄潰屬羌即阿章因河水叛率鬼臚族拒官軍
熙河經畧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
軍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宗回請以种
朴知河州討阿章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伏
中為羌刺死羌乘勝追北遇隘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
善射有六七羌人厚甲馳騎而來舜臣引弓一發矢中其
面三發殞三人餘四人返走皆實其背萬騎洩懼不敢前
舜臣因得整軍向敵一公錯鑿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
復嶺中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沮峻處以水澆道

立刻石
為非

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河岷及諸城堡寨日虜羌至
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籤羅結等共立小陁授為主溪巴
温第三子也先是博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而湟州告急
博意沮自經營湟鄯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
大困而湟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潭州通判畢漸請毀元
祐碑刻上從之。右正言鄒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不
可不謹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
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全竟立之則不免上累聖德乞追
停冊禮詔浩追名勒停竄新州將之奇呂嘉問華祖洽並
補外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六師禮
李友諒陳幸朱紱博揖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時中
岑揆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兼承各責罰坐以錢
銀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十一月諸生置教授處依太學

夏奉

得人

名錄
寧聖
故事

選補孝士感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又詔諸路各選監司
 一員提率率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管○十二月夏人
 納款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款
 室告哀謝罪請和其表畧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
 之世蓋大臣專僭竊之事故中朝與平伐之師今母氏殞
 殂姦人追竄故得因持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獻
 特賜曲全之大造俾通常貢獲紹前盟詔答曰省所上表
 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歸姦謀雖與甲兵
 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既除爾既親事而
 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好從於貢已指揮諸
 路令各據巡緝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東城寨兵將官如
 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邊首領毋得
 侵犯邊境使行統遣使往結盟表當議許令收接之至
 神和潤襄亮信善州晁補之張耒河中府黃州通判益
 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
 差遺○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呂大防范祖禹
 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請予並許叙復○三月以龍興為
 殿中侍御史陳瑾鄒浩為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
 人但章惇蔡卞不樂爾○瞻征與隴陵入見以隴按為懷
 遠節度趣令之鄆州瞻征為軍遠節度○求直言奉議郎
 鍾世美應詔上言之復熙寧紹聖故事以謂神考道過百
 王庶事具卒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
 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
 見熙寧之盛不折尺箠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
 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則何以致巍巍赫赫
 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

壽州

韓忠彥

為僕射

韓忠彥

元祐

韓忠彥

韓忠彥

京師累月水雪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痛傷而太息也○永興民王懷進玉器詔却之○振河北饑○夏四月

丁酉朔日有食之○棄鄆州時西羌復叛共立小隴按為

主詔王瞻奔鄆州引兵歸澧州○蔡京復翰林承旨○以

韓忠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皇

長子生大赦范純仁二十五人並收叙純仁宮觀許歸頴

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觀韓川呂希純吳安詩唐義

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頴昌府楊畏復官依舊知

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並與

小郡劉唐老鼓隱昆補之黃庭堅並與掌除蘇軾蘇轍劉

安世秦觀移永岳歸州居住程頤復官任便居住郊挾

及丞便○左正言陳藻言陛下欲開言路自還鄴告取其

是來上誓衣有飭疆吏而來絕爭端誦國人而常遵聖化

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詔畧

答曰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毋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

來導信誓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鮑川青唐已係納土歸

順各有父來界至今並依洪地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

國者即係洪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曆五年正月

一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已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庚辰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 上崩于福寧殿

壽一十五在位十五年謚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

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哲宗崩太后哭謂

宰執曰皇帝無子事湏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

王太后曰神宗諸子中王長有目疾次即端正當立惇曰

以年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

神宗

神宗

後聖
善官

聖人
聖元

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
 仁孝蔡卞曰當依聖旨乃召端王王入太后諭曰先帝無
 子端王當立對曰申王也固辭博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
 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位。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
 尊皇太妃朱氏為聖瑞皇太妃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
 妃。罷增邏卒。二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等
 官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戶內侍
 郝隨劉友端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官觀因言禁中修造
 華侈太過無非金翠皆隨友端所期也。以韓忠彥為門
 下侍郎。范純仁等並收叙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吳
 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叙。北唐和遣隨安州居住呂希
 哲希績呂陶鄭若並叙。觀任便居住蘇軾蘇轍劉安世秦
 觀程頤後漢州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
 有歸仕之善可謂得已計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初而歸
 御中安惇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
 博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
 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
 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
 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
 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
 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
 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
 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
 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人言
 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
 言者之意博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

罷職

進士

臺

復舊

奏

前日之所為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
 之孝以為善述昔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
 惇聞瑾章已出求去乃罷中丞出知潭州○右僕射韓忠
 彥言先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惇既
 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
 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
 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賜李金以下五百餘人
 及弟出身有差○五月姚雄奏青唐魏川始因王賂貪功
 生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自據青唐魏川
 府庫財物賂與王厚各有侵盜迹狀分明乃竄王賂于房
 州○太原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孟氏之
 廢也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善我名節曾有布衣請復
 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

謂復位號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先遣人以
 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外歡呼時欲廢元符劉后曾布曰
 上則章先帝之短汝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以兩
 存為便太后亦以為然制詞畧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
 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十月蔡京復廢元祐太
 后向太后力爭不可遂尊劉皇后為元符太后○置平準
 務改市易務從之○諫官龔夬任伯雨陳瓘皆言尚書左
 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
 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
 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為
 名以纂紹安石為立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
 大美以歸私史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
 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

聖言
蔡下之
思

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妻孥存者編排竟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十人先帝崩後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下為之上諭等執曰臺諫攻下只說與草博則下自知矣下請去出知江寧九月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知江寧府蔡下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亦陰為言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臺諫上曰事礙東朝卿當熟慮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論論皆不報未幾敗下太平州居住侍御中龔夫言臣伏聞蔡下落職太平州天下之民共仰聖勳於民鑄見京下去重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民謠有云一蔡一博必定沙門猶沒家財蔡錮子孫又曰大博小蔡入地無門大蔡小蔡盡他命債夫民至

蔡下之
思

惡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辨乃紹聖請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下在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為人反覆趨利頗為難察願博加採訪以辨忠邪。蔡湟州腫歌城賜名寧川堡。增太廟為九室附哲宗不祧宣祖。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不有追復執慰幽魂故文彦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亮入前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總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勔盛陶趙高孫觀純純孔文仲朱光庭丞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舊職比舊猶降一官。罷權廣西茶。六月詔以坊場錢輸內藏。左正言陳雅言亦恕頃証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幾至滅族公議不容。天寔定其罪均州。秋七月朔

蔡下之
思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太后還政。召范純仁赴闕，將以為相。純仁已疾，聽歸。頌
昌。癸亥，犯虜心。陳瓘言：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
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
知也。况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
之位。今幸未陵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禳之。八月，蔡京
請作景靈宮，以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陳瓘言不可。
者五，其一謂在宗廟，今乃在西，不合禮。經卒不能見。出
內庫金帛助邊。葬哲宗于永泰陵，靈駕發。至靈縣，遇
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異。與陷于涼中，臣僚不復臨。
從，自旦至夜，一膳不時進，竟宿野。九月，侍御史陳次
升言：章惇自管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繆，於是
惇之罪，政命以特進知越州路。月中書檢會瓘并臣僚上
言：云：惇類章，瓘類書，經評理受賜，餘家凡士民暗時，古
語加以刃，格命手凡。及屬斬脛，拔舌之刑，責授武昌。

度副使潭州安置。右司諫陳瓘上言云：皇太后不待禘
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
且如何哉？臣思假使外家不足為報也，又曰：示良兄弟依
尚國恩，憑藉慈養，所與遊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
門，裝彥臣無其幹，之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
籍籍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預焉。良因中
外閭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恣傳爾。太后聞之，怒
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乞解左右近習，或請
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羣臣皆莫敢言，乃以瓘
差監揚州糧料，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閣門不許。瓘
即具劄子，其一論景靈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
是其二，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繳進以聞。翌日復有劄除

權無為事。即章辭免。二蔡京之通關。結其勢。金本質。布心。後私。置成。好。惠弄。朝廷有如兒戲。天下治亂。一。於一京。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放。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以臣差遣。若以臣言為非。則重加。詔不許辭免。○冬十月。蔡京罷。知。中興軍。○以。布為左右僕射。曾布之相也。○中丞。豐稷。力正補。外。不。之。遂遷。稷。工部尚書。以王。觀為中丞。稷。力正補。外。不。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刻。於。奏。章。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下。詔。紹。述。興。豐。之。政。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馬三千五百。付。三。兩。幾。則。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又。七。百。付。宣。撫。司。總。計。八。千。四。百。匹。遂。為。定。例。○二。日。癸。未。朔。日。有。食。之。○四。川。行。總。界。法。○召。隱。士。劉。勳。之。○六。月。下。覓。恤。詔。○秋。七。月。詔。諸。路。提。刑。請。部。次。獄。○冬。十。月。竄。卒。求。宗。○十。一。月。壬。辰。郊。○以。丞。復。兼。直。學。士。院。○著。作。佐。郎。林。機。言。訪。聞。有。意。之。人。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御。史。曹。筠。奏。胡。寧。劉。音。交。通。趙。鼎。每。懷。異。意。遂。罷。職。蓋。秦。檜。疑。其。不。附。已。也。○金。宗。族。大。臣。弑。其。主。實。從。第。亮。立。

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禁糾罰罪人給錢○秦檜起朝有挾刃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棘寺驗治則檜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檜引全而問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殺我至我汝詔磔于市○三月秦熈特

李光毅
昌化

新州

遷後
金

進士

進加大學士。○李光毅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聖
 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遂命曹詠究實詠言孟
 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
 著私史譏謗朝廷罪重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
 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壽許忻賀允中吳元
 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胡寅竄新州。○夏四
 月置方田科。○五月詔舉制科。○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
 宮。○八月竄張浚於永州。○置建州社倉。○冬十二月以
 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是冬金城燕京
 局。○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苗界禁折估。○置諸州惠民
 局。○禁額外吏。○三月遣使金國乞修秦陵寢迎請靖康
 帝歸以平復為新禮。○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
 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

李文簡續宋編年通鑑曾於書船中見寫本凡

十八卷起建隆訖靖康以有元刊本止十四卷缺十

五十六七十八共四卷第六卷缺第三頁誤以後集六卷

之第三頁是之文簡長編終于徽欽二宗是書

亦終于徽欽今後集六卷之第三頁乃載紹興年

事其非李書可知考宗劉時舉之有續宋編年

資治通鑑十五卷起高宗建炎元年訖寧宗嘉定

李光

昌化

進士

金

進加大學士。○李光昌化軍初到貶所嘗作私史。○聖
 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許其事遂命曹詠究實詠言孟
 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光坐妄
 著私史譏謗朝廷罪重竄峽州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
 坐者八人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壽許忻賀允中吳元
 許皆坐與光交通謗訕降責有差。○胡寅竄新州。○夏四
 月置方田科。○五月詔舉制科。○安奉中興聖統於景靈
 宮。○八月竄張浚於永州。○置建州社倉。○冬十二月以
 王會權兵部侍郎會秦檜妻之弟也。○是冬金城燕京
 局。○紹興二十一年春二月苗米禁折估。○置諸州惠民
 局。○禁額外造。○三月遣使金國乞修秦陵寢迎請靖康
 帝歸以平反為祈請使。○夏閏四月選諸州卒補三衙。○
 親試舉人賜趙逵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散

李文簡續宋編年通鑑曾於書船中見寫本凡

十八卷起建隆訖靖康此為元刊本止十四卷缺十

五十六七十八共四卷第六卷缺第三頁誤以後集六卷

之第三頁是之文簡長編終于徽欽二宗是書

亦終于徽欽今後集六卷之第三頁乃載紹興年

事其非李書可知考宗劉時舉之有續宋編年

資治通鑑十五卷起高宗建炎元年訖寧宗嘉定

十七年以世次合之紀北宋者考李書紀南宋者當
考劉書然殘缺不全又無序跋可証深愧見聞寡
陋不能悉此書之本末也

嘉慶丁卯二月蘋洲記



靜嘉堂文庫所藏